

9

鲁越 文庆 主编

大师与名著

ZHONGGUOWENXUE DA SHI YU MINGZHU

济南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不可抗拒的诱惑！

在浩浩荡荡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国的灿烂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的文学大师。这些文学大师在诗、词、小说、戏曲的创作中，为祖国的文学宝藏增添了许多咏吟千古的绝唱——名著、名篇。许多作品被广泛介绍到世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也使得世界人民得以一窥东方文学瑰宝的真面目，享受东方文明的沐浴。

为配合《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的出版发行，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我们组织了国内目前有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评论家、研究员编写了这套《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精选了中国文学名著中的12本精华，然后进行白话改写和缩写，并详介作者生卒年月和生平，文学名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在文墨学林中的地位，一举三得，三位一体，使人们在了解了大师之后，欣赏到大师的名著，并能在赏析部分中系统地把握名著的精髓，增加阅读的情趣。

由于中国的文学大师们多生活在封建社会，且长期以来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之历史的、环境的局限，使得大师们的名著有较大差异，思想性、艺术性不强的作品充斥在文学名著中，给我们甄选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经编委们再三审定，才选中了这12本名著。即使是这样慎选的名著，我们充分考虑读者对象后，在缩写过程中还是删掉了个别不妥之处，如笑笑生的《金瓶梅》，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等，把一些损害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某些章节剔除，但仍保持了原著的风貌，使广大读者开卷有益而绝无受害嫌疑。我们的宗旨只有一条：忠于艺术，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尽量完美。我们的原则也只有一条：不以编者好恶选择大师及大师的名著。

赏析方面的著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偏颇和缺点在所难免。加之今日之学者，大多采用当今文学评论界最新观点和方法，争议和不成熟也是存在的，望读者匡正、赐教。

在编写此书过程中，得到了国内文学艺术界、文学评论界、出版界、在京各大院校师长们的指导，并参照了一些师长们的著述和观点，在此深表敬意和谢忱。

编者

1995.5 于北京

大师与名著

9 许仲琳

1.1 许仲琳及其他

许仲琳（约 1567—1620），钟山人，生平事迹不详。有些学者、专家以为许仲琳仅是别人托名，《封神演义》可能另有他人所著，到底是谁，尚有争论。现将有关资料汇集如下。

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卷七中引用林樾亭的话说：从前有个读书人，在他大女儿出嫁时用尽了家财，二女儿因此很埋怨，这位读书人安慰她别耽心，后来就根据《尚书·武成篇》中“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之类的话语，敷衍成了《封神传》一书给二女儿作陪嫁。二女婿将书稿出版销售后，竟获得了很多财富。但梁章钜在他的《浪迹续谈·卷六·封神传》中说法又有差，他仍沿用林樾亭的话，说《封神传》是明代一位饱学儒生所作，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足而三。两种说法，一说作者为利，一说作者为名，大致可以肯定作者是一位比较有才华的读书人。有人认为《封神演义》系王世贞所作，说王世贞写了《金瓶梅》，被朝廷得知后，命令他将书稿献给皇上看。王世贞担心不妥，通宵达旦写了部《封神演义》，代替《金瓶梅》上呈。王世贞因疲劳过度，连头发也变白了。这些传闻因无可靠证据，不足为信。现知最早的《封神演义》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金闾舒载阳刊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书中卷二题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即为许仲琳。但这是孤证，而且许氏生平事迹均无知晓，到底他是不是作者，还很难断言。《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云：“《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本世纪 30 年代，张政烺考订“元时”系“明时”之误。根据咸丰年间的《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人物志”的记载，陆西星，字长庚，江苏兴化人，聪明过人，颇具才华。他博览群书，文章娴熟，又工于书画，能领悟性命天道之类深奥的道理，与著名文人宗臣等都以才名冠绝当时。多次参加乡试，都未能获取好成绩，于是抛弃儒服，头顶黄冠作方外游客，几次碰到高人异士，学了不少仙真秘诀，后来撰写了数十种有关仙释的书籍，并为《庄子》作注，名《南华副墨》。不少学者认为，陆西星擅长文章，又精通释道，以他的经历修养，应该是《封神演义》最合适的作者。但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说，《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

1.2 封神演义

苏护题反诗

纣王去女娲娘娘宫进香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商纣王八年四月的一天，看管朝歌城午门的内臣，急匆匆地踏进王宫九间殿大门，倒地便跪下磕头。他双手高举一块书写着大字的轻帛，大声呐喊：“启奏国王，臣在午门见冀州侯苏护题了反诗一首，贴在午门墙上，不敢不报。”

随侍官接过他双手举着的轻帛，铺展在御案上，只见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

君坏臣纲，
有败五常。
冀州苏护，
永不朝商。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纣王你这昏君，败坏了三纲五常这人与人标准中的君臣之纲。我冀州侯苏护要永远和你决裂，再也不来朝拜商朝啦！

在当时那种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竟敢有人公开大骂天子，而且还把这首反诗张贴在都城的午门墙上，这个人确实胆量不小！那么，这个并不隐姓埋名的反诗作者冀州侯苏护是个怎样的人呢？他为什么对纣王这样气愤，公然要造反？他写反诗以后招来了什么灾祸？这些还得从纣王选美人说起。

一年以前，女娲娘娘三月十五日生日，纣王率文武百官前往娘娘宫进香之后，看见了女娲丰姿翩翩，容貌娇丽，便朝思暮想，寝食俱废。想想女娲，再看看他那三宫六院的王后、嫔妃，简直粗俗得如同粪土一般，从此以后，他再也懒得跟她们接近了。女娲娘娘的美貌无时无刻不在他心头萦绕。但到哪里去寻找一个活着的女娲娘娘呢？为这件事他整天闷闷不乐。有一天，他把两位宠臣费仲和尤浑召进后宫，商量大计。

费仲转转黑眼珠，想出了主意，提高嗓门道：“这有何难？普天之下都归大王所有，明天陛下传一道圣旨，命令四路诸侯每一镇选一百名美女送进宫来。这样，何愁大王选不出绝色佳人呢？”

纣王听了，开怀大笑：“这话正合我心意。好，明日早晨朕就颁发圣旨。”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商纣王就临朝了，先接受文武百官朝贺，随后颁发四路诸侯选送美女的圣旨。这道圣旨刚刚传下，只见一位老臣站出来跪在地上启奏。这不是别人，正是宰相商容。商容说：“国君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老百姓才能对他尊敬，不用下命令他们也会和朝廷一心，顺从朝廷意图办事的。陛下后宫里美女不下几千人，现在又下旨选美女，恐怕要失民心哪！如今年年水灾、旱灾不断，老百姓生活够苦啦，陛下应该像古代贤君尧帝、舜帝那样仁德为怀，关心百姓疾苦，感化天下人才对。然而，陛下现在却沉湎于酒色之中，整天游园打猎，这是君王无道、国家败亡的迹象。老臣跟随商朝君主历经三代，如今为商朝的安危和黎民百姓的生存，看到陛下要做这种伤民心、害朝廷的事，不能不说几句逆耳之言，还望陛下宽容。”

商容这长篇大套的训话，纣王听得心里早就不耐烦了。他压着心里

的火气，说：“别没完没了地说了，朕这道圣旨免行就是了。”

这事儿又隔了几个月，转眼间到了纣王八年四月，四大诸侯率领着八百镇诸侯先后来到商都朝歌朝拜天子。当时，太师闻仲出征北海不在都城，大家知道纣王的宠臣费仲、尤浑把持朝政，纷纷送礼行贿，讨好他俩。诸侯里有个名叫苏护的，是冀州侯。这人生性刚正耿直，火爆脾气，向来秉公办事，不懂得拉关系，走门子。这次他来到京都，对费仲、尤浑根本没放在心上。费、尤二人清点礼物的时候，发现冀州侯苏护没送礼来，恨在心上。

举行隆重朝贺礼仪的日子到了。朝廷文武百官和八百镇诸侯在九间大殿向纣王叩拜，祝万寿无疆。宴请百官和众诸侯的场面热闹盛大，纣王看到的是一张张备献殷勤的笑脸，听到的是一片颂扬声，这时他越发感到天子的尊严、国王的神圣，心里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话讲得真好哇！天下的土地、万物和所有的人都是属于我的！”他心里美滋滋的，不由得喜上眉梢，笑眯眯向朝贺的人点头，接受他们的祝贺。但是，兴致一过，他又转而一想，既然我贵为天子，天下唯我独尊，为什么上次我要颁旨令各镇诸侯选送百名美女的事却行不通呢？他皱了皱眉头，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没好气地令欢宴的众臣退下，来到后殿，把费仲、尤浑叫到跟前来，问道：“上回降旨命各路诸侯进献美女的事，被商容这老头子阻止了。现在趁着四镇诸侯都在这里，明天把他们召进宫来当面讲讲，让他们回去选了美女送来，省得他们徒劳往返再来一趟了，你们看如何？”

费仲委婉地阻止说：“上次宣旨在民间选美女，宰相当场出来劝阻，陛下您也接受了。为此，您的美德被天下臣民交口称颂。今天，如果陛下又下令让四路诸侯选送美女来，那您就会在臣民中丧失威望，人们会说陛下出尔反尔。依我看，您不能这么办。”费仲稍停了一会儿，压低了嗓音，诡秘地说：“最近，我打听冀州侯苏护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听说长得天仙一般，而且性情娴静温淑，如果能把她选进宫来，随侍在陛下左右，既不扰人耳目，又不惊天下百姓，岂不两全其美？”

听费仲这么一说，纣王满心欢喜，激动地说：“你的主意再好不过了！”于是，命侍御官马上传旨：“宣冀州侯苏护进殿商议国政大事！”

苏护兴冲冲地由驿馆向王宫走去。一路上，他盘算着、猜测着，不知道国王到底要和他商议什么国政大事。苏护跟着传令官进了王宫，来到龙德殿朝见天子。纣王单独接见了。苏护行大礼完毕，跪在那里，低着头，细听国王的圣旨。

纣王开门见山地说：“朕听说你有一个温柔贤惠、举止适度的美丽的姑娘，是不是？现在，我想把她选进后宫里来陪伴我。这样，你也就是皇亲国戚了，吃、穿、用都有朝廷奉禄供养；官位嘛，让你永镇冀州，坐享安康。你看怎么样？”

听了纣王这些话，苏护感到脑袋都炸开了，怎么也没想到纣王宣旨要和他商谈的国政大事，是命他送女儿进宫。他稍镇静了一下，肃然回答道：“陛下，您后宫里有后妃，下有美女，不下几千人，一个个妖冶妩媚，难道您还不满足？陛下现在又要选美人进宫，这是听信了小人之言，让您做不仁不义的事情。……我是有个女儿，可她只是一般的粗俗女子，又不懂得礼节，怎么能进王宫来侍奉国君呢？我乞望陛下把心

思用在国家大事上，立即杀掉这个进谗言的小人，让天下人和后世都知道您贤明崇高、从谏如流，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国人说您是一个好女色的国君哪！”

纣王听了哈哈大笑：“你真不识大体。自古以来，谁不愿意嫁女高攀门楣？何况你女儿做了后妃，就会和天子一样尊贵呢！你别糊涂啦，快决定吧！”

苏护抬起头来，满脸怒气，声色俱厉地说：“自古以来，做国君的如果能注重品德修养，又能勤于国家政事，万民百姓才会心悦诚服。像上个朝代的最后君主夏桀，就是因为迷恋酒色而亡国的。商朝的历代君主，都不近女色，对朝政克勤克俭，对臣民宽大厚道，这样才使国家繁荣昌盛，万民安居乐业。如今，陛下不学祖宗的美德，反而效法夏桀，强行选美女进宫，依臣看来，这是国家走向灭亡的征兆，商朝六百年的基业岂不要毁于陛下之手！……”苏护越说越激动，一时竟然忘记了他是和一国之主商朝纣王在说话。

纣王截断他的话，大声吼道：“放肆！作为当朝臣民，难道不懂得国法？自古以来，国王至尊无上，国王叫你来，你就不能迟疑；国王叫你死，你也不能违抗。何况，这只是选你的女儿做后妃呢！今天，你竟敢不遵圣旨，还当面教训朕，把我和夏朝亡国之君夏桀相提并论，还有比这不尊敬天子的吗？来人，推出午门，斩首！”

左右侍从一拥而上，把苏护拿下。

正在这时，费仲、尤浑二人走进来，跪在地上启奏：“请陛下饶苏护死罪。苏护忤旨本该问斩。不过，如果因为选诸侯女儿为后妃诸侯不从命而被杀，传扬出去，让天下人知道了，陛下就会背上轻贤才、重女色的恶名。倒不如赦他无罪，放他回他的诸侯国冀州去。这样，他一定会感激陛下不杀之恩，又会把女儿乖乖地送进宫来侍奉国王，岂不更好！”

纣王脸上的阴云慢慢散开了些，思索片刻，便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马上赦罪，令他回去，不得在朝歌久留。”

圣旨一下，迅如烽火，传令官立即催逼苏护出城，不容他少许停留。

苏护来到驿馆，众家将们都围上来询问圣上召将军进朝商议什么国政大事。苏护气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大骂：“无道的昏君！”接着就把昏君怎样要他女儿进宫做妃子，他如何直言谏，怎样惹怒了昏君要把他推出午门正法，以及费、尤二贼子怎样上奏昏君赦他回来等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向众家将讲述了一遍。众家将个个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地说：“常言道：‘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现在主上轻贤重色，眼看着朝纲混乱，我们打出反朝歌的旗号，自守一国吧？这样，上可以保住祖宗领地，下可以保住身家性命。”

苏护正在盛怒之下，加上众家将的鼓动，不由得更加冲动起来，大声说：“大丈夫不能做不明不白的事。”于是，对左右侍从喊道：“去取文房四宝来！我要题首诗贴在午门墙上，以表示反商的决心，再也不朝拜纣王向他称臣了。”说完，他提笔写了那首十六字的反诗，并派手下人贴在了午门墙上。

纣王接过苏护写的反诗，气得七窍冒烟，怒声骂道：“大胆贼子，竟敢如此无礼！朕体量上天怜惜生灵之德，不杀这个鼠贼，赦令他归国，

他反倒在午门上写反诗辱骂朝廷，罪在不赦！”于是，朝廷内臣和四大诸侯，经过一番商议，决定派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发兵往冀州擒拿苏护。由于姬昌需要先回领地西岐领兵，而冀州本来就属于北伯侯管辖，崇侯虎就先带着五万人马前往冀州对苏护围剿去了。

妲己害人

纣王命人烧毁云中子送来的镇妖宝剑的事，很快在宫廷内外传扬开了。三朝元老杜元铣，是个专管看天象的太师。云中子说宫中有妖气冲天，这话是真是假呢？他想用天象来验证一下。一天夜里，杜元铣来到司天台仔细观察，果然看到妖气旋绕宫廷周围，而且越冲越高。他暗想：“云中子说得很准。他在遥远的终南山都能观看到妖气冲上皇宫上空，可见妖孽来势不小。这定是商王朝的不祥之兆哇！怪不得近来天子只顾朝欢暮乐，不理朝纲，这样下去商朝就要面临倾危了。我受先帝重恩，哪能坐视不管呢？”于是，他当夜写成一封奏章，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文书房，看见商容正在那里，便上前施礼，递上奏章，说明来意：“今天呈奏本章力谏天子，绝不是我杜元铣想借此钓誉沽名，实在是要为国家治乱，尽臣子的责任呀。敢劳老相国将此本转达天庭，不知意下如何？”

商容听说杜太师看天象见有妖气旋绕宫廷，大为吃惊，便道：“太师有这么重要的奏章，老夫哪有不转达之理！只是，这些日子天子总不到御殿来上朝，很难向他当面转达。今天，老夫特意进内庭去见驾，把你的奏章献上。”

杜元铣很感激商容鼎力相助，就按商容吩咐，在文书房等候回音。

商容进入九间大殿，过龙德殿、显庆殿、嘉善殿，再过分宫楼，正要奔寿仙宫去。奉御官迎上前去：“老相国，寿仙宫乃是天子的寝室，外臣是不能到这儿来的。”

“这我会不知道？只是，我有要紧事要见纣王，请你给我禀奏一声，我在这里候旨。”

纣王听完奉御官禀奏，说：“商容有什么事进内宫来见朕呢？一定是有非常紧急的奏章。他虽然是外官，却是三世的老臣，可以让他进来见朕。”

奉御官转达了圣上旨意，把商容领到寿仙宫前。商容走到台阶前俯伏在地叩头，口称“陛下万岁”。

纣王坐在几案一侧，抬起头来问：“相国有什么紧急的奏章，特意进后宫来见朕？”

商容启奏：“执掌司天台的首官杜元铣，昨天夜里观看天象，见有妖气笼罩宫阙，看来灾殃就要发生了。杜元铣乃三代老臣，是辅佐陛下多年的得力臣子，不忍心不管。况且陛下整天端坐深宫，不理朝政，文武百官为此日夜忧虑。今日，老臣不顾受斧钺诛杀之刑，前来冒犯天威，将这封奏章献上，乞望陛下准奏除妖。”

纣王接过奏本放在几案上，仔细看了一眼。他歪着头思索起来：“这奏章里讲除妖，又规劝我勤政，看来都是为国家着想。只是，前几天云中子进木剑除妖，把苏美人吓得险些丧命，烧了木剑才转危为安。托上

天保佑，总算平安无事了。可今天，杜元铨这封奏章里又谈妖气笼罩宫闱……”想到这里，他没了主意，回头问妲己：“杜元铨上书，又提妖气侵扰宫闱的事，你看如何是好？”

妲己走到纣王面前跪下，气急败坏地说：“前几天云中子捏造妖言，荣蔽圣上；今天，杜元铨又借题发挥，可见他们结党惑众，扰乱民心。百姓一听到他们这些妖言，哪能不惊慌呢？归根到底都是出自这些无稽之谈！以贱妾之见，凡妖言惑众者，格杀无赦！”

纣王听完妲己侃侃而谈，极力称赞：“美人讲得对极了！”接着说：“传朕旨意：把杜元铨拉出午门枭首示众，以戒妖言！”

商容急忙劝阻：“陛下，使不得呀！杜元铨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披肝沥胆。今天，他献书呈奏，无非是怀报主之恩，思酬君之德。何况观天象、验吉凶是他的职责，假如他看到了宫廷上空有妖气而不上奏，恐怕也会受到文武百官的责备。今天，如果因为他直接了当地向国王劝谏，陛下反而对他处以死刑，文武百官会对杜元铨无辜受戮愤愤不平的。望陛下念他一片忠心，赦他无罪吧！”

纣王早听得厌烦了，上前阻止道：“老相国你不知道，假如不斩杜元铨，妖言永远不会停止，以至老百姓被闹得人心惶惶，国家总也不会安宁的。”说完，便命奉御官把商容送出宫去了。

上大夫梅伯得知杜元铨因为直言上书，而治枭首示众之罪，气得烈火烧胸。他找到宰相商容，硬拉着他一起去见纣王，要为杜元铨保奏。他们过大殿，径直向内庭走去。梅伯是外官，他们走到寿仙宫门前，便俯伏在石阶下。奉御官进到宫里启奏：“商容、梅伯候旨！”

纣王说：“商容是受先帝托孤的重臣，他进内宫可以免罪。但是，梅伯擅自闯入内宫，按国法是犯死罪的！”他满脸怒气地即令传旨：“宣商容、梅伯进宫！”

商容在前，梅伯在后，进到内宫来，俯伏在地。

纣王问：“二卿有什么奏章呀？”

梅伯答道：“陛下，臣梅伯奏疏：太师杜元铨因为什么事犯了国法，至于赐死？”

纣王一听，原来是为杜元铨请命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稍停了一下，说：“为什么对他赐死？杜元铨与方士（古代对从事求仙、炼丹人的称呼）云中子合伙通谋，捏造谣言，迷惑军民，扰乱朝政，污蔑朝廷。他身为朝廷大臣，不思报国酬恩，反而诈称有妖魅，蒙主欺君，律法当诛！朕除奸剿佞不算过分吧？”

梅伯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启奏：“臣听说从前贤君尧治理天下，既顺应天意又顺应民心，总是虚心听取文官、武将的建议，每天都按时上朝和大臣们共同谈论安民治国的办法。尧君从来不听谗言，不近女色，和天下百姓共享太平、欢乐。但现在陛下已有半年不去上朝，整天在后宫享乐，饮酒设宴，不理朝政，又不容许臣等进谏，这是很危险的。古语说得好：‘臣正君邪，国患难治。’杜元铨乃是治世之忠良。假如陛下斩了杜元铨，这就伤害了支撑国家大业的栋梁！臣乞望主公赦免杜元铨的残生余年，文武官员都会感激圣君之大恩大德的。”

纣王听完梅伯这一番话，决心已定。他厉声说：“梅伯，你真是大打自招！原来你与杜元铨是同党！今天你违法进宫，不分内外，本当和

杜元铣同样枭首示众。只因为你过去侍奉朕有功，姑且免你死罪。但要削去你上大夫官职，永远为民！”

梅伯气得瑟瑟发抖，厉声大骂道：“你这昏君！只听妲己之言，而失君臣之义。你杀的哪里是杜元铣，实在杀的是朝歌千千万万的商朝百姓！今天，你又罢免我梅伯的官职，我一个人轻如灰尘，只是不忍心看到成汤建立起来的数百年商朝基业，就要丧失在你这昏君之手！现在，闻太师率师北征，朝廷里一片混乱。你整天和妲己在深宫荒淫无度地过日子，眼看着天下就要大乱了，臣没脸面到黄泉之下去见先帝了……”

纣王对奉御官大喊道：“把梅伯拿下去，用金瓜（古代的一种武器，棒的顶端像瓜形，金色）击顶打死！”

左右一齐拥上前来，把梅伯捆绑了推了出去。妲己摆动着腰肢走过来：“妾有禀奏。”

纣王满脸堆笑地询问：“美人有何事奏朕呀？”

“陛下：臣子立殿张眉竖目地辱骂国君，是大逆不道、乱伦反常的大罪，不是只把他处死就可以抵罪的。陛下可以先把梅伯关进监牢里去，等妾给他制成一种刑具，再治他死罪。这样，像那个叫杜元铣的狡臣胡说什么王宫里有妖精之类的邪言怪论，也就会永远根除了。”

纣王不知道宠姬要提出什么新招儿来，感到很奇怪，但他对妲己早已言听计从，便急命奉御官传旨：“将梅伯关进监牢，先不要用金瓜把他击死。”然后转过身问妲己：“美人要制一种什么刑具呀？”

妲己得意洋洋地说：“我制的这种刑具，要两丈高，圆周八尺长，上、中、下开三个火门。用铜造成，像个空心大铜柱子似的，里边用炭火烧红。把那些妖言惑众的，利口侮君的，不守法度的，闲着没事随便上谏章的，还有其他违法的，都要先剥掉他们的衣服，用铁链子把他们缠在铜柱子上，炮烙他们的四肢筋骨，转眼之间，他们就会烟尽骨消。这种刑具的名称叫做‘炮烙’。假如没有这种酷刑，那些奸猾之臣，沽名钓誉之辈，对陛下是不知道惧怕的，那您怎能治理天下呢？”

“妙！妙！美人设计的刑具，可真尽善尽美呀！”纣王笑逐颜开地连连称奇叫好，即命传旨：“将杜元铣枭首示众，以戒妖言！梅伯囚禁监牢，听候治罪！”又传旨意，按照妲己的设计，照样制造炮烙刑具，限几天之内快速完成。

商容在一旁看着纣王肆行无道，由着妲己的意儿制造炮烙之刑，长叹一声，心里说：“看来商朝的天下就要完啦！从成汤建商以后，各代天子都小心翼翼地治理朝政，承蒙上天保佑维系到今天。谁会想到王位传到当今的天子，他竟这样胡作非为？眼看七庙不能守，社稷就要变成废墟了。我怎么能忍心看着国家灭亡呢！”于是，他俯伏在地启奏：“臣启陛下：现在天下大事已定，国家万事安宁。老臣衰老得不中用了。再也不能胜任宰相重任。看在老臣侍奉过三代君主的情分上，放臣回归田野，安度残年吧！”

纣王见商容不想再居相位，要求辞官回乡，不由得内心欢喜，假惺惺地安慰了几句：“卿虽然已入暮年，但还精神矍铄。卿在朝廷里殷勤劳苦了这么多年，我是不忍心让你走的。只是卿苦苦要求回老家享清福，我也不好再挽留你了。”于是，命随侍官：“传朕旨意：点两名文官，送宰相荣归故里。并且吩咐本地的地方官随时问候、照料。”

商容连连叩头谢恩，走出王宫。

商容辞政荣归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百官中传开。官员们都到他府上来看望。商容走的那天，见文武百官早在长亭等候，他只得下马。武成王黄飞虎和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等几位亲王在那里备了酒，为他饯行。商容立饮一杯酒，手握酒杯，吟了一首诗：

蒙君十里送归程，
把酒长亭泪已倾。
回首天颜成隔世，
归来畎亩祝神京。
丹心难化龙逢血，
赤日空消夏桀名。
几度话来多悒悒，
何年重诉别离情。

商容吟罢诗，文武百官无不流下惜别的眼泪。大家目送着商容上马往前去了，人影在远处渐渐消失，才回朝歌。

过了几天，监造炮烙官启奏完工。纣王命推过来过目。只见黄澄澄的大铜柱竖起，高二丈，圆八尺，三层火门，下面安着两个能滚动的轮子，以便推动行走。纣王看后非常满意，指着妲己笑道：“美人真是神传、秘授奇法。你设计的这刑具真是治世之宝啊！”

第二天，纣王临朝，钟鼓齐鸣，文武官员朝贺完毕。纣王道：“传旨，把梅伯拿来！”他又命把炮烙铜柱推进来，将三层火门架起炭火，用巨大的风扇把火烧旺。一会儿，铜柱被烈火烧得通红。这时，梅伯被侍卫推了进来，只见他蓬头垢面，穿一身白色囚衣，上殿跪下，口称：“臣梅伯参见陛下。”

纣王恶狠狠地指着铜柱道：“匹夫！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梅伯扭过头去，看了看，摇摇头：“臣不知这是何物。”

纣王仰头大笑：“你只知道依仗伶牙俐口在内殿毁骂国君！朕亲自制成了这种新刑具，名叫‘炮烙’。今天，在九间殿前就来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让狂妄之徒知道，谁要再侮谤君主，就以梅伯为例！”

梅伯听后，声嘶力竭地大声怒骂：“昏君！梅伯一个人死轻如鸿毛，有什么可惜的？只是，我梅伯官居上大夫，是三朝旧臣，得了什么罪，受此惨刑？成汤好不容易得到的天下，就要断送在你这昏君之手啦！你有什么面目去见先王？”

纣王气得命人剥去梅伯的衣服，用铁链子绑上他的手脚，让他光着身子抱住铜柱。可怜梅伯，大叫一声就断了气，不一会儿，就被烧成灰烬。九间大殿里火烧皮肉筋骨的气味冲天，臭不可闻。梅伯一片忠心，一生赤胆，只因为他直言谏君，竟遭此惨祸！两班文武官员无不恐惧异常。

散朝以后，众大臣走出午门。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亲王对武成王黄飞虎说：“没想到天子信任妲己，制造这种炮烙刑具，残害忠良。这事假如传扬出去，四方诸侯知道了，还不造反？”

黄飞虎手捋着五绺长须，气愤地说：“三位殿下，依末将看来，这

不是炮烙大臣，乃是炮烙纣王江山，烙的成汤社稷。古语说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现在主上不行仁政，对上大夫施以酷刑，这是不祥之兆哇！不出数年，国家必有祸乱。我们哪能眼看着国家败亡呢？”议论归议论，谁也不敢再去向纣王进逆耳之言。大家叹息了一会儿，就散去各自回府宅去了。

姜王后惨死

炮烙酷刑处死梅伯之后，纣王回到后宫。妲己在宫前迎接圣驾。纣王下辇拉着妲己的手说：“这真是美人的妙策！朕今天在九间大殿前炮烙了梅伯，众臣都不敢出头强谏了。一个个钳口结舌，唯唯而退。这炮烙真是治国奇宝哇！”说着，他们走进后宫。纣王传旨：“设宴给苏美人贺功！”

笙簧杂奏，箫管齐鸣。纣王和妲己寻欢作乐一直到深夜。

正在这时，侍驾官启奏：“姜娘娘驾到！”

纣王醉眼惺松地对妲己说：“苏美人，你去接王后。”

妲己领旨出宫迎接。见那姜王后乘坐着富丽华贵的凤辇，两边排列着宫人，他们手里提着烛光闪烁的红灯笼，缓缓地来到寿仙宫前。

姜王后是纣王的元配，妲己只是美人（嫔妃的一种），只好走上前去向王后行礼；进入宫里，王后坐下，妲己侍立一旁。纣王对妲己说：“苏美人，命宫娥鲛捐打节拍，你自唱自舞一回，让王后也欢乐一番怎样？”

说着，鲛捐轻轻敲起檀木板，妲己腰肢袅娜，歌喉婉转地歌舞起来。两边的宫女齐声伴唱。纣王跟着节拍摇头晃脑，眯起眼睛看着妲己美妙的舞姿，仿佛陶醉在仙境之中。然而，姜王后却垂着眼皮，眼看着鼻子尖儿，撇着嘴始终不用正眼看妲己一眼。

纣王见王后这个样子，微笑着问道：“光阴飞过，岁月如流，我们应当及时行乐呀！妲己的歌舞，可说是人间少有的真宝啊！为什么王后不喜欢呢！”

王后站起身对纣王说：“我以为妲己的歌舞没什么稀罕。人们常讲，做君主的注重品德修养，不听谗言，不近女色，这才是最宝贵的。所谓天之宝：日月星辰；地之宝：五谷百果；国之宝：忠臣良将；家之宝：孝子贤孙。这四种，才是天地国家的真宝呢！如今陛下荒淫酒色，迷恋歌舞，听信谗佞，残杀忠良，不行仁政，只按美女的话去做。这就是俗话说的‘母鸡打鸣，要败家’呀！美女歌舞算什么真宝？要说这是宝的话，那只是倾家丧国之宝啊！妾愿陛下能痛改前非，立纲持纪，日勤政事，这才是妾最高兴的，也是天下臣民最高兴的！”姜王后说完，站起身告辞，上辇回宫去了。

“这贱人真不识抬举！”纣王十分恼怒地说，“她若不是正宫娘娘，一定命人把她用金瓜打死，才解我心头之恨！”又对妲己说：“美人，刚才让王后扫了我的兴，你再来歌舞一回，给朕解解闷吧！”

妲己跪下：“妾身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歌舞了。刚才责备我的歌舞倾家丧国，还说我引诱天子不行仁政，这些罪名我可担当不起！”说完，

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这番话一时激起纣王心头怒火，他大声嚷道：“明天就废了这个贱人，立你当王后。美人不用怕，朕自会给你作主！”

妲己转忧为喜，急忙上前谢恩。但她想：国王虽然答应让我当王后，可姜后还在，我怎么当得成呢？如果废了她换上我当王后，百官也会不服。得想一条妙计，把姜后害死。她冥思苦索也没想出害姜后的好办法。最后，只能求助于纣王宠臣中谏大夫费仲谋划良策。

为这件事费仲很伤脑筋。他想：“姜王后是主上的元配，她的父亲是东伯侯姜桓楚，镇守着东鲁，有雄师百万，手下有千员大将；他的长子姜文焕勇冠三军，怎么惹得了他？对这事不办吧，妲己又是天子的宠妃，假如她因此记恨起来，在枕边说几句坏话，我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费仲整日为此踌躇，坐卧不安，从厅前走到厅后，愁得他如醉如痴，却没有计策可施，这天，费仲正坐在厅上愁闷，只见一个家丁过来。他身高丈四，膀大腰圆，是个壮勇的汉子。费仲把他叫住，问：“你叫什么名字？在我府上几年了？”

那人忙上前叩头：“小的叫姜环。离开东鲁到老爷家五年了。”

费仲一听，忽然想出个计策来，便说：“你快起来，我有事要用你。你若肯尽心去做，必有富贵可享。”

姜环答道：“假如老爷用得着我，小的哪敢不努力去做？况且受老爷知遇之恩，即使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只求老爷吩咐，小的领命就是了。”

费仲附在姜环耳边，授意给他如此这般地去做，又嘱咐：“切切不可泄漏，否则，其祸非同小可呀！”

姜环点头称“是”，领计行动去了。费仲又写了一封密信，转给妲己。妲己看信后不由得脸上露出奸笑：没几天我就能当正宫娘娘啦！不一会儿，纣王来到寿仙宫。妲己走上前去：“陛下不能只是顾恋妾身，明日也该去临朝了，那才不失文武官员仰望呢！”

纣王第一次听到妲己劝他上朝，开始感到很奇怪。又想：这是美人的一番好意，怎能违拗？便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天子登辇上朝。銮舆过了龙德殿，来到分宫楼，正在行走之间，突然，从分宫楼门角旁蹿出一个人来。这人身高丈四，头戴扎巾，手执宝剑，凶狼恶虎似地向纣王扑过去，口中大喝道：“你这无道的昏君，整日荒淫酒色，今日我奉主母之命，来刺杀你，以保成汤天下不丢失给别人。昏君，看剑！”说着，举剑向纣王劈来……

纣王两边随行的有成百的保驾官，还没等这人来到纣王跟前已被众官员擒住，绑上绳索。升殿后，让亲信费仲审讯刺客。

费仲假意审讯过后，进殿来启奏：“刺客姓姜名环。他是东伯侯姜桓楚的家将，今天奉姜王后旨意，前来行刺陛下，意在侵夺天位，让姜桓楚做天子。幸而陛下洪福齐天，逆谋败露，随即被擒。请陛下降旨让九卿官员、王亲贵族商议定夺。”

纣王拍案大怒：“姜后是朕元配，竟敢谋叛不道，还有什么可商议的？何况祸潜内宫，难以提防。速传旨命西宫黄贵妃审问后回旨！”他怒发冲冠地说完，乘龙辇回寿仙宫去了。

姜王后跪听奉御官宣读圣旨，如晴天霹雷在头顶炸开。她知道遭人

陷害将获灭族大罪，却也有口难辩，只是呼天抢地地大喊“冤枉”，然后不得不跟随奉御官来到西宫黄贵妃面前受审。姜后跪在黄妃面前哭诉委屈，并乞求她转达苦衷。

黄贵妃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是一位贤德知礼的妃子。她听完姜后的分辩感到很有道理，便来到寿仙宫回旨。

“那贱人招了没有？”纣王劈头问道。

黄妃启奏：“妾奉旨严问姜后，从供词里我认为她没半点私心，却有贞洁贤能之品德。王后是陛下元配，侍奉陛下多年，承蒙陛下恩宠生下殷郊已正位东宫太子，等陛下万岁以后王后就身为太后，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非要去闯这弑君的大祸呢？再说姜桓楚，官居东侯，小诸侯进朝称呼他为‘千岁’。他女儿当王后，外甥是以后要继承王位的太子，身居王亲国戚，还有什么比这尊贵的？再傻的人，也不能弃贵而投贱，让人去干刺杀国王的勾当。姜氏做王后多年，一向又很懂礼教。因此，妾乞求陛下，看在姜后是太子生母的份上，赦免她无罪；并愿陛下察冤雪屈，不要让王后受诬陷啊！”

纣王心里想：“黄妃讲得很有道理。果然无此事的话，一定事出有因。”

他正在迟疑未决，妲己在一旁冷笑道：“黄娘娘是被姜后迷惑住了。这样谋逆不道的重大事情，她怎么能轻易招认呢？刺客姜环是她父亲用过的人，既供有使主，还能赖得过？恐怕不加重刑，她是不肯承认的。”

“美人言之有理！”纣王头脑中的思路又转向了妲己。

“苏妲己，你不能如此！”黄妃在一旁极力阻止：“王后乃是天子的元配妻子，天下臣民之国母，是至尊无上的。从三皇五帝以来，王后纵然有再大的过错也不过受贬谪，从来没有对王后诛斩之刑法。多数只是废除王后位贬到冷宫，帝王不去游幸就是了。”

妲己斜了黄妃一眼：“法是为天下人而立的。对犯法的人，不分什么尊卑贵贱，一律平等问罪。”又转脸对纣王说：“陛下可传旨：如姜后不招，剜去她一只眼睛，眼睛连心，她惧怕剜眼之苦，自然就会招认。即使文武官员们知道了，这剜目也是平平常常的刑法，没什么过分的。”

纣王点点头：“妲己这话讲得很对。”

黄妃听说要剜掉姜后的眼睛，心急如焚，赶快上辇回到西宫，见到姜后，捶胸顿足地大哭：“我的王后啊，妲己是你的百世冤家！她出于对你的妒忌，在国王面前总说你的坏话。如果你再不招认，就要剜掉你的一只眼睛啦！依我看，就认了吧！”

王后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稍停了一会儿，她流着泪说：“贤妹这话虽然是我着想，但我是懂礼教的，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我要是承认了，让父母含羞，使祖宗受侮。当妻子的谋刺亲夫，这罪名也是有伤风化、败坏纲常的。我父亲也会因此被骂作不忠不义的奸臣，我会成为辱门败户的贱辈，恶名千载。再说，我的儿子殷郊太子也不可能再做储君。所以，这事关系甚大，我哪能随随便便承认呢？别说剜掉我一只眼，就是把我扔进鼎镬、万刚千锤，我也不能违背大义，承认这罪名的……”

姜后的话还没讲完，圣旨下：“姜后如不承认，就剜掉一只眼！”接着奉御官百般逼迫，不由分说，上前一步双手按住姜王后的脑袋，把

她的一只眼睛剝了下来。殷红的鲜血染透了姜后的衣衫；顿时昏倒在地……

黄贵妃见姜后遭此惨刑，泪流不止。奉御官将剝下来的一只眼睛盛在盘子里，同黄妃一起来寿仙宫回禀纣王。

纣王问：“那贱人招认了吗？”

黄妃启奏国王：“姜后并没有支使姜环刺杀陛下。她实在被追究得没法儿，宁肯受剝目之刑，也不肯失大节。奉陛下圣旨，现在已经剝下她的一只眼。”说着，双手把盛姜后那只眼睛的盘子，捧在纣王面前。

纣王打了一个冷战，看到姜后的眼睛，其心不忍，他们恩爱多年，后悔莫及；一阵悲伤掠过心头，低头不语。他回头责备妲己：“刚才轻信了你的一句话，把姜后的一只眼挖去了，还是不曾招认，这算谁的错？这事都怨你瞎出主意。假如百官不服，怎么是好？”

妲己说：“姜后不招，自然百官不肯甘休。再说，东伯侯姜桓楚坐镇一方，知道了这事儿，也要为他女儿报仇洗冤。所以，这事必须得让姜后招认了，才能堵住百官万民的嘴。”

纣王沉吟不语，心里熬煎，感到进退两难。过了好一会儿，他长叹了一口气：“现在怎么办好呢？”

妲己嘴角向上一翘，撇撇樱桃小口说：“事情已经这样，一不做，二不休。她要招认了，朝野上下自然相安无事；不招则会议论风生，国家永不安宁。现在的办法只有用酷刑。请陛下传旨，命黄贵妃用铜斗一只，里面装上烧红的炭火，如不肯招，就炮烙姜后的两只手。十指连心，痛不能忍，不愁她不承认！”

纣王还犹豫不决：“据黄妃说，姜后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剝掉了一只眼就已经冤枉王后了，哪能再对她用这种残酷的刑法？”

妲己扬起柳叶眉，说：“陛下想错了。事到如今，骑虎难下，宁可冤屈了姜后，也不能得罪天下诸侯、合朝文武百官呀！”

纣王无可奈何，只得没精打采地命传圣旨，照妲己的办法去做。

黄妃接旨，吓得手指颤抖，慌慌张张回西宫去了。看到姜后倒在地，血染衣襟，惨不忍睹，她放声大哭起来：“我的贤德娘娘，你前生做了什么孽，得罪了天地，凭空遭受横祸呀！”她一边哭着，一边扶起姜后：“贤后娘娘，你认了吧！昏君心头太狠毒，只信贱人妲己的话，一定要置你于死地！你再不招，就要用铜斗炮烙你的两只手。让你受这种酷刑，我怎么能忍心看呢？”

姜后嚎陶大哭，血泪满面：“只怪我前生罪孽深重。一死不足为惜，只要你能给我作个明证，我死也瞑目了！”

她刚说到这儿，只见奉御官将烧得通红通红的铜斗拿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姜后的两只手，把铜斗放在上面。可怜姜后一声惨叫，昏死在地……

黄妃看到这般怪景，心如刀绞，痛彻肺腑，扯着姜后的衣衫痛哭一场。随后又来到寿仙宫含泪回旨：“惨刑酷法，严审数遍，都没审出行刺陛下的实情。只怕是有奸臣内外勾通，要陷害王后。这样下去，必定会招来大难呀！”

纣王倒抽了一口冷气，惊慌失措地说：“这事都是苏美人教朕传旨审问的。事已如此，可怎么办？”

妲己跪在地上启奏道：“陛下不必忧虑，刺客姜环就在监牢里关押着，传旨押解姜环进西宫，让他和姜后二人当面对质，难道姜后还能推托？这回必定招认。”

纣王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于是传旨：“宣押刺客和姜后对审！”

姜环被押送到西宫跪下。黄妃说：“姜娘娘，你的对头来了。”

姜王后受了屈刑，睁开一只眼，骂道：“你这贼子！是什么人收买了你来陷害我？你敢诬陷我主使你谋杀君主！皇天后土定会惩罚你的！”

姜环煞有介事地一口咬定：“娘娘你指使小人去谋杀纣王，小人怎敢违旨。娘娘不必推辞，这是实情呀！”

黄妃也气得大骂姜环血口喷人。正在这时，十四岁的太子殷郊和他十二岁的弟弟殷洪闯了进来。原来这两位殿下正在东宫下棋，听说母亲遭人陷害而受酷刑的事，便急忙赶到了这里。太子殷郊见母亲浑身是血，两手枯焦，不觉心酸肉颤，俯伏在母亲身上跪着放声大哭：“母亲为什么事受此惨刑呀？”

姜后听到儿子的哭声，睁开一只眼，大叫一声：“我的儿呀！你看我被剜眼烙手，这刑法比被杀头还要残酷啊！都是这个姜环陷害我，说我指使他谋杀你父王，妲己又进谗言剜了我一只眼，烙了我一双手。你应当为母亲明冤洗恨啊，那也算我没白养你一场。”说完，凄惨地高喊了一声“苦死我啦！”就断了气。

太子殷郊见母亲惨死，悲愤欲绝，便问黄贵妃：“谁是姜环？”

黄妃用手一指姜环：“跪着的这个恶棍就是你母亲的死对头！”

太子见宫门上挂着一口宝剑。他取下剑来：“好逆贼！你欺心行刺，竟敢陷害国母！”举起剑把姜环砍成两段，鲜血溅了满地。他又大喊一声：“我再去杀了妲己为母亲报仇！”说着，提剑出宫快步如飞地跑了出去。

黄妃见太子杀了姜环，又持剑出宫要去杀妲己，惊恐地说：“这冤家好不识事体。”对殷洪说：“赶快追回你哥哥来，我有话说！”

殷洪依命跑出去，把哥哥叫了回来。黄妃说：“太子殿下，你太暴躁。如今你杀了姜环，人死无对证了。不然的话，等我也用铜斗炮烙他的手，或用其他酷刑拷问，他一定会招出实情，就能晓得谁是主谋了。你杀死他，倒便宜了这恶棍和他身后的真正主使人；你母后屈死，也就永远成为无头的冤案了。你又要提剑去杀妲己，寿仙宫有那么多侍卫，能杀得了吗？”殷郊和殷洪后悔已晚，只能默默听着，低头啜泣。

纣王听说太子殷郊杀死了姜环，又持剑向寿仙宫跑来，气得火冒三丈：“这逆子敢持剑进宫弑父，总是逆种，不可留！”于是取出龙凤剑，交给晁田、晁雷两将军：“速将二子的首级取来，以正国法！”

晁田、晁雷领命后到处寻找殷郊、殷洪两兄弟，吓得两位殿下到处躲藏。镇殿大将军方弼、方相兄弟对纣王杀妻斩子、残暴荒淫的行径非常气愤。他们是两个大力士，找到殷郊、殷洪背起来逃跑了。纣王又派去雷开、殷破败两将军，带领三千人马，才把两位王子追了回来。按着纣王的旨意，把殷郊、殷洪和方弼、方相两兄弟押解到午门，开刀问斩。正在这时，忽然一声巨响，如同崩开泰山、折断华山一般，紧接着一阵狂风大作，顷刻间播土扬尘，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吓得执刀行刑的士兵和监斩官殷破败忙用衣袖捂着脸面抱头鼠窜。等到风

停息了，二位王子和方家两兄弟都无影无踪了。

原来，正巧在这时候，太华山云霄洞的赤精子和九仙山桃园洞的广成子闲游三山五岳。两位仙人踩着白云行走朝歌上空，拨开云头一看，见到刑场上正要给王子开刀行刑，就想救一救他们。两仙人刮起一阵狂风，把这四个临难的人刮跑了。赤精子和广成子，一个带着殷洪，一个带着殷郊回山修道去了。方弼、方相不想修道，他俩拜别仙人，隐居在黄河岸边当了船夫。

西伯侯姬昌被囚

告老回乡、过着隐居生活的老宰相商容，得知纣王残杀贤德的姜王后，又追赶得两位王子到处流亡，气愤得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是帝乙临归西天时受托孤的老臣，哪能听任纣王肆无忌惮地暴虐无道，自己在一边儿过清静日子呢？

商容离开他那松荫茂密的轩辕古庙，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都城朝歌，径直奔九间大殿走去。他叫执殿官鸣钟击鼓。纣王听到钟鼓声，只得命驾登殿上朝。百官朝贺完毕，商容用肘膝行走到滴水檐前，跪在地上，一边哭述一边递上奏章。口述和奏章的内容都是同样的：先数落纣王荒淫酒色、道德全无、听谗逐正、杀妻斩子、紊乱纪纲的种种罪孽，最后是对纣王改邪归正、整饬朝纲、赐死妲己、永保商朝万载安康之类的希望。

纣王哪里还把商容放在眼里！他看罢奏章，气恼地命奉御官把这老东西推出午门用金瓜击死！商容手指纣王大骂一顿，一头撞在龙盘石柱上面。可怜这七十五岁的三代忠臣一命呜呼了。纣王怒恨难消，又吩咐奉御官：“将这老匹夫的尸骸扔到都城野外，不得掩埋！”随后左右将老宰相的尸体像拖一条死狗一样地拖了出去。

商容撞死，又令抛尸，百官吓得一个个低头缩脑，像哑巴似地一言不发。这时，走出一个人来。他上前几步，手指着纣王的鼻子大骂：“昏君灭绝人性，辱没成汤，你死有余辜呀！”

纣王气愤得涨红了双眼：“这匹夫敢侮君骂主！”传旨：“将逆贼赵启拿下炮烙！”

赵启看到纣王如此昏庸暴虐，就想以死报国，跟宰相商容同游地下了。他冷笑几声：“我死了留下忠孝美名在人间。哪像你这昏君，断送商代江山臭名万载！”

纣王气势汹汹地命左右把炮烙烧红，剥去赵启的衣冠，用铁索缠在炮烙铜柱上。刹那间，筋断皮焦，骨化飞烟，九间大殿里弥满了飞烟、人臭味。纣王看到这种惨刑，才心满意足地启驾回后宫去了。

打这以后，百官一个个守口如瓶，都乖乖地逆来顺受。纣王把空出来的王后位子给了宠妃妲己，朝内百官谁也不敢出来谏阻。纣王所担心的是东伯侯姜桓楚知道女儿惨死会带领诸侯杀到朝歌来；或许还会引起各路诸侯一齐起来反叛。他满面愁容地找来宠臣费仲商量这事。费仲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陛下，不如暗传四道圣旨，就说要商讨平定北海叛乱之良策，把四镇大诸侯诓骗进都城，一块儿梟首。那八百镇诸侯知道四大诸侯死了，如同蛟龙失首，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样，天下可

保安宁。不知圣上意下如何？”

纣王绽开笑容，高兴地称赞：“卿真是盖世之奇才呀！”于是，纣王暗发四道诏书，点四员使命官送往四大诸侯的所在地，召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前来朝歌。

西伯侯姬昌接到圣旨，把诸侯国内外事务托付给大臣散宜生、南宫适、辛甲照料，国政大事交给长子伯邑考遵循旧章办理，然后拜别母亲太姜。第二天一早，他带领着五千名随从人员和众家将前往朝歌进发。

姬昌带领家将一路奔波劳碌，进了朝歌城，来到金亭驿馆，驿馆里先到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和北伯侯崇侯虎。三路诸侯一见西伯侯姬昌到来，急忙出门迎接，大家热热闹闹地在驿馆里饮起酒来。快到二更时分，有个驿卒点头叹道：“千岁，千岁！你们今夜传杯宴饮，只怕明日就要鲜血染市曹了！”四大诸侯感到奇怪，经过再三追问，驿卒才讲了实情。原来他是使命官家的下人，姜王后在西宫惨死，二位王子殿下被大风刮走下落不明，妲己封为正宫，天子传旨宣四位诸侯进都城、明日早朝一概斩首种种情况，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他在一旁看他们欢饮，心里不安，不觉说出了这句话。姜桓楚知道女儿受酷刑屈死，痛哭一场。四大诸侯连夜修成奏章，等到明日上朝力谏天子。

第二天，纣王升朝。四大诸侯呈上奏章，纣王看也不看，对姜侯大声吼道：“姜桓楚，你知罪吗？你这老贼，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大如山。拿出午门，乱刀碎尸！”说完，几个武士把姜桓楚推了出去。纣王又怒指另外三大诸侯：“将此等逆臣枭首回旨！”武士们一齐动手把三位诸侯绑出午门。

这时，费仲、尤浑出班，极力为崇侯虎讲情，说他素怀忠贞，出力报国，毫无过错，奏章上签名不过随声附和罢了。纣王听信二位宠臣的进谏，叫奉御官传旨：“特赦崇侯虎！”

紧接着，亚相比干和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等几位亲王出班为两伯侯姬昌求赦，讲他怎样忠心不二，为国为民，道德高尚，治国有方，都称他是西方圣人之类的好话。武成王也上前为姬昌、鄂崇禹请求宽赦。纣王转动着眼珠思谋一下，传旨：“姜桓楚、鄂崇禹谋逆不赦。姬昌朕也素闻忠良，可以赦免。”

费仲、尤浑二人一向妒贤忌能。他们见纣王赦免了西伯侯姬昌死罪，心里着实不乐意。他俩人想：姬昌赦罪后不会在朝歌久留，一定着急往回赶路，百官也要为他饯行。所以，第二天清晨，费、尤二人也带着酒肉，乘马出了西门来到十里长亭。文武百官见这两个奸臣到来，一个个抽身告退，回城去了。姬昌是仁德君子，待人心实，对费、尤二人哪有防备之心？忙上前致谢。随后，三人把盏饮起酒来。酒过三巡，费仲说：“请问贤侯，我听说你会演八卦，这卦能灵验吗？”

姬昌回答：“算卦遵循阴阳之理，是有定数的，哪能不灵呢，不过，人如果善于处置，卦里预定有些灾祸倒是可以避免；反之，灾祸也能加重。”

费仲又说：“当今天子这样为所欲为，那么，请贤侯算算，商朝还能再传几代？气数能有多长？”

姬昌为表示对两位大夫的尊重，立即掏出金钱来算了一卦。他一看这卦，叹了口气说：“商朝也就只此一传了；而且，当今天子纣王还不

会善终。他现在的这些作为，只能加速商朝败亡。”

费、尤二人假意叹息一会儿，又乘机诱惑道：“不知道贤侯平日可给自己算过卦没有？”

姬昌答道：“也算过的，我倒是讨了个寿终正寝。”

费仲心里说：“这老畜生！还想寿终正寝？非让你死在眼前不可！”

三个人又喝了几杯酒，姬昌起身告辞。费、尤二人见姬昌走了，急忙举鞭策马奔进午门朝见天子。他们故意挑唆说：“陛下，你赦免了西伯侯姬昌的死罪，他不但不感激您，临行前还乱言诅咒您呢！”

纣王听了大怒：“这匹夫，实在可恶！他说了些什么侮辱朕的话？”

二奸臣重述一篇姬昌算卦时说过的话。纣王听了，击案大叫：“传朕旨，命晁田快去把姬昌追赶回来！”

西伯侯姬昌离开朝歌，骑在马上，自觉酒后失言，忙命令家将赶快行走。众家将催动人马沿着山道迤迳而行。忽然，见一飞骑追赶过来。来到跟前，姬昌认得是晁田。晁田气喘吁吁地说：“西伯侯！天子有旨，请您回去。”

姬昌只得跟随晁田回到朝歌，被押解到王宫九间殿前跪下。他俯伏在地问道：“臣蒙圣恩被释放归国，今日又召臣回来，不知圣意是为什么？”

纣王见姬昌来到殿前，像野兽般咆哮起来：“老匹夫！朕释放你归国，不思报效君恩，反而侮辱天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姬昌解释道：“臣再愚蠢，也上知有天，下知有地，中知有君，身知有父母，训教知有师长。这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臣时刻不敢忘，怎么敢侮辱陛下，那不是自己送死吗？”

纣王怒声喊道：“你还在这里巧言强辩？你演什么八卦，说商朝只此一传就灭亡；还演了朕一卦，说我不能善终。这不是侮辱朕躬吗？”

姬昌大喊冤枉，说：“先天圣人伏羲、神农演成八卦，我不过是根据卦上说的对费仲、尤浑两位大夫讲了，哪敢随便议论王朝和陛下呀！”

纣王脸色铁青，猛然站起身来：“大胆，你说我不能善终，却自夸你能寿终正寝，这正是妖言惑众，以后必然引起祸乱！朕今天先叫你算卦不灵验，让你不能善终！传旨：将姬昌推出午门，枭首示众，以正国法！”

左右刚要上前去拽姬昌，只见殿外有人大喊：“陛下！姬昌不能斩呀！”纣王抬头一看，见亚相比干、武成王黄飞虎和微子等几位亲王进来，跪在地上为姬昌求情。大家费尽口舌，纣王仍然不肯赦姬昌无罪。比干想了想说：“我们并不是为他求情，实际是为国呀。如今陛下斩姬昌事小，社稷安危事大。姬昌平素在诸侯中很有威望，也受到军民敬仰。再说，他演卦，那是他按卦理推算出来的，并不是自己随便捏造。如今陛下不信，可以让姬昌算一下当下的吉凶事。算得准，可免他死罪；算不准，再治他妖言惑众之罪也不迟。”

纣王见众大臣极力谏，只得同意了亚相比干的主意，这才把姬昌召进殿里来算卦。姬昌拿出金钱来一晃，仔细一看，惊恐地喊道：“陛下，明天午时太庙里有火灾！快把宗社神主请开吧，以免被大火烧毁！”

算完卦，纣王一面命兵卒把姬昌带进监牢，等候验证这卦灵不灵；一面传旨，命令看守太庙的官员严加防备，断绝香火。纣王和费、尤二

人心想：这样，没有了火源，太庙怎么会着火呢？姬昌还是死定了。

第二天，武成王黄飞虎邀请亚相比干和微子、微子启、微子衍等几位亲王，在太庙附近的殿堂里等候午时火灾的事；命阴阳官报时刻。阴阳官来报：“禀诸位老爷，正当午时了。”众位没见太庙起火。正在惊慌之际，只听半空中一声霹雳，山河震动。忽见阴阳官进来报告：“禀诸位老爷，太庙起火啦！”大家一齐走出殿堂，只见满天黑沉沉乌云翻滚，道道闪电伴着隆隆惊雷飞腾，太庙顶部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幸而早有防备，宗社神主没有被烧毁，大火也很快救灭了。

这时，纣王正在龙德殿和几位大臣议事，只见奉御官来奏：“果然午时太庙着火了！”纣王惊得肝胆尽裂，情不自禁地低声叹道：“姬昌真是圣人！”又问费、尤二人：“姬昌这卦果然应验了。二位大夫，看如何处理他好呢？”

两个奸臣定了定神，说：“这也许是他偶然碰对了事儿，哪能放他回归封国呢？依臣之见，可以赦他免死，让他暂居偏远的姜里，等国家安宁了，再放他回去。”

纣王忙传圣旨，命官员把姬昌押送到姜里去，囚禁起来。姬昌一到姜里，进了府宅，虽有官兵看守，却也能接近百姓。他向人们传布教化；闲居无事，便反复推算八卦，把八卦变成六十四卦。他安心被囚，对纣王毫无怨恨之心。

一天，使命官来到姬昌面前传圣旨：“主上见贤侯在姜里被囚禁得太久了，很不忍心，昨天亲自去郊外打猎，捕获了鹿和獐子，做成了肉饼，特意送给贤侯吃。”纣王既囚了他，哪会那么善心派人给他送肉饼呢？姬昌心里好生奇怪，认为一定是假话。他精通卦术，掐算了一下才知道是长子伯邑考前来被害了。这是用伯邑考的肉做成的肉饼，故意送给他吃的。姬昌算得的确很准。

原来伯邑考在西岐听说父亲被囚禁起来，心里很是不安。他不顾散宜生的劝阻，便带着祖宗留下来的三件镇国珍宝和十名美女前往朝歌为父亲赎罪。这三件宝贝是：七香车、醒酒毡、白面猿猴。伯邑考是个风度翩翩、俊秀儒雅的少年，又能弹得一手好琴。妲己见他前来献宝，便对他百般勾引。可是，伯邑考一脸正气，对她连瞧也不瞧。妲己一气之下，竟命武士将他万刃剁尸了。这样，妲己还不肯罢休，又对纣王献计：“人们都说姬昌是圣人，算卦料事如神。圣人哪能吃儿子的肉呢？现在让厨师把伯邑考的肉做成肉饼，赠送给姬昌吃。如果他肯吃，就说明人们说姬昌能掐会算是无稽之谈，这倒可以赦免姬昌；如果他不肯吃，就应当快快把他杀掉，免留后患。”就这样，纣王命使命官把人肉饼送到了姜里。

姬昌跪在案前，揭开膳食盒，说：“圣上打猎受鞍马之劳，反而赐给犯臣鹿肉饼吃。犯臣感激不尽，愿陛下万寿无疆！”他谢过恩，连着吃了三个肉饼，盖了膳食盒。他明明知道吃的是儿子肉，强忍着痛苦不敢悲伤，还装作笑脸对使命官说：“钦差大人，犯臣不能亲自到圣上面前谢恩了，烦大人转达犯臣不胜感激之情。”于是，姬昌倒身在地，连连叩头：“深感圣上之恩光。”

西伯侯姬昌在姜里被囚到第七个年头的时候，二儿子姬发再也忍不住了。他见哥哥到朝歌送去三件珍宝不但没赎回父亲，反而自己白白断

送了性命，于是姬发决定带兵打进朝歌去，把父亲抢回来。散宜生对姬发的莽撞打算大加责备。随后，他将两名将领打扮成商人，带着明珠、白玉、彩缎、黄金等贵重礼物暗里来到朝歌，分别送给费仲、尤浑二人，请他们多加美言，放西伯侯姬昌回他的诸侯国。费仲、尤浑得了礼物，在纣王面前争先恐后地赞扬姬昌的忠心，又极力讲放他回西岐对安定天下的好处。纣王听信了费、尤二人的话，传旨：赦姬昌离开羑里回朝歌。

当地的黎民百姓听说姬伯要离开羑里回朝歌去，都奔走相告。他走的那天，有牵羊的，有担酒的，拥挤在道路两旁送行；有的远送十多里地才洒泪而回。姬昌来到朝歌，见比干、箕子、微子等几位亲王和武成王黄飞虎等官员都来迎接，慌忙上前行礼致谢。

纣王在龙德殿召见了姬昌。姬昌叩头谢过恩，纣王乐呵呵地说：“卿在羑里被囚了七年，毫无怨恨之言。听说你反而常常祈求上苍保佑朕国福祚绵长，天下太平，黎民百姓生活安定。可见你很忠诚，朕实在对不起你呀！所以，朕特下诏书，赦你无罪；还要加封你为诸侯之长，每月加禄米一千石，仍坐镇西岐，专管征讨叛逆。今天，先在龙德殿设盛大宴会，再在朝歌夸官三天，然后派文官两名、武将二员，送卿荣归守国。”

紧接着，百官聚集在龙德殿宴饮，欢庆姬昌获释并被加封。随后，姬昌披红挂彩，骑上高头大马，敲锣打鼓串游各条大街夸官。都城的百姓都走出家门来观看。武成王黄飞虎操练官兵回来，正巧看到姬昌游街夸官，不由得皱一皱眉头。当晚，他把姬昌请到家里，摆酒设宴。酒席间，武成王压低了嗓音对他说：“如今国王宠信奸邪之人，残害忠良大臣，荒于酒色，不整朝纲，百姓惶惶不安，刀兵四起。现在贤王已经被特赦，这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你怎么还不醒悟快逃回你的西岐去，还在这里夸的什么官呢？”

黄飞虎这几句肺腑之言使姬昌感激不尽。他站起身，致谢说：“大王这话真是金玉良言呀！当今危难时刻承蒙您开导我，此恩此德我怎样报答呢！只是我逃走到西岐去必须过五关，这五关有重兵把守，我怎么过得去呢？”

“这不难。铜符都在我家里。”黄飞虎说完去取了铜符、令箭交给姬昌，又让他换上传送文书的士卒号服，“这样您一直出五关，决没有人阻拦。”

姬昌连声道谢：“大王的恩德，实在如同我再生父母！”

这时已到了二更时辰。武成王黄飞虎命副将龙环、吴廉打开朝歌西门，送西伯侯姬昌出城去了。

哪吒闹海

陈塘关有一个名叫李靖的人，自幼拜西昆仑度厄真人为师学习五行遁术。学了一阵子，他觉得修行仙道实在太难学成，就又下山来辅助朝廷，当了总兵官。

李靖的夫人殷氏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金吒，老二叫木吒。这一次殷夫人又怀了孕，已经怀了三年零六个月孩子还没有出生的迹象。为这事，李靖忧心忡忡。他对殷夫人说：“这孩子还不降生出世，恐怕要生个妖怪吧？”

殷夫人焦急地说：“这次怀孕一定不是吉兆，我也日夜担心呢！”

一天夜里，殷夫人在睡梦中忽然觉得肚子疼，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她急忙叫醒李靖：“老爷，我好像要生产了。”

李靖赶紧起床，叫醒家人们准备为夫人接生，自己到前厅坐下等候。他心里忐忑不安地嘀咕着这次夫人生孩子的吉凶祸福，企望不要生下个怪物来。李靖正在这么思虑着，见两个丫环慌忙跑过来说：“老爷，夫人生下来一个怪物！”

李总兵一听，顺手抄起一把宝剑连忙走进卧室，只见整个房子一团红气，满屋子奇香，地上有一个圆滚滚的肉球正在滴溜溜不停地转动。李靖大吃一惊，举起宝剑猛地向肉球砍去，“嘎——”的一声，肉球分成了两瓣儿。紧接着，从破裂的肉球里跳出一个小男孩儿来。他全身红光，面色粉白，右手腕上套着一个金镯子，肚子上围着一块金光耀眼的红绫子。这小男孩儿一降生就高兴地“哈哈，哈哈”笑着满地上乱跑……。李靖看得惊呆了，上前去一把把他抱起来，上下打量，仔细端详，看他不是什么妖怪，分明是个又漂亮、又壮实的好孩子。他把这孩子递给夫人看，夫人更是万分喜爱。家人们也都拥上前来向李靖道喜。

第二天，李靖的下属官员们听说他又喜得贵子，而且是一个神奇的婴儿，纷纷来到府上祝贺。李靖刚迎送走一伙客人，中军官走来禀告：“老爷，外面有一个道人求见。”

李靖原来是修道出身，从来信奉道教，连忙请道人进来。那道人大大摇大摆地一直走上大厅，见了李靖举起一只手道：“将军，贫道稽首了。”

李靖答礼后把道人让到上座，恭敬地问道：“师父在那座名山？什么洞府？今日到此有何指教？”

道人回答说：“贫道乃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听说将军生了个小公子，特意前来贺喜。只是，我想请您让我看一看小公子，不知尊意如何？”

李靖忙叫丫鬟把小儿子抱出来递给道人。太乙真人接在手里看了又看，说：“这孩子起了名字没有？我想收他做个徒弟，将军看怎样？”

李靖说：“愿拜道长为师。这孩子还没有起名字，就请师父给他起个吧。不才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金吒，拜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为师；二儿子叫木吒，拜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为师，您既然愿意收我这三儿子为弟子，看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太乙真人思索了一下，说：“这孩子排行第三，那就顺着两个哥哥的名字叫哪吒吧！”

李靖很赞赏道人给儿子起的“哪吒”这个名字，对他非常感激。太乙真人因为还有别的事，便告辞回山去了。李靖亲自送出府邸门外。

自从商纣王听信妲己捏造的谎言惨杀了姜王后，又用费仲、尤浑的奸计杀死了东伯侯姜桓楚和南伯侯鄂崇禹，天下开始大乱。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自称东伯侯，率雄兵百万为父报仇，首先打起反商的大旗，在东域地带打得官军屡屡失败。鄂崇禹的儿子鄂顺，因为纣王平白无故杀害了他父亲，也集结大队人马起来造反，在南疆地区不断攻关夺城。总兵李靖闻报反了四百诸侯，忙传令严守关隘，整日抓紧操练三军，训练士卒。暑往寒来，不知不觉过了七年，哪吒已经七岁了。他长得高大结实，但还是一副顽皮的孩子相，一颗贪玩的心。

五月的一天下午，陈塘关异常闷热。哪吒心里烦躁，就来到母亲面前说：“孩子想出关去玩一会儿，禀过母亲孩儿方才敢去。”

殷夫人看着心爱的小儿子，说：“孩子，你想到关外去玩，一定要让一名家将领你去。不要玩得太久，今日你父亲操练完要回家来的，你要早点回来。”

“孩儿晓得啦！”哪吒答应一声，高高兴兴地同家将一起出关去了。

五月天气，骄阳似火。哪吒和家将出了关，大约走出去一里多地已经热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哪吒实不想再往前走了。忽然看到前面九湾河边有一大片柳树林，他对家将说：“嘿！咱们到前边那树荫里凉快一下吧！”

家将跟随他走进柳树林。哪吒解开衣带，凉风习习，暑热顿时随风吹散了。他扭头看见九湾河清波滚滚，绿水滔滔，就要跳到河里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家将看见忙上前阻拦：“公子怕要着凉的，再说今天老爷要回家来，我们还得早点回去呢！”

“不妨事。我刚才走出关来，热极了，一身是汗，用这清凉凉的河水洗洗，解解暑气。”哪吒一边说着，一边脱掉衣服下到河水中，坐在一块突出水面的石头上，解下肚子上围着的那块红绫蘸着河水洗澡。岂不知这条九湾河靠近东海海口，这块红绫又是太乙真人在哪吒生前系在他肚子上的宝贝混天绫！哪吒把这宝贝放在水里，一会儿河水全映红了；摆一摆混天绫，江河晃动起来；再摇一摇，大海都被震动了……

东海龙王敖光坐在水晶宫里，觉得宫殿被摇撼得东倒西歪，门窗哗哗乱响。他惊慌地对左右说：“今天不该闹地震，为什么龙宫这么剧烈摇晃？叫巡海夜叉李艮到海口看看，看那里是什么妖精作怪！”

李艮来到海口向九湾河一望，见河水红灿灿地映着华光，那里有一个小男孩子儿正用红纱巾蘸着河水洗澡呢！他走过来，对哪吒大声吼道：“你这小孩子拿的什么东西？弄得龙宫都摇动起来了！”

哪吒回头一看，见水底有一个头发赤红、脸色靛蓝、巨口獠牙的妖怪，手里拿着一把大斧，就冲他骂道：“畜生！你是什么东西，还会说人话？”

“你敢骂我畜生？我是奉我主公东海龙王差遣前来巡海的夜叉！”李艮说着，分开水一跃，跳上岸来，朝着哪吒的脑袋一斧劈下来。哪吒正光着身子在岸边站着，见夜叉大斧劈来势猛，一闪身躲过去，把右手腕上套着的金镯子脱下来握在手里，举在空中，照着夜叉李艮的头顶猛打下来。这金镯子原来也是太乙真人镇洞的宝物，叫乾坤圈。李艮的头顶哪里经得住这宝物一击？登时脑浆飞溅，死在岸上。哪吒拍着手大笑：“这妖怪的脑浆把我的金镯子弄脏了！”他又坐到水里那块石头上，用混天绫蘸着河水去洗那乾坤圈。

东海水晶宫哪里能受得住这两件宝贝的震撼？宫殿东摇西晃，险些摇倒了。龙王敖光很纳闷：让夜叉出海探望，去了半天不见回来，不知遇到了什么凶恶的妖怪。这时有个龙兵进来报：“巡海夜叉李艮被一个顽童打死了！”

敖光一听气得脸色发青：“谁敢打死李艮？”

站在一旁的龙王三太子敖丙说：“父王，我出去看看，把这个顽童捉拿来就是了。”他调来一些龙兵，骑上逼水兽，手提画杆戟出了水晶

龙宫，分开水势直奔水面上来。一时间，九湾河水波涛汹涌，势如山倒，河水上涨了好几尺。

哪吒站起身来，看着河水大叫：“好大水！好大水！”

话音刚落，只见波浪里出现一个水兽，兽上坐着一个长相古怪的人。那人全副武装，手里握着画戟，向他冲过来，气势汹汹地问道：“是什么人敢打死我巡海夜叉李艮？”

哪吒挺着胸脯大声回答：“是我！”

“你是谁？”

“我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三儿子哪吒！俺父亲在这里镇守，是一镇之主。”哪吒得意地答完，又指着夜叉李艮的尸首说：“刚才，我在这儿洗澡，跟他有什么相干？可他跑到这儿来骂我。我就把这东西打死啦！”

“好泼贼！你大胆打死夜叉李艮，还这样胡言乱语？”龙王三太子敖丙一边大骂着，一边举起画戟向哪吒刺过来。

哪吒手无寸铁，冷不防见画戟刺到眼前，把头一低，钻了过去，说：“你别乱动手。你是什么人，先通个姓名好不好？”

敖丙答道：“我是东海龙王三太子敖丙。今天，你打死了夜叉，我要你偿命！”

哪吒笑嘻嘻地说：“噢，原来你是龙王敖光的儿子敖丙呀！你妄自尊大，惹恼了我，看我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三太子气得眼冒蓝光，恶狠狠地说：“真气死我！你这泼贼竟敢如此无礼！”又是一戟刺了过来。

哪吒急了！顺手将混天绫向敖丙投过去。混天绫像一团火映红了半天空，又往下一裹，把敖丙裹下逼水兽来。哪吒抢先一步赶上去，一脚踩住了敖丙的脖子，又举起乾坤圈照敖丙头上一击，就把三太子的原形打了出来：只见一条小龙，直挺挺地死在河边陆地上。哪吒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哇！好哇！打出这龙王三太子的本相来了。”稍过一会儿，哪吒像发现了什么奥秘，歪着小脑袋瓜儿对家将说：“这龙的筋最贵重啦！咱们把这条小龙的筋抽出来，做一条高级的龙筋带吧，送给我父亲当腰带用！”

家将看见哪吒神力无比，接连打死两条性命，早就吓得魄散九霄、浑身发抖了，只得唯唯诺诺地答应。他乖乖地按照哪吒的吩咐，拖着这条小龙的尸首回到家，把它放在后花园里。然后，他又跟哪吒一块儿一根根地抽起龙王三太子的龙筋来，也不敢向夫人报告出关后在九湾河边发生的事情。

老龙王敖光正在水晶宫里坐着，等待三太子擒拿打死巡海夜叉的顽童得胜回宫，没想到一个龙兵急匆匆地跑来报告：“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儿子哪吒，先打死了夜叉，这回子他把三太子也打死了，还拖回他家去连筋也抽了！”

龙王一听，又惊又气。他咬牙切齿地自语道：“我的三太子是兴云布雨滋生万物的正神，谁敢把他打死？李靖，你在西昆仑学道，咱们彼此都是道友，为什么你却纵子行凶把我儿子打死？怎么又敢把我儿子的筋也抽了呢？”他实在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恨不能马上找李靖算帐。于是龙王敖光变成一个白衣秀士。气呼呼地向陈塘关走去。

李靖刚好操练回来，解衣卸甲，坐在内厅休息，忽然听见家人来报：“老爷，外面有故人敖光来访。”李靖忙穿好衣服出来迎接，在大厅里会见了敖光，一边行礼一边喜盈盈地说：“敖光师兄，一别多年，您可好哇！今天咱俩相会真是天幸！”

敖光坐在那里哭丧着脸，气愤地说：“看你生的好儿子！”

李靖听了这句话，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惊奇地问道：“师兄为什么说这话？小弟有三个儿子，都是拜名山道家为师，虽不见得有多好，可也不是无赖之辈呀！”

龙王敖光说：“你还假意说不知道？你的儿子在九湾河洗澡，故意弄法术，差点把我的水晶宫震倒。我派巡海夜叉出海来看，你儿子就把夜叉打死了；我又差遣三太子出海来看，他又把我的三太子也打死了，还抽了他的筋……”说着心酸地哭起来。一会儿，敖光止住哭声，气愤地说：“你还说这些护短的话！”

李靖忙陪着笑脸解释：“一定不是我家的孩子，师兄你错怪了。我大儿子金吒在五龙山、二儿子木吒在九宫山，他俩正在那里学道不在家；三儿子哪吒才七岁，整天大门不出，他们怎么能到九湾河边去惹祸呢？……”

没等李靖说完，敖光生气地插嘴：“就是你那三儿子哪吒打死的！”

李靖更感到莫明其妙了：“这事可真奇怪。”他思索一下，又说：“师兄你不要着急，我叫哪吒出来，你亲自问问他有没有这回事。”

李靖说完往后堂走去，见到殷夫人问哪吒在哪里，并且述说了刚才道友敖光来拜访说哪吒在九湾河打死龙王三太子的事。殷夫人心想，哪吒从来都乖乖地呆在家里，怎么今天才出门就闯了大祸？她也不敢向丈夫明说哪吒出关游玩的事，只回答：“哪吒在后花园玩呢！”

李靖来到后花园，大声叫道：“哪吒！你在哪儿呢？”叫了好几遍不见答应。他直奔海棠轩来，见门关着。李靖站在门口又大声叫：“哪吒在里面没有？”

哪吒在海棠轩里面听见父亲叫他，赶忙走出来拜见父亲。李靖抚摩着小儿子的头说：“我的儿，你在这里边干什么呢？”

哪吒兴致勃勃地向父亲讲述了今天下午去九湾河游玩的过程。他说：“孩儿今天没事，经母亲允许我和家将出关到九湾河去玩耍。因为天太热，我就下水洗澡。谁料有个夜叉李艮出水来，孩儿也没惹他，他竟然骂我，还拿大斧来砍我。孩儿举起金镞子，一下儿把他打死了。过了一会，不知从哪儿来了个什么三太子叫敖丙的，又出水来，手握画戟来刺我，我用红兜肚把他裹住抛在岸上，一脚踩住他的脖子，也是用我的金镞子打了他一下，没想到打出一条小龙来，死在河岸边。父亲，这龙筋最贵重。我在这儿抽了他的筋，正想打一条龙筋带，送给父亲做腰带用呢！”

哪吒讲得正得意，李靖可吓坏了。他呆呆地站在哪吒面前，好半晌才大叫道：“好冤家！你惹下天大的祸了。快出去见你的伯父，自己向他赔礼去！”

哪吒跟着父亲来到大厅，上前对敖光施礼，口称：“伯父，小侄不知，一时失手，望伯父恕罪。”说完，他把手里攥着的一把龙筋，放在敖光面前的几案上：“这是三太子的龙筋，我抽出来正想编个腰带，还

分毫没动，全都在这里。”

龙王敖光见物伤情，难过得哭嚎起来，对李靖抱怨说：“看你生出的这种恶子！刚才还说我错怪了你，现在你这儿子自己供认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明天我就上天庭奏明玉皇大帝，让玉帝来处置你！”说完拂袖而去。

李靖跺着脚大哭：“这祸不小哇……”殷夫人听到丈夫的哭声，急忙赶到前厅问明情况。李靖见夫人到来，向她讲了哪吒打死龙王三太子的事，又说龙王明日要去天庭告状。他擦干眼泪，恨恨地说：“我李靖求仙未成，想还俗过人生的平安日子，谁知你又生了这么个好儿子，惹下了灭门之祸。明日玉帝如果批准龙王的奏章，我和你都要成刀下之鬼啦！”

殷夫人也跟着哭起来，指着哪吒埋怨：“我怀你三年零六个月方才生下你，不知受了多少罪。谁知你竟是个灭门绝户的祸根呢！”

哪吒见父母哭泣不止，心里很难过，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双膝跪下，说：“爹爹，母亲，孩儿今日说了吧。我不是凡人，我本来就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我这红兜肚是混天绫，这金镯子是乾坤圈，这都是师父赐给我的宝物。我有这两件宝贝，那敖光也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就去乾元山找师父讨个主意。”哪吒说完出了府门，从地上抓一把土，往空中一洒就不见人影了。这是太乙真人早就传授给哪吒的遁术“隐身术”。

哪吒来到乾元山金光洞，向师父讲明了来意。太乙真人捋着长长的白胡子寻思：虽然哪吒无知，失手打死了龙王三太子敖丙，可那敖光为这么点小事就想干扰天庭，也太小题大作啦！想到这里，他把哪吒叫到跟前：“你把衣服解开！”哪吒敞开衣襟。真人用手指在他胸脯上画了一道符，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遍，然后说：“你到宝德门去吧。事完之后就回陈塘关去，如果再有什么事，有师父我担着，去吧！”

哪吒谢了师父，离开了乾元山，一直往宝德门来。从那儿仰望天宫，只见金光万道，映照着红霓紫雾。再看那用琉璃砌成的南天门金碧辉煌，两边明晃晃的四根大柱上盘绕着长须巨龙。正中两座玉桥上面落着彩羽凌空的凤凰。天上还有各种仙宫，亭台楼阁排列得庄严整齐，周围有千万年开不败的鲜花异草……这天庭景象，哪吒看了不住地啧啧赞叹。他来得还早，天宫的各个门都没有打开，就站在那里等候。

过了一会儿，见敖光穿着整齐的朝服走上宝德门来。他望望南天门还没开门，自言自语地说：“来早了。黄巾力士还没来开门，只好在这里等了。”嘴里叨念着，就站在了门的一侧。

哪吒的前心因为有太乙真人画的隐身符，他能看见敖光，敖光却看不见他。哪吒见了敖光，不由得心里燃烧起怒火，迈开腿向前跨了一步，提起手中的乾坤圈对着敖光的后心就是一圈，把他打了个饿虎扑食，跌倒在地上。他又赶上去，一脚踏在敖光的后背上。敖光扭过脖子回头一看认得是哪吒，气炸了肺。可是他已经被打倒，哪吒又用脚狠狠地踏着，挣扎不得，就歪着脑袋大骂：“大胆的泼贼！你乳牙未退，胎毛未干，竟敢打死玉皇大帝钦批的夜叉！你又把我的三太子打死，他跟你有什么仇，你还抽了他的筋？你这么凶顽，已经是罪不能赦了，今天又在天宫门外打我这兴云布雨的龙王，你真死有余辜！”

哪吒被敖光骂得火上浇油，恨不得一圈把他打死。只是师父已经嘱咐过不让打死他，这才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脑袋，说：“你叫，你叫，我就是打死你这老泥鳅也没什么大事！我不说，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不是别人，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弟子灵珠子！我是奉昆仑山玉虚宫阐教教主元始天尊的命令，投胎到陈塘关总兵李靖家去的。因为商纣王暴虐无道，商朝该着灭亡，周朝就要兴建了。姜子牙不久也要下山去辅周灭商，我是辅周灭纣的先行官呢！昨天，我偶而到九湾河洗澡，你家人欺负我，是我一时性起打死了龙宫里的两条性命。这么一点小事，你也到玉皇那里去上本？我师父说啦，就是连你这老蠢货都打死了，也不妨什么事！”

敖光哪里肯听这小孩子的一派胡言？反而激他：“好小子，你打吧！打得好！打得好！”

哪吒瞪着眼睛，回敬道：“你要我打，就打你！”说着，举起铁拳上下飞舞，砰、砰、砰！啪、啪、啪！一气把龙王打了一二十拳，直打得敖光“哎哟，哎哟”乱叫唤。哪吒一边打一边骂道：“你这老蠢才，我不狠狠地打你一顿你是不怕的！”

敖光被打得惨叫，可他就是不改口服输。哪吒忽然想起一句“虎怕抽筋，龙怕揭鳞”的老话来。他两只手抓住敖光的朝服，使劲一扯，一下扯了半边，露出他左肋下的鳞甲来，狠狠地用手连抓了几把，抓下了四五十片鳞甲，鲜血淋漓，向外翻着的肉皮不住地抽搐……

敖光觉得伤彻骨髓，疼痛难忍，只好大叫：“饶命——饶命——”

哪吒说：“要我饶你也不难，你要答应我不许到玉帝那里上本，跟我到陈塘关去，我就饶你。你若不依，一顿乾坤圈打死你，有我师父太乙真人作主，我也不怕你！”

敖光不敢再强硬下去，无可奈何地低着头答应：“我愿意跟你回陈塘关去！”

“好，那你起来吧！”哪吒松了手，移开脚，命令敖光。敖光站起身来刚要往回走，哪吒又道：“不行，咱们不能这么走。我听说龙会变化，要大，就大得撑天柱地；要小，就小得芥子藏身。我怕你跑喽，往哪儿去找你？你变成一个小小的蛇儿吧，我带你回去。”

敖光知道自己不能脱身，毫无办法，只得任凭哪吒摆布，变成了一条小青蛇儿。哪吒把它从地上拾起来，放在袖子里，离开宝德门，往陈塘关去了。

家将们看见哪吒回来了，忙去向李靖禀报。李靖、殷夫人都来到前厅，把哪吒叫到跟前，问他到那里去了。

哪吒回答道：“孩子往南天门去了，请回伯父敖光，让他不要对玉皇大帝上本！”

李靖怒声喝斥道：“你这畜生，尽说谎话！你是什么人物，敢往天界去？全是一派胡言，诳骗父母！”

哪吒说：“爹爹不要动怒。现在有伯父敖光作证。孩儿绝没有半句假话。”

“你还胡说！你伯父在那里？”李靖越发恼火了。

“在这里。”哪吒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一条小青蛇，往地上一扔，一阵清风吹过，敖光现出了人形。

李靖吃了一惊，忙上前问道：“师兄，怎么你会成了这种样子？”

这一问，更引起敖光恼怒。他把在南天门前遭哪吒痛打的事说了一通；又抬起胳膊，把肋下被抓了鳞片的伤痕让李靖看：“看你生的这种恶子！我要把四海龙王都约到凌霄殿去，向玉皇申明冤枉！”说完，化成一阵清风，飞得杳无踪影了。

李靖紧锁双眉，焦急地说：“这下麻烦了，可怎么好哇！”

哪吒跪在父母面前，宽慰说：“爹爹，母亲，只管放心。师父说了，我不是私自到你们这里来投胎的，而是奉玉虚宫元始天尊的命令来到人间保明君的。万事有师父承当，就是四海龙王都来捣乱也没什么事。”

李靖也是修道出身，懂得其中的奥秘，又见哪吒在南天门打龙王的手段是得到了神灵的支使，忧愁的心情也就放宽了些。

殷夫人见丈夫愁容稍稍消退，又加上疼爱儿子，就对哪吒说：“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玩去！”

“唉！”哪吒答应一声忙站起身来，高高兴兴地跑到后花园玩去了。

姜子牙出山

昆仑山玉虚宫里有位阐教教主元始天尊。他算了一下天数，知道下界纣王宠信妲己做恶多端，成汤奠定的商代帝业该着灭亡了。女娲娘娘也传来了密令，要大家共同辅助西伯侯姬昌建立王朝，加速商纣灭亡，使贤君早日统一天下。这一天，元始天尊坐在八宝云光座上，命站在一旁的白鹤童子：“请你师叔姜尚来！”

白鹤童子出去找来了姜子牙。子牙拜见过师父。元始天尊对他说：“姜尚，你到昆仑山来修道，多少年了？”

姜子牙低头站着，规规矩矩地垂着双手回答：“弟子三十二岁上山，到如今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元始天尊看了看他，叹了口气：“你和仙界的缘份浅了些，仙道难成，只能尝尽人间苦难，享受人间富贵。你现在必须下山去，为我代劳封神、辅助西伯侯姬昌建立王朝，以后你会身居将相的。等到周朝兴建起来，封神使命完成之后你再回仙界来。早早收拾下山去吧！”

姜子牙再三恳求：“弟子是真心出家，在这里已经苦苦熬了四十年岁月，不能半途而废呀！弟子情愿在山上苦苦修行，也无心贪恋人间富贵。”

元始天尊见姜子牙不愿意离去，劝慰道：“现在又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你早点下山去辅助明主建立帝王基业，也好减少老百姓的苦难。辅周灭商的这场人间大战，还会牵连很多道友，我们自会暗中帮助你的。”

姜子牙收拾好琴剑衣囊，来到元始天尊面前，跪在地上，心里一阵悲酸，难分难舍地抽泣着：“弟子领师父法旨下山去了。企望归期早日来临，再聆听师父教诲。”姜子牙拜辞元始天尊，又辞别众位道友，身背行囊，出了玉虚宫，走下昆仑山来。他独自寻思：我上无伯叔兄嫂，下无弟妹子侄，叫我往哪里去呢？他如同一只失林孤鸟，无处栖身。忽然想起朝歌有一个结义仁兄宋异人，只能投奔他去了。

朝歌城南门外三十五里有一个宋家庄。姜子牙背着行李来到这里，见门庭依旧，绿柳长存，感慨万千。他来到门前，对看门的问：“你家员外在家吗？请通报一下，说故人姜子牙来访。”

宋异人走出门来见了子牙，惊喜地说：“贤弟，几十年不通消息，你到哪儿去了？”二人一面寒暄着，一面手拉着手来到草堂。

子牙施礼说：“小弟生来孤独，自幼没有父母兄嫂，长大又半生潦倒。自从离别仁兄，就跑到昆仑山修道去了。无奈我与仙界缘份浅薄，苦修四十年志向未遂，又一事无成地回来了。如今无处可去，只得来投奔仁兄。”

异人命仆人备好素斋美酒，二人吃着。异人问：“贤弟在昆仑山上可曾学过些什么？”

子牙回答：“挑水、浇树、种桃、烧火、扇炉、炼丹。”

异人吃吃地笑道：“这都是仆佣的差事，何足挂齿。如今贤弟既然回来，不如寻些事业做做。你就在我家住着，也不必到别处去。”酒过三巡，俩人喝得半醉了。异人又说：“古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贤弟，咱俩相处一场，也应给你议一门亲事才是啊！以后生下一男半女，也不失为姜姓后代。”

姜子牙连忙摇手：“别，别！今年我已经年过古稀，还谈什么亲事？蒙仁兄帮助，混个事由挣口饭吃，能养活自己也就不错了。”

第二天早起，宋异人骑了头毛驴儿往马家庄为姜子牙说亲去了。庄里马员外家有一个六十八岁的老闺女，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配偶。宋异人向马员外讲述了姜子牙的情况和为人，马员外满意地一口答应下来。宋异人拿出四锭白金做为聘礼，交给马员外，傍晚匆匆回到宋家庄，下了牲口，一见姜子牙便说：“恭喜贤弟！”

“小弟喜从何来呀？”子牙惊奇地问。

宋异人向他讲了今天到马员外家提亲的事。子牙谢过盟兄，又过了几天，筹备停当，择选了个良辰吉日，便把马氏迎娶过来。这六十八岁的新娘和七十二岁的新郎，从此结为夫妻。

几天以后，马氏对姜子牙说：“咱们也不能总是靠着宋员外来养活呀，你应该做点生意，赚些钱来，以防我们夫妻俩的后事。”

“贤妻说得极是。只是我修道太久了，一切世务都荒疏了，能做什么生意呢？”

“难道你修道时什么也没学过？”

姜子牙摸着脑门儿想想说：“对了，我在山上学过编箬篛！”

马氏说：“就做这个生意也好。那不是后园里有现成的竹子，你砍些来，编成箬篛去卖，大小也是个生意。”

子牙依从妻子的话，去砍了些竹子，劈成箬子，编了一担箬篛，挑到朝歌城里去卖。他从早上卖到下午，也没卖出去一个。又耐着性子等到天黑，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得往回赶路。回到家里，子牙对马氏说：“娘子，朝歌人也许不用箬篛，为什么一天也没卖出去一个？你看，这来回七十里路，把我肩膀都压肿了。”

马氏生气地说：“不说你不会卖，反来抱怨我？真是没用！”

夫妻二人言来语去，争吵起来。宋异人听见赶快过来劝解，说：“何必做这个生意？我家粮仓里有的是麦子，叫后生磨成面贤弟挑去卖，不比编箬篛好卖？”

异人吩咐后生磨了一担面粉。姜子牙担着进了朝歌城，吆喝着卖。四门都走遍了，一斤也没卖。看看天已晚，又是腹内空空了，正想挑着

担子出南门回家，只听有人叫：“卖面的站住！”

妻子牙想：“要发财了。”于是放下担子，见那人走到面前，忙问道：“买多少面？”

“买一文钱的！”

姜子牙听了很泄气，又不好不卖，就把扁担、筐绳抛在一旁，去给那人撮起一文钱的面粉。谁知这时武成王黄飞虎操练人马回营，惊了一匹军马。那马奔跑如飞，从姜子牙身边擦过，可巧地上的筐绳套在马蹄上，把两箩筐面拖了五六丈远，面都撒在了地上，一阵狂风吹过，把面刮得干干净净。

姜子牙一路叹气，懊丧地回到家里。马氏见他挑着空箩筐回来，高兴地问：“都卖出去了？”

这一问，姜子牙更没好气了，他向妻子仔细讲述了这一天卖面的经过，很想得到一点关心和安慰。谁知马氏一听，横眉怒目地骂道：“你这废物，真是饭囊衣架！只会白吃！”说着，一口唾沫啐到姜子牙脸上。

姜子牙大怒：“你这贱人女流，怎敢啐侮你丈夫！”二人互相骂着，揪扭在一起，殴打起来。

宋异人和妻子孙氏听见，赶快过来劝架。异人笑笑：“一担面值几个钱？你们夫妻也值得打成这样？贤弟消消气，跟我到书房去坐坐。”

二人来到书房坐下。姜子牙长吁短叹道：“承蒙仁兄提携小弟。但小弟运气不好，什么事也做不成，实在有愧！”

宋异人安慰他说：“贤弟不必烦恼。常言说：‘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不会总背运倒霉的。这样吧，我在朝歌开着许多饭店，每个店让你开一天，周而复始，轮流掌柜，你看好不好？”

姜子牙万分感激盟兄千方百计为他开拓生计。等待异人安排妥当，子牙就到饭店里当掌柜去了。朝歌大道通衢，行人如流，往日宋家这些饭店每天都能赚来大量银子。自从姜子牙当了掌柜，一个人都不上门来。加上天气炎热，酒肉、饭菜、点心不是馊了，就是臭了，每天都亏许多本钱。当然少不了受马氏的埋怨和辱骂。

经过这么多曲曲折折，姜子牙感到他确实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再想想昆仑山上修炼这么多年，也已经上通阴阳、下辨妖孽，许多事也能未卜先知了，他就想不如当个算卦先生，也可以养家糊口。为这事，他又去找来异人商量。宋异人听了很高兴：“原来你会算命，这太好了！朝歌南门里最热闹，明天叫后生收拾一间房子，给你开个命馆。”

几天后，朝歌南门里的房子收拾齐整，子牙和异人布置起来，几案两旁贴幅对联：“一张铁嘴识破人间凶与吉；两只怪眼善观世上败和兴。”上席又贴一幅：“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子牙选了吉日开馆。万事想得容易，做起来难。命馆开了四五个月，也不见有一个算命占卦的找上门来。

一天，姜子牙正伏在案上打瞌睡，猛听见有人大拍几案，把他惊醒了。见是一个樵夫把一担柴放在门前，走进馆里来。这人身高丈五，眼露凶光。子牙忙起身问道：“先生是要算命？”

这樵夫原是朝歌城里有名的破落户，名叫刘乾。他自报了姓名，便问子牙姓甚名谁，这上席对联怎么讲。子牙谦恭地答道：“在下姓姜，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这‘袖里乾坤大’，乃是知道过去未来，包

罗万象的意思；‘壶中日月长’是说我会长生不老之术。”

刘乾斜眼看着姜子牙说：“先生既然知道过去未来，想必是课得极准啦？那给我起一课，算准了给你二十文钱；不准，吃我一顿拳头，不许你在此开馆骗人。”子牙问他算什么，刘乾想了想说：“你就算算，我等一会儿会怎么样吧！”

姜子牙微笑着让他取出一个卦帖来，看看帖，在帖上写了四句话：“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叟。青蚨一百二十文，四个点心两碗酒。”

刘乾看罢，摇头摆手地冷笑一声：“这卦断定不准。我卖柴二十多年，哪有一担柴给我一百二十文钱的？哪个能给卖柴的点和酒吃？不准，不准！”

子牙说：“去吧，包你准！”

刘乾挑着柴担往南走去，果然看见柳荫下站着个老头儿，叫他：“卖柴的，过来！”刘乾暗想：“好课！这卦开头那句果然应验了。”

“这担柴要多少钱？”刘乾把柴担到跟前，老头儿问。

“要一百文。”刘乾故意少要二十文，不让这卦应验。

老人看了看：“好柴！又干捆儿又大。行，就给你一百文。劳你替我搬进我那门里去吧！”

刘乾卸了担子，把两捆柴拎到老人的门里去。他本来爱干净，又拿起笤帚把地上的落叶扫得光光的，收拾好扁担、绳子，等老人进里面去拿钱。一会儿，老人出来，看见地上扫得这么干净，还以为是他家小佣人扫的，直夸：“这小厮今日真勤谨！”

“老丈，是我扫的！”刘乾接茬儿说。

“呵，今日是我最小的儿子结婚，遇着了你这好人，又得这么好的柴禾。”老人说完，往里边去了。

一会儿，见一个小孩捧着四个点心、一壶酒、一个碗出来，说：“这是员外给你吃的。”

刘乾暗暗惊叹：“姜先生真是活神仙哪！”他先装好点心，自己斟了满满一碗酒，一饮而尽；再斟第二碗，刚好又是满满一碗。刘乾喝完酒，见老人从里边出来，他拿出来了两封钱，先递一百文给刘乾：“这是你的柴钱。”又将二十文递给他：“今日是我小儿子喜辰，这是给你的喜钱，买酒吃。”

刘乾接了钱，拿起扁担，飞快地往姜子牙命馆里跑来，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姜先生真是活神仙呀，好准的课！”许多人都在命馆门前看热闹，刘乾向大家讲述了刚才的事，大家都惊讶不已。刘乾交给姜子牙二十文钱，说：“我就是把一百二十文钱全给你，也不算多。给你二十文钱太少了。”说罢，他站在房檐前，看见从南门那边过来个穿布衫的人，刘乾赶上去，一把扯住那人：“我扯你不为别的，要你算个卦。”硬是把他拽到姜子牙命馆里去，对他说：“这卦要是不准，我替你出课钱，你算吧！”

算什么呢？那人想了想对子牙说：“我是出公差去催钱粮的。你算算我这次能催回多少钱来。”说着，取了一个帖。

姜子牙看看帖，说：“钱粮不用问，一百零三锭。”

命馆前越聚人越多，都想看看那催钱粮的一课算得如何。过了一个时辰，那催钱粮的人回来了。他从老远就对众人大声叫嚷：“姜先生真

是神仙出世，果然我这次催来了钱粮不多不少一百零三锭白银！”

姜子牙算命轰动了朝歌，远近闻名，都来占卦，从此命馆生意鼎盛。他收费低廉，五钱一课，每天也能收入不少银子。马氏自然欢喜，异人夫妇也感到快慰。

姜太公钓鱼

姜子牙离开王宫，一路上左思右想，觉得决不能在朝歌呆下去了，心里拿定主意，打算逃到西岐去投奔西伯侯姬昌。回到家里，马氏赶紧上前迎接。子牙让马氏坐下来，对她说：“如今我不想再在朝廷做官了。”

马氏听了犹如当头一棒，忙问：“这是为什么？出事了？”

姜子牙说：“纣王听信妲己的话，要造个通仙境的鹿台，命我督工。他们光知道一味地游乐，不管百姓疾苦。这一造鹿台百姓又要受苦啦。假如我不监工督造，就要受炮烙之刑。娘子，跟我一块儿离开朝歌逃走吧！”

马氏听了很生气：“你不过是一个走江湖算卦的，好不容易做了下大夫，本应感天子之德，如今他让你督造鹿台，又不降你的官职，钱粮反而多拿，你就该承命好好干，却好端端地偏偏要想离开朝歌，可见你是个没福分的人！你要到哪里去？”

姜子牙说：“这么个下大夫的小官其实不能伸展我胸中的才学，难遂我平生的志向。娘子，你赶快收拾行装，跟我一块儿到西岐去，我要辅助西伯侯姬昌夺取天下，做一番大事业。”

马氏撇撇嘴：“吆——姜子牙，你放着现成的官没福做，倒要攥着两只空拳到别处去找官做，这不是烧得你胡思乱想吗？你还要辅助什么西伯侯夺天下？嘿嘿，真敢说大话，可笑不自量！你也该清醒清醒，你不过是个算卦先生，管得了人家谁夺天下、不夺天下的事？”马氏越说越气，越气声调越高，冷嘲热讽地把姜子牙数落了一通。

姜子牙耐心地解释道：“贤妻，这里面许多事你不懂。你跟我到西岐去慢慢就会明白……”

马氏打断他的话：“我是朝歌女子，绝不离乡背井跟你到他乡异地去！从今以后你干你的，我行我的。”

姜子牙说：“从来女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妻哪有分离之理？”

“姜尚，我也说不通你，你执意要走，我不拦你。那就实际点吧，咱们的缘分到此为止，你给我写一封休书，以后咱俩各不相干，自奔生路好啦。”

“娘子，你随我去好！以后我一定能做一品显官，你在我身边一定能有无边的富贵。”姜子牙仍然恳求着。

“去做你的一品显官吧！我的命活该如此，享不起大福分，我情愿在这里受穷苦。你再娶一房有福的夫人吧！”马氏疾言厉色地说。

姜子牙长叹了一口气：“娘子，你小看了我。唉，你既嫁给我为妻，我怎忍心撒下你就走呢！”

马氏听了大怒，唾沫横飞地用手指着他喊叫起来：“姜子牙！咱俩好说好散；如若你不肯，我回去告诉父兄，同你一块儿进朝歌见天子，也讲个明白！”

夫妻二人正在争吵斗嘴，宋异人和妻子孙氏在院里听得明明白白，赶紧进屋里来劝解。宋异人见他俩实在难以调和，便对子牙说：“贤弟，当时你们这件亲事是我做的。弟妹既然不愿意同你去西岐，就给她写封休书吧。贤弟是个奇男子，会再配佳偶的，何必苦苦留恋她呢？常言道：‘心去意难留。’勉强终究不会有好结果。”

子牙说：“兄长、嫂嫂在上：我想马氏跟我一场，没有享过什么福，我不忍心离她，她倒愿意离我。那么，我就按兄长吩咐，写封休书给她。”于是他把帛铺展开来，提起笔写了休书，对马氏说：“娘子，现在休书还在我手中，咱们夫妻还没算了结。你接了这封休书，就再也不能团圆了。”

马氏全无半毫顾恋之心，看也不看子牙，伸手夺过休书，装入衣袋里，包裹好自己的衣物，回家去了。

姜子牙打点好行装，告别了宋异人和嫂嫂孙氏向西岐起程。他离开宋家庄，经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往临潼关来。朝廷整日抽丁加税，民不聊生，一路上看见百姓纷纷逃向西岐，就深深感到元始天尊的话说得不错：西伯侯姬昌一定是个贤明君主。他路途上辛辛苦苦，不顾歇息，好不容易到了金鸡岭，又走了七八天的工夫，才到了西岐城。他想暂且过一段隐居的生活，就来到渭水支流蹇溪岸边开荒种地，有空儿就去溪边钓鱼。因为他已年迈，乡民们叫他姜太公。

有一天，姜子牙正在垂柳下钓鱼，有个年轻力壮的樵夫唱着山歌过来，把柴担放在柳荫下歇凉。他问姜子牙：“老先生，我常看见你在这里钓鱼，请问贵姓大名？”

子牙笑着说：“我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你天天打柴在这里经过，姓甚名谁呀？”

樵夫听了大笑：“熊还要飞起来，好怪的号！……我姓武，名吉，祖籍西岐人氏。”说着，他把子牙的钓竿提起，却见线上拴的不是钓钩，而是一根直针，便拍掌大笑起来：“世界上有你这样用直针钓鱼的吗？常言说：‘有志不在年高，无谋空言百岁。’怪不得我天天看你在这儿钓鱼，却从来没见过你钓上一条鱼来。我教你个办法：你回去把这根针用火烧红，打成弯钩，钩上加香饵，见浮子一摇动，就知道鱼上钩了，赶快提起钓竿一甩，钓钩挂住鱼鳃，这样鱼就钓上来了。……像你这样，钓一百年也不能钓上鱼来呀！可见你这老头儿生性像熊一样愚笨，你这头老熊怎么能飞起来呢？”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姜子牙笑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夫在这儿名为钓鱼，意不在钓鱼。正如我这钓钩是直的一样，我是：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武吉听了乐得前仰后合：“你这个人也想做王侯？我看你这嘴脸不像王侯，倒像个活猴儿！”

子牙也笑着说：“你看我这嘴脸不怎么样，我看你的嘴脸也不怎么好。”

“我的嘴脸再不好也比你好，我年轻力壮，这脸也不像你似地又老又干。”

“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你脸上的气色不好。左眼青，右眼红，今日进城打死人。”

武吉一听这话翻了脸：“我刚才跟你开开玩笑，你为什么毒口伤人咒我？”说完，瞪了姜子牙一眼，挑起担子，往城里卖柴去了。

武吉来到南门，正赶上姬昌出城往灵台占卜祸福，两边侍卫喊着叫路边的行人让开，武吉也连忙躲闪，当他掉转扁担时，不小心碰了一个侍卫的耳门一下，不料那侍卫却倒地死去了。他立刻被抓起来，送到姬昌面前。姬昌在马上问：“你这樵夫叫什么名字？为何打死我的侍卫？”

武吉战战兢兢地回答：“小人名叫武吉，是西岐的良民百姓，因看大王驾临，赶紧躲避，这道路又很狭窄，将柴担换肩的时候扁担误打死了人。”

姬昌见这樵夫不是故意杀人，便说：“武吉你打死人，理当抵命。你既然不是有意行凶，就画地为牢吧，监禁三日，放你回去。”纣王时代，只有西岐有“画地为牢”的刑法。那就是在地上画个大圈当作牢狱，把犯人放在里面，不许走出圈外去。犯人们谁也不敢逃跑，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圈里受禁。因为姬昌会演先天易数，能把事情的经过推算出来；假如犯人逃跑了被抓回来，就要加倍处罚，所以此地居民都很奉公守法。

武吉被画地为牢监禁了三天，非常惦念家中七十岁的老母，一被放出来就赶快回家去了。他把犯事的前后经过向母亲讲了，又讲到那天姜子牙对他事先的警告。老母说：“那位钓鱼的老先生可能是个了不起的隐士，可不能小看他。明天你去向他赔个礼，拜他为师学点本事吧！”

第二天，武吉来到溪边，见姜子牙又在那里钓鱼，便走到他跟前。子牙问：“怎么样？那天打死人没有？”

武吉向他讲了用扁担不意打死侍卫的事，跪在地上说：“小人只是山中执斧砍柴的愚夫俗子，有眼不识老爷高明贤达。今天小人愿拜姜老爷为师父。”

姜子牙看武吉虽然脾气急躁，心地倒纯正善良，就收下他当徒弟，对他说：“你早起挑柴到街上去卖，午后来这里学习武艺，晚上到草堂里来听我讲解兵法。当前昏君纣王荒淫无道，不久天下就要大乱，我们要辅助西伯侯干一场改朝换代的大事业。”

武吉听了师父的话，每天打完柴卖掉，便高高兴兴地来跟姜子牙用心练武功、学韬略。以后他成了姜子牙伐纣征战中的得力助手，立了大功，当了大将军。这是后话。有一天，姬昌跟散宜生、辛甲等文武官员去郊外春游，只听得有人唱歌：

春水悠悠春草奇，
金鱼未遇隐蹊溪。
世人不识高贤志，
只作溪边老钓矶。

姬昌听到歌声，对散宜生说：“你听，这歌词多么新奇，这里一定隐居着大贤人。”

散宜生环顾四方，看见一个担柴的樵夫唱着歌走过来。他仔细再看，原来是上次打死侍卫、判画地为牢的年轻人武吉，便把他招呼到跟前来。武吉向西伯侯和官员们施过礼。散宜生问道：“武吉，刚才唱的山歌是你编的吗？”

武吉答道：“回禀老爷，小人哪里有这才学？这是我师父编的。”

姬昌问道：“你师父是谁？”

“他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东海许州人氏。他知阴阳，懂兵法，武艺精强。原来在朝廷里做官，近来逃离朝歌，来到西岐，准备做一番大事业。他在离此地三里地的蹕溪岸边居住。”

西伯侯求贤若渴，便命众官员先回城去，只留下散宜生和他一起骑着马，跟随武吉来到蹕溪边姜子牙的草堂前去拜访。真不凑巧，姜子牙和几位道友出门去了。姬昌很是失望。散宜生在一旁说：“主公，求贤聘杰，礼当虔诚，贤士才肯出山。我们暂且回去，明天再来。”又对武吉说：“告诉你师父，明天一大早主公和我专程来拜访他。”

翌日，太阳刚刚升起来，姬昌和散宜生没带其他官员，也没带侍卫兵卒，只有他们两个人，又来到溪边林子里，走进了姜子牙的草房。姜子牙摆好清茶招待客人，一齐坐下谈论天下大事，三个人越说越投机，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同。姜子牙觉得姬昌实心实意地请他，就答应协助他治国。

过了几天，姬昌和散宜生后面跟随着官员、卫士去请姜子牙。他们让子牙坐上銮舆。这銮舆向来是国王乘坐的，子牙哪里肯上？推让再三，坚决不从。散宜生只好对姬昌说：“看来，只好主公从贤人之愿了。那么，就请主公乘坐銮舆，把主公的逍遥马让贤人骑吧。”

彼此又推让几次，姬昌上了銮舆，姜子牙坐上逍遥马回西岐城去了。

西伯侯升殿。子牙朝拜完毕，百官一齐祝贺。西伯侯姬昌封姜子牙为丞相。姜子牙治国有方，安民有法，又懂得军事。他做丞相以后，一边操练军队，一边辅助姬昌把西伯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更加繁荣起来。

比干剖心

小狐狸精们被黄飞虎派人倾巢烧毁的事，过去好几个月了，但在妲己心里并没有淡忘。她每当想起这件事都耿耿不寐，落泪伤心：“他们把子孙付之一炬还不算，更可恨的是，比干这老东西还用孩子们没烧焦的毛皮做成皮袍子，前几天又送来给纣王穿。这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成心给我看吗？”妲己越想越恨，咬着牙自语道：“不把你这老贼的心剥出来，算我白当了宫中王后！”

妲己欲害比干的心思已定。可是，她再一想，这老贼不像别人，只要一道圣旨就可以随便处置，任意施刑；他是纣王的叔叔，又身居相位，想害死他谈何容易！为这事，妲己昼夜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一条妙计来。一天，妲己来到纣王跟前，像闲聊天似地对他说：“妾在冀州做姑娘的时候，有个结义的妹妹，姓胡，叫喜妹。我俩常在一块儿做针线，如同亲姐妹一般。她自幼没父母，我对她很惦念，听说她最近来到了朝歌。我想让喜妹进宫来闲住些日子，也叙叙离别之情。”纣王听了，觉得这是小事一桩，就满口答应了。

这天夜里三更时分，妲己灵魂出窍，来到轩辕坟中。雉鸡精见了她哭诉道：“姐姐，因为你一席酒，断送了多少子孙，还把皮都剥了，你不难过吗？”

妲己也抹着眼泪悲愤地说：“妹妹，正因为我子孙受此沉冤，才想

和你一起报仇雪恨。”接着，她把害比干的计策讲给雉鸡精听。最后又说：“只有这样，将那老贼的心取出来，才遂我的心愿。我想你独自在这里守着巢穴也很寂寞，不如趁此机会进宫享受皇家富贵，咱俩还能朝夕相处，那有多好？”雉鸡精对妲己非常感激，答应明天就到王宫里去。

第二天夜晚，月上柳梢。纣王和妲己在距台赏月，只见雉鸡精扮成美人姗姗而来。妲己假装惊喜地嚷道：“喜妹来啦！”纣王见喜妹肌肤白皙，光艳娇媚，似乎比妲己更加诱人。妲己看得出纣王被喜妹迷上了，又故做姿态地同意纣王纳了喜妹，把她留在后宫，封为贵人。从此她俩共同侍奉君王。

有一天，纣王和二妖正在鹿台上用早餐，忽然妲己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把纣王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又见妲己从嘴里喷出血来，牙关紧闭，脸色青紫。纣王说：“御妻跟随我多年，从来没闹过这种病，今日怎么得了这样的凶症？”

喜妹哀叹道：“姐姐的旧病复发了！”

“贵人怎么知道御妻有这种旧病？”

“从前在冀州的时候，我俩常在一块儿做活计，姐姐就有心疼病，一闹就死过去。冀州有一个名医，叫张元，用药最妙：玲珑心一片，煎汤吃下，立即痊愈。”

纣王说：“那就传旨宣冀州医师张元进京来。”

喜妹可着急了，她说：“那怎么行？朝歌到冀州有多少路？一去一来至少一个多月，耽误了日期，哪能治得了病？除非朝歌城里有人有玲珑心，取他一片，立时就能救活姐姐。”

纣王大惑不解地问：“若真有人长着玲珑心，别人怎么能知道？”

“妾曾拜过师父，能算出来。”纣王让喜妹快快推算。喜妹装模作样地掐着手指头算来算去，然后说：“朝中有一位大臣，官居显爵，位极人臣。只怕这个人舍不得割下一片心来救姐姐。”

纣王瞪大眼睛，着急地问：“是谁？快说！”

喜妹说：“只有亚相比干的心有七窍，是颗玲珑心。”

纣王暗自想：“比干是我叔父，一宗嫡系，难道不肯借一片玲珑心为我妻治沉痾之疾？”想到这里，传旨道：“速发御札，宣比干进宫！”

比干收到接连发来的六道御札，不知宫中出了什么急事，便问传札的奉御官陈青。好心的陈青向比干讲了内情。比干听说后惊得心胆俱落，于是进内室拜别夫人：“昏君听信妖言，要取我的心作羹汤给苏妲己治病，我岂有生还之理！我死后，你要好生照顾孩儿微子德，安心度日。”说完，便和夫人、微子德哭成一团。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身居相位的老亲王，一生忠孝，为什么会受取心惨刑。哭了一会儿，微子德忽然擦干眼泪说：“父王别急。方才孩儿想起来，从前姜子牙曾来到咱们家给父王相面，说你以后要遇到大灾难。他留下了一个简帖儿，放在书房里，让你等到危急之时再看，就能得到解救。”

比干道：“呀，我倒忘了。”忙打开书房门，把砚台底下压着的简帖儿取出来看了看，用火点着，放在水碗里，一口气喝进肚里。他急忙穿上朝服，上了马，往午门去了。

纣王要取比干心作羹汤的事很快传遍全城，军民异常震惊。武成王黄飞虎同大臣们站在午门两旁等候比干骑马到来，然后一起跟随着来到

九间大殿前，向他告别。比干来到鹿台，走上台去。纣王高兴地迎接，道：“御妻偶犯沉痾心疼病，只有叔父的玲珑心可以治，乞望借一片心作羹汤……”

比干怒斥道：“不要说啦！心是什么？那是一身之主，取出我的心来，我还能活吗？听信妖妇之言有意害我，赐我摘心之祸！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亡，社稷亡啊！”

纣王笑嘻嘻地说：“叔叔这话可就扯远啦！现在我只想借用你一小片儿心熬羹汤治病，这对你没多大伤害……”

比干厉声大骂：“你这昏君！整天只知酒色昏迷，猪狗不如的糊涂东西！心取出一片我会立即死的！”

纣王见比干不肯献心，怒上心来：“君叫臣死臣不死，即为不忠！你敢在台上当面骂我，还像个臣子吗？如今你敢不从朕命只好动武啦！武士，拿下去取出心来！”

武士们上前刚要捉拿，比干斥退了他们，高声大骂：“妲己贱人，你不会有好结果的！”随后大喝一声：“左右，给我取剑来！”奉御官把剑递给比干。比干接过剑，望太庙大拜八拜，悲怆地哭喊着：“成汤先王啊，你那会知道殷商几百年帝业，就要断送在当代天子纣王的手里呀！这可不怪老臣不尽忠心哪！”他解开衣带，袒露身躯，将剑朝着肚脐猛刺进去，再往上一挑把腹部剖开，却并不流血。比干将手伸入自己肚子里，用力一拽把心摘出来，往地下一扔！他又掩好袍子，系上袍带。只见他面色淡黄，两眼直瞪瞪地注视着前方，自己走下鹿台去。

众大臣都担心比干被害，正聚集在殿前想打听消息，忽然听到殿后有脚步声越来越近。武成王黄飞虎往后一望，见比干走出来，惊喜地连忙迎上去，问：“老殿下，怎么样？”

比干闭口不答。文武百官一齐上前来关心地向他问这问那。比干仍不回答。他低下头加快脚步走过九龙桥，出了午门。这时，常随侍卫正牵着马在午门等候，见相爷走过来，上前去把他扶上马，往北门去了。

黄飞虎见比干直瞪着眼睛不说话，走出午门，怕发生什么意外，便命黄明、周纪跟随在后面，查看老殿下往哪里去。这两位将军见比干骑在马上，快走如飞。大约走出北门六七里地，一阵风声从耳边响过。比干歪头一看，见路边有一个妇人手提个竹篮，高声叫着：“卖没心菜来！卖没心菜！”

比干听见这妇人吆喝，勒住马头，好奇地问：“怎么是没心菜呢？”

卖菜的妇人说：“民妇卖的就是没心菜。”

比干迟疑了一下，问：“人要是没心，会怎么样呢？”

那妇人笑着答道：“看这位老爷问的，人要是没心，那就死呗！”

比干大叫一声，跌下马来，一腔热血飞溅尘埃。——原来，姜子牙给他留下的简帖，上面写着符印。比干离开家前把符烧成灰，喝进肚里，就能保护五脏，所以他剖腹，取心，下鹿台，上马，骑马走出北门，都不流血。比干问那卖菜的妇人，她如果回答“人没心也能活”，比干就可以不死；只可惜，那妇人作了相反的回答。

那卖菜的妇人见比干忽然从马上跌下来，溅了一地鲜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吓得慌忙躲走了。这时，黄明、周纪二将骑马赶过来，看见比干死于马下，血染衣袍，仰面朝天，瞑目不语。他俩大声呼喊了一会

儿，始终不见比干醒过来，就由黄明在尸体旁守护着，周纪回城入宫去报告。

周纪飞马奔回九间殿前，向黄飞虎和众官员讲述了比干倒下前后的壮烈情景。文武百官听了，一个个气恨难平。有放声痛哭的；有竖目扬眉大骂纣王灭绝人伦的；有圆睁双眼，怒握铁拳要入宫弑君的。大家沉痛地发泄了一阵儿怨恨，又去北门外收比干的尸体。微子德披麻戴孝向百官拜谢。武成王黄飞虎和微子、箕子抚尸大哭。然后入殓，将比干的棺椁停放在北门外；在那里搭起席棚，竖起长幡，安定他的在天之灵。

正在这时，忽听探马来报：“闻太师北海平叛凯旋回朝了。”百官一齐上马，走出十多里地去迎接。路过北门外，太师忽然看见长幡飘扬，问道：“这是谁的灵柩？”

众官员齐声回答：“是亚相比干今天被纣王剖心而死，灵柩停在了这里。”

“有这种事？”太师惊讶得简直难以相信。大家给他讲述了比干被害的经过。闻太师气得眉心当中那只神眼睁开，白光放出一尺多长；三目交辉，紧皱着双眉。他走进席棚哀悼比干亡灵，不禁老泪纵横，悲痛不已。

第二天，闻太师邀请文武官员到太师府共议朝政。大家自然又议论起比干被害的事，此外还讲了姜后剜目烙手，炮烙酷刑，姬昌囚羑里，置酒池、肉林、造鹿台等等这十几年里朝廷内发生的种种惨虐绝伦、荒淫无道的事情。太师送走众官员，闭门三天起草奏疏。到第四天，他来到王宫面见天了。自认为是先王托孤的大臣，首先严厉地教训了纣王一番，然后递上十项条陈，其中一项就是“贬妲己，另立正宫王后”。这对纣王来说，如同摘心戳肺，哪肯准奏呢？他说：“妲己德性幽娴，并无失德，为什么对她谪贬呢？”

天下兴，好事行；天下亡，祸灾降。正当闻太师呈上条陈还没得到结果，探马飞进朝歌，报告说：“东海平灵王造反了。”

闻太师满身征尘还没抖净，便又率领大军到东海平定叛乱去了。临行前，他对纣王说：“贬妲己的事，等臣回来再议。”但是，等他东征回来，朝廷里还有许多重大事情需要他去做，对这件事也就淡漠了。以后，太师再也没有提起废妲己的事。可怜一代贤相比干，就这样白白被妲己设计挖心而死了。

黄飞虎闯关奔周王

武成王黄飞虎突然听说夫人被逼跳楼，妹妹被纣王从摘星楼扔下来摔死，真不敢相信这是真事儿。见三个儿子哭得悲痛，他也阵阵心酸，老半天不说一句话。他的好友黄明思索了一会儿，说：“兄长，不必再踌躇了。以前我们跟着你，你那样为商朝南征北战，打江山、保社稷，马不离鞍，如今昏君这样欺负你，何必还为他出力？咱们反了吧！”

“反了！反了！”

“自古有句话叫‘君不正，臣投外国’，我们反了，去投贤君！”

另外三位好友周纪、龙环、吴谦也齐声赞同。黄飞虎又派家人再去宫里打听。家人回来报告说这事千真万确，连贾夫人、黄娘娘被害死的

详情末节都讲得一清二楚。黄飞虎叹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几年，纣王杀了多少忠臣，今天欺负到我这忠心耿耿的老将头上来了！”

黄明急了：“兄长别迟疑了，你不想想亚相比干、姜王后、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是怎么死的！快拿主意吧，免得苏妲己唆使昏君一不做二不休，还要连我们都拿去问罪！”

黄飞虎仍然犹豫不决：“我们黄家七世忠良，享国恩二百余年，当今朝廷对我又这么倚重，禄极人臣，位至尊大，官居首领，哪能说反就反了？”

周纪故意反激他道：“你光知道如今位至尊大、官居首领！知情的说你那是用战功换取的爵位；不知情的没准说那是你依赖嫂嫂的姿色得来的富贵呢！”

黄飞虎心里非常混乱，听了周纪这话大叫一声：“气死我啦！”随即传家将：“收拾行装，打点好准备出朝歌！”他环视着两个弟弟和四位好友：“你们说，我们去找哪个贤君呢？”

弟弟黄飞彪说：“依我看，我们要逃，今天晚上就要逃出朝歌去。听说，西伯侯姬昌已经死了，他儿子姬发做了武王，自立国号周，姜子牙做了西周宰相，那里已经公开打出讨伐纣王的旗号。我们就投奔他们去，将来为嫂嫂、妹妹报仇！”

“也对！”黄飞虎这才下了决心。其他人也赞成这个主意。

三更半夜，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两弟、四友和他三个儿子也都骑上快马，又点一千名精壮家将，把细软、金银、珠宝装上各种车辆，命人悄悄打开城门，逃出朝歌往西去了。

黄飞虎带领兄弟、亲友和家将一千多人逃经孟津，渡了黄河，绕过浥池县，向临潼关前进。事也凑巧，第二天闻太师征东海凯旋回朝，听说黄飞虎造反逃跑了，气得暴跳如雷，便亲自带领追兵一路赶来。

这时，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正在五岳闲游，刚过临潼关，发现有一股怨气冲到云彩上。他拨开云彩往下一看，才知道黄飞虎正在逃难，后边有追兵追着。心想：“这么一个义勇双全的大臣，不幸被纣王逼得反叛了，我不能不救他。”命令黄巾力士：“拿我的混元旗来，把黄家一行人罩住，让追兵看不到他们！”

黄巾力士领旨，举起混元旗把黄飞虎带领的人马罩起来，闻太师带领追兵赶到时，突然前边逃犯看不见了，感到很奇怪，在附近搜寻半天也没找到个人影儿。闻太师气得脑门上第三只眼直冒白光。他想，黄飞虎他们一定躲藏起来了，就命令临潼关守将张凤、潼关守将陈桐、穿云关守将陈梧、汜水关守将韩荣等，好好把守各个关口，捉拿黄飞虎，送回朝廷正法。他自己带着追兵回朝歌去了。

真君叫黄巾力士收了混元旗，又到别处游玩去了。刚才，黄飞虎他们罩在旗里什么都看不见，都以为是被闻太师的妖术困住，这回死定了。现在大家看见了周围的一切，辨清了方向，非常高兴。黄飞虎命令点了点人马，一个不少，追兵也早退走了。黄明说：“这是上天神灵来帮助善人！”

黄飞虎忙说：“众兄弟，咱们乘这机会赶快过临潼关吧！”

众人听令，速速策马前行。来到临潼关下，只见一面大旗在城关楼上迎风招展，上写着“坐镇临潼关将张凤”。老将张凤得到闻太师命令，

早在关口带兵等待多时了。一见黄飞虎等人临近，张凤便骑上快马，提起百炼锤呐喊着杀出关来，直取黄飞虎。飞虎手握宝剑还击，二人战了三四十个回合，张凤败进关去。张凤又命临潼副将萧银出关迎战。这萧银原先在飞虎手下任职。飞虎多次对他提携奖励，升到将官，派到临潼镇守边关。萧银想，这是我报恩的机会。当夜，他改扮了装束，打开关门，放黄家众将出关去了。

张凤听到报告，急忙上马提刀追赶黄飞虎。不料萧银隐蔽在关旁暗处，听到马铃响，上前一戟，把张凤刺下马。萧银骑上张凤的马，追上黄飞虎说：“黄老爷！刚才我刺死了张凤。大王多多保重！末将已将临潼关扎板下了，又命令士兵用土把关口堵起来，即使有追兵赶来，一时也过不了关。老爷慢慢走一段安全路吧！”

黄飞虎再对萧银称谢：“多谢将军盛德，不然黄门老少都被擒获了。今日之恩，不知何时能报！”萧银让他们别耽搁，告别后急忙回关去了。

离开临潼关八十多里，来到潼关。潼关守将陈桐原来在黄飞虎手下，以前犯了罪受过处罚；现在黄飞虎来到关前，正好能报过去的仇恨。陈桐全身披挂，和黄飞虎战了二十多个回合，虚掩一朝逃出阵外，飞虎大喝一声：“捉住他，泄我心中之恨！”一边喊，一边向前追去。没想到陈桐暗暗取出火龙标，出手生烟，一标打在他的肋下，跌下了五色神牛。黄明、周纪连忙催马向前，赶来救主，不料陈桐又发一标，把周纪打落下马。陈桐眼见打死二人，便擂鼓回营去了。

飞彪把飞虎的尸体背回，放在草地上，三个儿子看见父亲死了，围着他大哭不止。黄明把周纪的尸体也停在荒郊野地，众家将无不伤心落泪。大家一时没了主意，前无所往，退无所归。正在慌乱之际，忽然来了一个道童。他头顶抓髻，道袍大袖，足登麻鞋，臂上挽个花篮，背上悬把宝剑，一直朝众人走来，开口问道：“将军在哪里？”

飞彪忙迎上前去，把他引到飞虎的尸体旁边：“道者如能救活家兄，实在是再生父母！”

道童看见还有一具尸体躺在旁边，便问：“那一位是谁？”

飞彪又说：“是我的结义兄弟周纪，也是被陈桐的飞标打死的。”

道童命从溪涧里取来水，又从花篮里取出药，用水研开；从背后抽出宝剑撬开上下牙关，把药水灌进黄飞虎和周纪的嘴里。约摸过了一个时辰，只见黄飞虎大叫一声：“疼死我了！”睁开双眼，看见一个道童坐在身边，疑惑地说：“莫非到了阴曹地府？这里怎么会有仙童？”

飞彪道：“没有这位仙童到来，哥哥哪能起死回生呢？”

飞虎赶快爬起来，跪在地上拜谢：“我真是三生有幸，得到仙道怜悯。”

道童也跪在地上，一边抹泪一边说：“父亲，我不是别人，是你的儿子呀！我是三岁那年在后花园丢失的天化呀！”

众人听罢大为惊讶。飞虎高兴地说：“原来是天化孩儿前来救我！”又问道：“我儿，你在哪座名山学道？”

“孩儿在青峰山紫阳洞，我的师父是清虚道德真君。我三岁那年在后花园，他见我有修道的缘分就把我带上山，不觉已经有十三年了。今天师父见父亲遭难，特意叫我下山来救你们。”

正说着，周纪也复活了，大家都高兴得围过来。忽听家将来报：“陈桐又提着火龙标打来了。”黄飞虎吓得面如土色。天化见父亲慌张，忙说：“父亲出去迎战，有孩儿在这里不怕他。”

黄飞虎只得骑上五色神牛朝陈桐冲过去。陈桐看见黄飞虎安然无恙，心里很奇怪，连连投出几标朝飞虎打来。黄天化把花篮对准火龙标一举，那些飞标一个个都被收进花篮里去了。陈桐见一个道童助战，便纵马摇戟来挑黄天化。黄天化抽出背上的宝剑，握在手中，照陈桐一挡，只见剑尖上一道星光飞到陈桐头上，陈桐的脑袋立即滚落到马下了。——这宝剑是清虚道德真君的镇山之宝，名叫“莫邪宝剑”，光华闪出，人头落地。

天化杀死陈桐，告别父亲、叔叔、弟弟们要回山去了。黄飞虎见儿子要走了，很舍不得。天化擦干眼泪说：“父亲，我们还能再相会的。”飞虎才放儿子走了。

黄飞虎带领众人又走了八十里路，来到穿云关。穿云关守将陈梧是陈桐的哥哥。陈梧对待黄飞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听说黄飞虎快到穿云关了，便命令将士们都不披甲冑，不拿武器，列队到关门迎接黄家父子一行。陈梧一见黄飞虎过来，就上前行礼道：“我知道将军数代忠良，赤心报国，是当今君王对不起将军，将军有什么罪呢？我弟弟陈桐不懂事，抵挡将军行进才被你打败而死了，这是他咎由自取。”

黄飞虎下了五色神牛，上前还礼：“难臣黄飞虎如蒙将军以礼相待，放我们出关，永远不忘将军的大恩大德。”

陈梧又用好饭好菜招待他们。对他这种宽大为怀的态度，黄家一行人都很感动。黄明暗自叹道：“看来，一母之子也有贤愚之分哪！”吃过晚饭，陈梧说：“天色不早了，在这里歇一夜，明天早上再赶路吧！”黄飞虎也就答应下来，命家将卸了车辆，进入大殿安歇。

大家路途劳累一天，一个个倒头睡下，不一会儿鼾声连成一片；只有黄飞虎不敢睡，守坐在房中。到深夜三更天，黄飞虎闻到一股烟味，心想：“不好了！”想走出门外去看看，见殿门已经从外面反锁上了。他马上叫醒众人，穿上盔甲，手拿武器。龙环、吴谦用大斧把殿门劈开，只见门前堆满了柴禾，几个人正在那里点火呢。周纪命众家将把车辆装好推出大门去。众人上马，才出了大门，陈梧领着一队士兵打着火把追过来。黄飞虎催着神牛掉头来迎战陈梧，战了几个回合，看准个空当一刀穿心而过，把陈梧挑到马下。飞虎乘胜带领众人杀出了穿云关，往界牌关方向急急赶路。

界牌关守将黄滚是黄飞虎的父亲。他接到闻太师的命令，早就知道了儿子飞虎反叛商朝，心里十分懊恼，便摆开一路人马，要捉拿儿子送到朝歌去。现在见飞虎带着家人一路闯关夺隘来到他面前，气得大骂：“畜生！你为了一个女人反叛朝廷，实在辱没了祖宗，我都感到羞愧。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飞虎在神牛上大叫：“父亲不必怨我，你就把我解到朝歌去请罪吧！”说完，就要下神牛。

黄明急忙阻止：“兄长不要下牛，纣王无道，乱伦反常，不以将军为其尽忠辅国为念，反而欺负嫂嫂，我们为什么受缚到朝歌受刑？再说，我们出五关经受了多少艰难？可说是九死一生！为什么轻易回去？如今

听老将军一席话就要回朝歌去送死，你家的深冤就永远不能大白于天下了。”

黄滚听黄明讲得也有道理，便不再追究；再看看几个没娘的孙子，想起了惨死的儿媳和女儿，心里一阵难过。他长叹一口气，命人把家私打点上车，又点四千兵士和家将，也就跟随飞虎等人离开了界牌关。

这最后一关是汜水关，守将名叫韩荣。余化是韩荣手下的一员大将，会左道妖术。他见黄家带领几千人即将来到关前，便骑着火眼金睛兽迎过来，举画戟直取黄飞虎。飞虎和他正打得难分难解，余化突然挂住画戟，掀起战袍，从囊中取出一面旗，名叫“戮魂旗”，向飞虎一举，便将飞虎罩住捉去了，押到韩荣面前。韩荣说：“朝廷什么事亏待了你，竟敢反叛？”

飞虎冷笑一声说：“你远在边关，当然不知道朝政祸乱。我今天被你擒获，无非一死而已，何必多说！”

韩荣说：“我既然把守此关隘，擒拿反叛是我的职责。我也不跟你争辩，先送牢狱监候，等把你一家人都捉到了再解往朝歌。”

余化又用戮魂旗把黄滚、黄飞彪、黄明、周纪等人一一捉到，共计十一员，都装上囚车，一路往朝歌解去。

这时，乾元山金光洞里的太乙真人忽然心里一动，在袖里一掐算，知道黄家父子有难，便叫过哪吒来，让他下山去救。哪吒最爱打抱不平，登上风火轮，手提火尖枪，离开乾元山，往汜水关方向而来。他立在一个山冈上等了多时，才见一支人马剑戟森严地押解着长长的一串囚车，颠颠簸簸地走过来。哪吒心想：“平白无故地怎么就跟他们杀起来呢？一定要找个借口才能动手。”又思谋了一下，作了个儿歌，站在咽喉路口唱起来：

我只生长不计年，
只怕师尊不怕天。
昨日老君从此过，
也须送我一金砖。

余化走过来问：“登风火轮的是什么人？”

哪吒答道：“我在此地好多日子了。过往行人，不论官员、国王，都要留下过路钱。你快递上钱来，好让你赶路！”

余化大笑：“老子是汜水关总兵官韩荣的前锋将军。今有公事在身，要押犯人到朝歌去。你这小子好大胆，敢阻挡官差去路？快让开，饶你不死！”

哪吒也笑着搭话：“噢，原来你是捉将有功的余化将军呀！也行，只送我十块金砖就放你过去。”

余化大怒，催动火眼金睛兽，摇着方天画戟向哪吒刺来。哪吒登转风火轮，提起火尖枪还击。刚一交手，余化就吓得败下阵来。哪吒大叫着追过去。余化取出戮魂旗来罩哪吒。哪吒笑笑道：“这东西是戮魂旗，想用这小玩意儿吓住我？”他用手一招就把戮魂旗接在手里，又从豹皮囊中取出一块金砖扔过去，正打在余化脑门上，打得他七窍出血，带着重伤逃走了。押解的士兵也被哪吒打得七零八落，只顾逃命。

哪吒来到囚车前大叫：“谁是黄飞虎将军？”

飞虎问：“请问这位登风火轮的是谁？”

哪吒回答：“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门下，名叫李哪吒。师父知道将军有难，命我下山来援救。”

哪吒又用金砖把囚车砸开，把大家都放出来。飞虎倒身向他拜谢。哪吒说：“列位将军慢行，我先去把汜水关拿下来，送你们出关。”说着登转风火轮，风驰电掣般地飞走了。

飞虎等人赶到汜水关前，守将韩荣知余化早被哪吒打成重伤，便弃关而逃了。哪吒把黄家一行人送过关，到了金鸡岭才回乾元山去。

黄飞虎带领众人来到西岐山，让大家暂且在这里停留，他一个人进城去见姜子牙。子牙问明了飞虎造反的原因和经过，非常高兴，说道：“将军肯来相投，是武王的福分。”就领着他去见周武王。

飞虎见了武王，连忙跪拜：“成汤难臣黄飞虎，愿大王万岁，万万岁！”

周武王站起身来答礼道：“久慕将军大名，今日相会实在是三生有幸！”转身又问子牙：“黄将军在商朝居什么官职？”

子牙答道：“官拜镇国武成王。”

武王说：“那好，在我西周这里只改一个字，就封黄将军为‘开国武成王’吧！”

黄飞虎再次谢恩。武王命人把留在西岐山飞虎的父子兄弟、义弟及家将们迎进城来，为他们设宴接风。

申公豹妒贤使性

闻太师追了阵子黄飞虎，在临潼关前忽然不见了踪影，便命令各关守将严密把守关口，自己带着追兵回来，料理朝政。他想：中间要过五关，左边有青龙关，右边有佳梦关，各关都有名将、重兵把守，料黄飞虎插上翅膀也难飞出关去。没想到他刚回到朝歌，就接连听到报告：“临潼关萧银打开关锁，杀了张凤，放黄飞虎出关去了。”“黄飞虎杀了潼关守将陈桐。”“穿云关守将陈梧被杀。”“界牌关守将黄滚跟着儿子黄飞虎投奔西岐去了。”“汜水关守将韩荣被妖童打败。”“反臣黄飞虎到了西岐归顺姬发了。”闻太师越发感到情势严重：姬发已经自建国号周朝，很得人心。如今他又得了黄飞虎，那真是如虎添翼了。他忙派晁田、晁雷兄弟出武关，去打听西岐的消息，准备先发制人。

晁田兄弟带领三万人马离开朝歌，昼行夜宿，行军多日来到西岐，围城呐喊。姜子牙命令南宫适、辛甲开城率兵迎战。晁田、晁雷哪是南宫适、辛甲的对手？没战多少回合，这兄弟俩就被俘虏了。

晁田、晁雷被押到姜子牙面前。晁雷立而不跪。姜子牙说：“晁雷，你既然被西周俘获了，为什么不曲膝求生？”

晁雷竖目骂道：“你不过是个编筮籥、卖面的小人；我是天朝命官，今天不幸被俘只有一死而已，谁向你曲膝求生？”

姜子牙命令：“推出去斩首！”几个武士把晁雷推了出去。

晁田、晁雷是黄飞虎的老部下，见晁雷就要被杀，飞虎于心不忍，走向前去，对姜子牙说：“丞相，晁氏兄弟都是忠心效力的好臣子。晁

雷只知有纣、不知有周，才这样对您顶撞。让我劝说他们投降，以后也许对西岐有些用呢。”

姜子牙答应了这个请求。黄飞虎就去对晁田、晁雷劝降。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开导，黄飞虎把这兄弟俩的心说活了。他们只是担心父母妻子都在朝歌，怕被纣王杀害，还有些犹豫。姜子牙知道了他们的难处，就想了个计策：叫晁田留在西岐，让晁雷回朝歌假意去向闻太师报告。

晁雷离开了西岐，星夜进五关，过滏池，渡黄河，来到朝歌城，先到闻太师府里来。太师忙问西岐打仗的情况。晁雷说：“我和晁田跟西岐将领南宫适、辛甲连战了几天，不分胜负、现在两家鸣金收兵。只因为汜水关守将韩荣不肯供应粮草，引起三军混乱。粮草是三军的性命，不得已未将才连夜赶回来见太师。乞望太师速调粮草去，再增添些兵卒，以作后援。”

闻太师想了一会儿，说：“我发了火牌令箭，韩荣为什么不供应粮草？晁雷，你点三千人马，押上粮草，赶紧往西岐接济。等老夫再点大将，共破西岐。”

晁雷如数点了人马、粮草，偷偷地带上了父母妻小，当天夜里出了朝歌，往西岐去了。几天以后，等闻太师发觉上了当，晁雷早已带着人马、粮草到了西岐。闻太师只得又命青龙关守将张桂芳去攻打西岐。

张桂芳带领十万人马出关，行走数天，来到离西岐城南门外五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先行官风林也会道术，他从嘴里吐出一股黑烟就能变成一张网，里面包着一颗碗口大小的红珠，往人脸上一打立刻就死。他先把出来交战的武王弟弟姬叔乾用这种妖术打死，又把南宫适活捉了。张桂芳也会一种道术：他叫着谁的名字让他下牛，那人必定滚下牛来。他和黄飞虎打仗的时候，就朝他大喊：“黄飞虎不下牛，更待何时！”飞虎便不由自主地跌下牛来。飞彪、飞豹急忙上前把黄飞虎抢回去。张桂芳见周纪赶来，也朝他大喊：“周纪不下马，更待何时！”周纪也掉下马来，被捉住了。姜子牙一看，没战多久，几员主将死的死、被捉的被捉，只得挂出“免战牌”来。

这时，哪吒脚踩着风火轮来到西岐，进相府求见。他对姜子牙行过礼，说：“丞相，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徒弟哪吒，是师父派我来帮助您辅周灭纣的！”

姜子牙早听黄飞虎说过在汜水关哪吒打败韩荣的事，知道他道术高强，立即高兴地站起身来，拉着哪吒的手问长问短。他命令摘了免战牌，让哪吒上阵迎战。

哪吒来到阵前，先和风林对仗。哪吒问：“你是专会呼名落马的张桂芳吗？”

“我是他的先行官风林。”风林说着，口吐一股黑烟，化成红珠网向哪吒打来。

“这算什么本领！快回去叫张桂芳出来，我饶你不死！”哪吒丢出混天绫，把红珠包住。风林见哪吒破了他的道术，慌忙往回逃跑。哪吒投过乾坤圈来，打在他的左肩上，几乎落下马来，败进营里去了。

张桂芳提枪出营，看见哪吒问：“踏风火轮的是哪吒吗？”

“猜对啦！你就是那位呼名落马的张桂芳吧？今天，我是特意来捉拿你的！”

俩人打了三五个回合，张桂芳朝哪吒喊道：“哪吒不下轮来，更待何时？”

哪吒用脚登定风火轮，任凭张桂芳连叫三次，他就是不下轮。原来哪吒是莲花化身，没有平常人的三魂七魄，张桂芳叫不出他的魂魄来，哪吒自然不会落马。哪吒追上前去，举起乾坤圈，把张桂芳左臂打断了骨头，他只得败进营去。

张桂芳和他的先行官被打得受了重伤，不能动弹，只好派官员往朝歌发告急文书，向闻太师求援。

姜子牙坐在相府里想：虽然哪吒打败了张桂芳，恐怕闻太师还会调动大队人马来进攻西岐的，便想往昆仑山去找师父想想办法。他告辞了武王，上了昆仑山，过了麒麟崖，来到玉虚宫前，随白鹤童子进去。姜子牙见了元始天尊，倒地便拜。元始天尊说：“你今天来得正好。我请南极仙翁准备好了封神榜，你带回岐山去，再在岐山造个封神台，台下张挂上封神榜。这次改朝换代要打很多场恶战。在这许多场恶战中，一些死了的仙界道友和人间的英雄们，战后要给他们的灵魂安个位置，由你给他们封神。封完神，你一生的事业就完成了。”

姜子牙恭敬地答应：“封神的事弟子一定按师父的指教去办。现在商朝闻太师派去围剿西岐的将领张桂芳，哪吒帮助我打败了他。闻太师不会善罢甘休，还会找他的截教道友来向我挑战的。求师父指教该怎么应付。”

元始天尊说：“我给你一个奇兽四不相当坐骑。南极仙翁送你一条打神鞭。这两样东西会帮你的忙。”稍停了一会儿，天尊又嘱咐说：“你回西岐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叫柏鉴的人，你收了他。他会帮助你监造封神台。回去吧！下山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你，不要答应。”

白鹤童子给他从桃园里牵来了四不相，姜子牙起身告辞，牵过奇兽出了玉虚宫。南极仙翁在宫门外给了他封神榜和打神鞭，送他到麒麟崖。仙翁说：“你要记住师父的话，下山去听见有人叫你，千万不要答应。一答应，你会遭到更多的战争灾难。”

姜子牙捧着封神榜，上了麒麟崖，听到脑后有人叫：“姜子牙——姜子牙——”姜子牙想到刚才师父和师兄嘱咐他的话，仍旧不声不响往前走。又听见有人叫：“子牙公！”“姜丞相！”连叫三五次，子牙也不应。那人气得骂起来：“姜尚！你好薄情忘旧哇！你如今做了宰相，好大架子！连跟你在玉虚宫一块儿学道四十年的师弟也不认了。连着叫你几遍，应也不应。”

姜子牙听到这话，回头一看，原来是师弟申公豹，连忙道歉：“师弟，我不知道是你。得罪了！”

申公豹一看姜子牙骑着四不相，手里捧着封神榜，妒忌之火立刻升起，说：“哼，天尊偏爱你，让你下山去干大事业。……你保周武王，我要下山保成汤，扶纣王，偏要和你作对。”

姜子牙惊奇地说：“贤弟，这是哪里话？我不过谨遵师命而已。”

申公豹气愤地说：“姜子牙，你不过学道四十年，你的本事哪有自己的本事大？我现在修炼得可以把脑袋割下来，在空中当球玩。玩够了，再接到脖子上。”说着，就用右手横剑一砍，把头割下来，投向空中；那颗头颅滴溜溜盘旋着向天上远游去了。可他的身子却还在那里站着不

倒。

姜子牙看得呆了。忽然看见天空中有一只仙鹤飞过来，把申公豹那颗人头叼走了。急得姜子牙大叫起来。

南极仙翁走过来：“你这个呆子！申公豹是个左道之人，在骗你破戒。天尊告诉你不要答应他，你不听。你这一答应，他就可以下山去帮助纣王跟你打仗，战争就更复杂了。老百姓也跟着遭殃。刚才是我叫白鹤童儿变成一只仙鹤，把申公豹的头叼走的。让它叼到南海去，过一时三刻，不把头接上，他就会冒血死去。死了这孽障，你就没有后患了。”

姜子牙苦苦向仙翁求情：“师兄，道心无处不慈悲，就饶了他吧！”

仙翁生气地说：“你饶他，他不饶你！以后他会三十六路发兵攻打你，到时候可别后悔！”

姜子牙说：“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师弟。可怜他多年的道行，一死不就都完啦！”

仙翁把手一招，白鹤童子把嘴一张，申公豹的脑袋落了下来。没想到落得太急，把脸落得朝着脊背了。申公豹用手捏着两只耳朵一转，才转正。他看见仙翁立在眼前，不敢说什么，骑上白额虎愤恨地走了。

姜子牙谢了南极仙翁，骑着四不相往西岐走去。经过山边一个大湖，湖水突然浪翻波涌，滚滚雷鸣。一刹那，巨浪分开，现出一个赤条条的人来，喊道：“仙师，我的游魂在这湖里沉没了几千年，望仙师救我脱离苦海。”

姜子牙壮着胆子问：“你是谁？”

“我是轩辕黄帝总兵柏鉴，因为大破蚩尤，被火器打入海里。”

“你原来就是柏鉴，元始天尊让你跟我去西岐山修造封神台。”

姜子牙用手一招，柏鉴跳上岸来，现出人形，跪倒在地谢恩。他们一起骑着四不相，走了几十里，来到一座大山下，突然一股怪云卷起，出现了一个怪物。那怪物头像骆驼，脖子像鹅，须像龙虾，耳朵像牛，眼睛突起，身子像鱼，脚像老虎，把他俩吓了一跳。怪物跳过来：“姜尚，我要吃你！”

姜子牙大喝一声：“好孽障！吃我一鞭！”挥起打神鞭就要打下去。

那怪物吓得向子牙哀求：“上仙饶命！我是龙须虎，都是申公豹教我的！他让我在这儿等着你，说吃你一块肉，延寿一千年。”

“你拜我为师，我就饶你！”

龙须虎跪在地上：“弟子愿意拜上仙为师。”

于是，姜子牙收了龙须虎，让柏鉴骑在它身上，自己骑了四不相，很快回到了西岐。子牙吩咐柏鉴去到岐山监造封神台，说台造好了，等改朝换代的战争打完，他再在这里封神。

神魔大战

闻太师接到张桂芳受重伤的报告，心想：姜子牙修道四十年，道术很高，又有许多道人帮助他，那么怎样才能打败西岐呢？太师忽然想起在西海九龙岛上的几位道友来，便骑了黑麒麟，挂两根金鞭，把麒麟头上的角一拍，麒麟立刻四脚起风云，越过滔滔的海水，便来到九龙岛。他把坐骑拴在崖前，来到仙洞口，看见两旁长满了奇花异草和翠柏青松。

有一个童儿正在洞口玩耍，他便上前问：“你师父在洞里吗？”

“他们都在里面下棋呢！”

“你去通报一声，说商朝闻仲来访。”

那童儿进去。过了不大工夫，四位道人一齐迎出洞来，笑着说：“闻兄，哪阵风儿把你吹来了？”

闻太师跟随着人们进到洞里，行过礼，在蒲团上坐下，说：“我受先王之托，官居相位，统领朝纲重务，不愿意看着商朝灭亡。但而今西岐姜子牙倚仗道势助姬发作乱。我想请四位道友出海帮助我去打败姜子牙。”

这四位道人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闻太师的请求，便跟着他出了西海。他们叫王魔、杨森、高体乾、李兴霸，是有名的四圣。四个道人骑着四条怪兽：狴犴、狻猊、花斑豹、狰犴，来到西岐张桂芳扎营的地方。王魔见张桂芳、风林受了重伤，从葫芦里取出一粒金丹，放在嘴里嚼碎了搽上，他们的伤立刻痊愈了。

第二天，四位道人和张桂芳、风林来到西岐城下，向姜子牙挑战。姜子牙骑了青鬃马来迎战。青鬃马一看见四样怪兽，立刻吓瘫了，把姜子牙跌下马来，摔得帽斜袍乱。四位道人迎过来哈哈大笑不止，讥讽地说：“不要慌！慢慢起来！”

姜子牙站起来，整好衣冠。王魔说：“姜子牙，我们是九龙岛炼气士。你跟我们都是道门，你依三件事我们让闻太师给你解围好不好？这三件事是：第一件，要周武王对纣王称臣；第二件，给商朝军队赏赐；第三件，把黄飞虎交出来，解往朝歌去。”

姜子牙一看情势不好，就说：“道友们讲得很明白，请给我三天时间，我跟武王商量商量。”王魔他们放了姜子牙。

第四天，姜子牙骑了四不相，哪吒踩着风火轮，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出来应战。王魔大怒，对子牙大声喝斥：“你既然答应依我三件事，为什么失信？”说着，王魔把狴犴一磕，手握宝剑来取姜子牙。哪吒登转风火轮，提起火尖枪与王魔拼搏起来。杨森骑着狻猊来到战场，取出开天珠投向哪吒，把他打下风火轮来。黄飞虎急忙向前把哪吒救走了。姜子牙正要逃跑，又被李兴霸的劈地珠打中了后心，差点儿跌下坐骑。他看看左右无援，连忙腾云驾雾往北海方向奔逃。王魔在后面紧紧追赶，杨森投去一颗开天珠，打中他的后心。姜子牙立时仰面朝天死在了山坡下。王魔正要上前割掉姜子牙的首级，忽然听见一位道人唱着歌走来。原来是五龙山云霄洞里的文殊广法天尊，他对王魔说：“王道友，姜子牙害不得！他是奉师命下山辅周灭纣担当重任的。你们在九龙岛上逍遥无事，出海来打什么仗？商纣王气数快完了，不值得你们帮助，好生回去吧！”

“广法天尊，你好大口气！你有名师，难道我们截教就无教主？”王魔动了无名火，手提宝剑向广法天尊刺来。

“王魔少行凶！我来了！”

王魔扭头一看，见一个道重大喊着提剑上前阻挡。他是广法天尊的弟子金吒。天尊见两人打得不分高低，便取出宝物遁龙桩，把王魔脖子上一金圈、腰上一金圈、脚下一金圈缚在桩上。金吒手起剑落，把王魔斩了。

广法天尊收了遁龙桩，命金吒把姜子牙的尸体背到山上，把丹药用
水研开，灌进子牙的嘴里。不一会儿，子牙醒过来。天尊又说：“金吒，
跟师叔一同下山，到西岐帮助师叔打仗去吧，我先回去了。”金吒送别
师父，扶子牙上了四不相，他带上遁龙桩，一起回西岐去了。

第二天，三位道人见王魔被杀，怒不可遏，连同张桂芳、风林等将
领一齐出阵，要与西岐官兵打一场恶仗。子牙骑着四不相，手提打神鞭
应战。三个道人一齐向他围过来。金吒祭起遁龙桩，先用三道金圈把杨
森遁住，一剑挥成两段。子牙将神鞭丢向空中，落下来正打中高体乾的
头顶，立即脑浆迸出。张桂芳、风林见两位道友身亡，冲出重围掉头逃
跑。这时闪出一员骑着白马、手握长枪的小将，光头、银冠、银甲——
他就是黄飞虎的第四个儿子黄天祥，走马杀到军前，耀武扬威，勇贯三
军。他急追上去斜刺一枪把风林挑下马来。眼看张桂芳快回到军营，晁
田、晁雷骑着高头大马挡住了去路，大喝一声：“张桂芳快下马投降！
免得一死！”

张桂芳出口大骂：“叛逆匹夫！我作为商朝将领，就应该捐躯报国，
尽命效忠！谁像你们贪生怕死，不顾名节！”说着举枪向晁田兄弟刺来。
双方战了几个回合，张桂芳看看没有了逃路，仰天大叫一声：“纣王陛
下！臣不能报国立功，只有一死以尽臣节啦！”掉转枪刃，朝自己胸前
一刺，滚下马来。

只有李兴霸逃出重围，骑着狰狞腾在空中慌忙赶路。狰狞落在一座
山上，李兴霸滚鞍下地，坐在石头上靠着棵大松树休息。心想：“我们
在九龙岛上修炼多年，没想到会在西岐出了事故。如今要是回海岛去又
羞见那里的道友。怎么办呢……对，只能到朝歌去找闻道兄，共议如何
报今日之仇！”

李兴霸刚要站起身来启程，听见山上有人唱着道歌儿走过来。他回
头一看，原来是个道童。那道童向他行稽首礼，问道：“师父，您在哪
座名山？何处洞府？”

“我是九龙岛上的炼气士李兴霸。因为帮助张桂芳攻打西岐失利，
在这里休息片刻。道童，你从哪里来？”

道童听了，高兴得拍手叫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
不费工夫！’我不是别人，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的徒弟木吒。我奉
师父命令往西岐会见师叔姜子牙，立功灭纣。临行时，师父对我说：你
要遇到李兴霸，捉住他带到西岐去见姜子牙。没想到恰恰在这儿就遇到
了你。”

李兴霸大笑一声：“好孽障，你这小东西也敢欺负我？”提起铜朝
木吒劈头就打。

木吒举剑相迎。一时间，铜来剑往打了好一阵。木吒背上还有一对
双口宝剑，名叫“吴钩”，分有雌雄。他把左肩一摇，那雄剑“噌”的
一声飞起，横在空中，猛然落下来照李兴霸心脏刺进去。李兴霸倒地死
去了。木吒掩埋了李兴霸的尸体，往西岐去了。

木吒来到相府，在这里见到了哥哥金吒，弟弟哪吒。他向姜子牙自
报了家门，讲明来意，又说了杀死李兴霸的经过。子牙对他们说：“好
哇！你们兄弟三人一齐来保明主，我要把你们的功绩编入史册，传扬万
代！”

闻太师在朝歌接到汜水关韩荣的报告，得知几位道友为帮助他攻打西岐全都死了；张桂芳也在战争中壮烈牺牲。他对姜子牙更加愤恨，忙派老将鲁雄继续西征。他想，鲁雄虽老，却有将才；还需要配一两个参军。想来想去觉得这是把费仲、尤浑调出朝廷的好机会，就把他俩找来说：“前方张桂芳、风林阵亡了。命老将鲁雄挂帅，请二位大夫为参军一同去征剿西岐。”

费仲、尤浑一听让他们去打仗，吓得脸色苍白，连忙推辞：“太师在上，我们一直任文职，不熟悉武事，恐误国家大事。”

太师说：“二位有随机应变之才，参赞军机最为合适。”

费仲、尤浑不好再辩，只好挂印随鲁雄择吉日出兵。经过长途跋涉，鲁雄带兵来到西岐山安营。

姜子牙得到商军又来进犯的报告，忙命南宫适、武吉点五千人马往岐山附近安营，堵住路口，不放商军人马过来。他又命武吉在营后建起一个高三尺的土台，当时正是七月炎热的暑天，给每个将士发一件棉袄，一个斗笠。

一天晚上，姜子牙登上土台，朝昆仑山下拜，祈求天降大雪。果然，接连三天刮起凛冽的寒风，便下起了鹅毛大雪，直下到山顶上雪深二尺，山脚下深有四五尺，姜子牙才又上台念念有词。瞬息间，红日升起，大雪很快消融，但没有多久，又刮起寒冷的大风，把西岐山冻成了一座冰山。商朝三军官兵都穿着单衣，一个个冻得不能动弹，像僵尸一样躺在山上。武吉命士兵上前捉擒。士兵们如同囊中取物般地把鲁雄、费仲、尤浑捉来，斩首祭山。随后，商朝三军都被姜子牙收编了。

闻太师得知鲁雄、费仲、尤浑被杀，三军被收编的消息，极为震惊。他又命佳梦关魔家四将去西岐征伐。这魔家四将，号称四大天王，本是兄弟四人，个个有奇术。老大叫魔礼青，他有一把宝剑，名青云剑。这剑砍在人身上像风浸入全身，四肢立刻粉碎。老二叫魔礼红，有一把伞，名混元伞。这伞一撑开，天昏地暗，一旋转山崩地裂。老三叫魔礼海，背上一面风火琵琶，上面有四根弦，拨动弦，风火齐生。老四叫魔礼寿，背一个豹皮口袋，里面装着一个像白鼠似的动物，名叫花狐貂。把它往空中一投，体形马上变得像只白象一样大。它长着一对翅膀，见到人就张牙舞爪地把人吞进肚里。

魔家四将接到闻太师命令，连夜登山越岭而来，在西岐城外呐喊叫阵。姜子牙出阵应战。魔礼青用青云剑砍来，子牙左哨的南宫适纵马挥刀挡住。哪吒足登风火轮，举起乾坤圈刚要打魔礼海，却被魔礼红撑起的混元伞把乾坤圈收去了。接着，金吒的遁龙桩、姜子牙的打神鞭也被这混元伞收走。魔礼海拨动风火琵琶，风助火势烧过来。魔礼寿放出花狐貂，任意吃人，西岐兵死伤不少。姜子牙只好挂出免战牌，命众将退回西岐去，紧闭了城门。

玉泉山金霞洞里的玉鼎真人掐指一算，知道周军被魔家四将困在城里，便叫来弟子杨戩下山去助姜子牙。

杨戩年刚十八岁，修成了道身，会千变万化。他来到西岐，姜子牙向他讲述了四大天王的厉害。杨戩思索片刻说：“弟子既然来了，请师叔摘掉免战牌，我去试试看。”

周军取下免战牌，姜子牙命杨戩出战，哪吒压阵。杨戩身穿道袍，

骑着白马，手拿长枪，走出城来跟魔家四将会战。魔礼青问：“来的是什么人？”

杨戩回答：“我是姜丞相的师侄杨戩。你们有什么本领，敢到这里来行凶作怪，依仗左道害人？眼前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提起长枪向魔礼青冲过来。两人战了几个回合，魔礼寿放出了花狐貂。只见那花狐貂飞上空中，变成一头白象，又从空中落下，张开血盆大口把杨戩吞进肚子里去。

哪吒退下阵来，急忙逃回城里向子牙报告：“师叔，不好啦！杨戩被花狐貂吃了！”

姜子牙一听这话，急得五脏俱焚：“这杨戩刚来到西岐出战，就被花狐貂吃掉了，好凶恶的怪兽！此外，魔家四将还有混元伞、风火琵琶、青云剑三种奇宝，怎么能对付得了呢？这可怎么办？”愁得他坐立不安。

这天深夜，姜子牙在相府银安殿里正和哪吒商议如何再战这魔家四天王的事，忽然听到门外有擂鼓声。深更半夜会有谁来求见呢？他俩正在疑惑，见守门的军士来报：“杨戩回来了！”两人都很吃惊：“人死了，哪能再活呢？”子牙让哪吒到门前去探探虚实。

哪吒来到大门口，从门窗里看到确实是杨戩在门外站着。他问道：“杨道兄，你已经死了，为什么又来这儿？”

杨戩着急地扒着门窗喊：“我没死！只是你我的道术玄妙不同。快开门！我有要紧事要报告给师叔。”

哪吒命令军士开了门，跟杨戩一同来到殿里。姜子牙惊疑地问杨戩：“你早晨阵亡，为什么现在又来了呢？想必你会起死回生的道术？”

杨戩笑笑说：“我倒是不会起死回生之术。可我炼过九转元功，会七十二变。”他把抱着的一堆东西往几案上一放，说：“魔家这几样宝贝都让我偷来了！”

姜子牙一看这堆东西，原来是四大天王的青云剑、混元伞和风火琵琶。他惊喜得以为是在做梦，用手摸摸这三件宝物，确实存在；又看看杨戩，正笑嘻嘻地站在他面前，才相信这是真的。子牙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戩坐下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今天上午，魔家四将见周营上阵的二将杨戩被花狐貂吞进肚里，哪吒败下阵来逃进城去，便鸣金收兵，得胜回营，备酒庆贺。四兄弟一边喝酒，一边议论战事。魔礼寿说：“我看姜子牙没什么本事，只要把花狐貂放进西岐城里去，吃了姜子牙，再吞了武王，即成定局，我们就可以班师回朝了。何必在这里死守呢？”

几个人都同意魔礼寿的主张。魔礼寿便从豹皮袋里取出花狐貂来，对它说：“宝贝，你今夜进城去，吞了姜子牙和武王，就立大功啦！”但他们哪里想到，杨戩在花狐貂的肚子里，把他们的议论都听见了呢！

到了晚上，他们把花狐貂放出营让它进城。花狐貂一出营，杨戩使劲一捏，捏碎了它的心脏。花狐貂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吐出了杨戩，它蹬了蹬腿死去了。杨戩摇身一变，变成了花狐貂，又跑回魔家营帐里来了。哥儿四个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花狐貂刚出去不大工夫又回来了。但他们也没有多加思索，只想第二天再把花狐貂送进城里去也不迟，便都回营帐睡觉去了。夜里，杨戩趁着魔家四将呼呼入睡，偷了他们的三件宝贝进城来了。

姜子牙听了杨戩的讲述，高兴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最后，他拍着杨戩的肩膀说：“有了你这种有道术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哪吒在一旁对杨戩说：“道兄！你既然有变化奇术，给我们变个东西看看好吗？”

杨戩说了声“行”，把身子一晃，变成了一只花狐貂，满地乱蹦，把哪吒乐得捧腹大笑。

姜子牙也跟着笑了一阵，见杨戩又是一晃变成现身，说：“别笑了。杨戩，你还得回去，明天战场上好作内应。”杨戩答应一声，趁黑夜急忙出城，又回到四天王营里，变成花狐貂钻进豹皮口袋里。

第二天早上，魔家四将一起床发现丢了宝贝，找遍全军上下也没找到三件奇宝的踪影。这时四兄弟便带着花狐貂一齐来到西岐城外大骂姜子牙。子牙刚要命将出战，看见有一个道童骑着玉麒麟进府来拜访。那道童上前施礼道：“我是奉师父之命下山帮助师叔来战四大天王的。”

子牙高兴地问：“请问道童在哪座名山？”

黄飞虎在一边插话：“他是末将的长子，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门下的黄天化。来西岐的路上我们父子才相遇的。”

姜子牙看黄天化浓眉大眼，长得端端正正，一表人材，非常喜欢，便命他和哪吒一齐出战。

魔家四将丢了宝贝，哪能打得过哪吒？战了几个回合，眼看就无还手之力了。魔礼寿急忙去掏花狐貂，谁料刚一伸进豹皮口袋，就被杨戩咬掉了一只手。这时，黄天化取出一把攒心钉，使劲扔出去，金光出掌，放出道道火焰，颗颗神钉都钉在四大天王的胸口上，立时倒地结束了性命。

黄天化正要从魔和寿的尸体上取下豹皮口袋来，只觉得里面有一阵凉风吹起，花狐貂变成了一个人，把他吓得倒退两步，忙问：“你是谁？”

“我是杨戩，师叔有命让我在这里做内应的。”

这时，哪吒登着风火轮走过来：“对，他是杨戩。只比你早来几天，也是帮助师叔来战四大天王的。”三个道童说笑着回城里向姜丞相报捷去了。闻太师出征西岐

闻太师正在太师府里闲坐，忽有人来报：魔家四将全部在西岐阵亡。太师大怒：“没想到魔家四将本领那样高强也死在西岐！姜子牙到底有多大能耐，竟然屡挫朝廷军将？”气得他当中那只眼睛睁开，射出二尺白光。太师又想：如今东伯侯、南伯侯已经退兵，东南两方渐趋太平，看来我必须亲自出征西岐了。

第二天，闻太师奏明纣王，骑上黑麒麟，统率三十万将士出征。一路上施旗招展，浩浩荡荡，出了朝歌城，渡黄河，来到渑池县。先行官打听到去西岐走青龙关要比过五关近二百里路，太师便下令大队人马抄近路直奔青龙关。由渑池到青龙关，这段道路宽阔平坦，排开大队人马飞速行进。只见征尘滚滚，戈甲闪耀，像座兵山似地杀气腾腾向前移动。过了青龙关，山势越来越险，崎岖小路只能容下一两个人，很难行走。太师后悔莫及：早知如此，当初不如走五关要方便得多，走这条路反误了途程。他犹自心中懊恼，不觉一座大山挡住去路。太师抬头看这山，只见青峰万丈，高耸入云；老松横悬，山路如梯似磴。山腰陡崖上凿刻

着“黄花山”三个遒劲大字，给山峰更添几份险峻。往下看，山脚下溪流曲折，泉水清清；溪边长满奇花绿树，树梢上鸟雀啼鸣。闻太师看这座山景色如此美好，便传令大队人马暂且安歇。他催开黑麒麟，带几名大力士上山来观看。只见这山顶上有一段平坦地，好似战场。他暗自叹息道：“好一座山！若是朝歌宁静，老夫来这黄花山避静消闲，该多快活！”又见一簇簇翠竹，依依摇摆；青松绿柏，古木参天，都令他玩赏不尽。正在这时，忽然听见身后一阵锣响，一群士卒拥着一个骑快马的将军来到他面前。那将军怒喝道：“你是什么人？好大胆，敢来探我的山穴！”

闻太师忙上前施礼，谎称：“贫道看此山幽静，想在这里结个茅庵，早晚读些经书，不知将军肯不肯答应？”

那人大怒，骂道：“好妖道！”催开马，举起手中板斧向闻太师砍下来。闻太师用金鞭急架忙迎。鞭斧往来，俩人在高山顶上大战起来。闻太师征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英雄豪杰，哪里把他放在眼里。他见这将军使斧也有些本领，便把黑麒麟一拨，往东就走。那人赶来，闻太师回头把金鞭一指。那人只觉得平地出现一座金墙，把他围裹在里面，身子不由自主地摔下马来。跟随的士卒们吓得慌忙逃下山去了。太师下了战骑，倚松靠石坐下休息。

没过多大工夫，一群士卒又跟随着两位骑马的将军杀上山来。闻太师站起身，慢慢上了黑麒麟，把鞭一指，大声喊道：“二将慢来！”

那两位将军看见闻太师是位长着三只眼睛的道人，也暗自惊讶，便上前喝问道：“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行凶，打死我们的兄长？”

闻太师坐在麒麟上欠一欠身子，指着那人的尸体说道：“方才这人无故触怒了我，被我一鞭打死。你二人又来做什么？我别无他意，只想在这黄花山上结个草庵修炼。你二人肯舍我一块土地吗？”

那二人大怒，催开战马一个使枪、一个使双铜朝太师打来。闻太师勒转黑麒麟，使开金鞭，冲杀过来，他瞅准个空子把金鞭一指，那二人一阵头晕目眩，一个像沉入海底，一个像进入莽莽森林，登时跌下马来。

这三个人的结义兄弟叫辛环，是个肋下长着肉翅的怪人。当时他正在后山收粮，忽见小喽罗来报：“二千岁，祸事不小！三位千岁都被一个道人打死了。”

辛环惊叫一声：“气煞我！”急忙提起锤钻，将肋下那双肉翅一夹飞起来，只听得半空中一阵风响，便落到黄花山顶上，冲着闻太师怒喊：“好妖道，把我三个兄弟打死，你也别想离开这黄花山！”说着，照闻太师头上一锤打下来……

闻太师用金鞭架住。锤来鞭往，二人战了十几个回合，辛环振开双翅飞到上空，正要落下来捉拿太师，太师用金鞭冲着路旁一块山石连指两三支，向大力士发令：“搬起这山石来，把这人压了！”

大力士把那块巨大的山石搬起来，往空中一扔，山石不偏不斜把辛环从腰部往下压在底下。闻太师骑着黑麒麟走上前，举起金鞭照脑门打下来。辛环吓得用两只手捂着脑袋求饶：“老师慈悲！弟子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天威，望老师赦罪！”

闻太师把金鞭放下，说：“你认不得我。我并不是道士，我是朝廷里的太师闻仲，因为征伐西岐由这里经过。是你那几位兄弟要伤害我，

我才把他们打死。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辛环大声哀求：“太师老爷！小的名叫辛环，不知是太师大驾经过此山，要早知道一定列队远迎。如今冒犯尊颜，万望太师恕小人死罪。”

“你既然想活，我就赦你无罪，只是要拜在我的门下跟随我去征伐西岐。这次战争中假如你能立功，我还要给你加官晋爵！”

“若是能得到太师提携，未将愿意听从大师指挥。”

太师把金鞭一指，大力士将山石揭去。辛环半晌才站起来，跪倒在地谢恩拜师。闻太师连忙把他扶起来，问道：“黄花山有多少人马？”

辛环答道：“此山方圆六十里，聚集喽罗一万多人，粮草有很多。”太师听了非常高兴。辛环又跪下央告：“先来的三名将领，是我的结义兄弟，头名姓邓名忠；次名是末将辛环；三名姓张名节；四名姓陶名荣。我们姓名虽殊，却情同手足。万望太师老爷一样慈悲赦罪，若能使他们起死回生，我们四兄弟愿意为太师效劳。”

闻太师答应了辛环的请求，说：“看来你是个很讲义气的人。”太师让辛环站起身，他高举拳头，猛伸手掌，一声雷鸣震动山岳。三人听到雷响，邓忠不见了金墙，张节不见了大海，陶荣不见了森林，一起揉眉擦眼，苏醒过来。他们听辛环讲明太师要去西征的情况，一齐跪倒在地：“久慕太师大名，今日老天作美使我们得以相见。如太师不嫌弃，我们愿意随太师征伐西岐。”

四兄弟打点人马和粮草，下了黄花山，跟随太师的三十万大军向西岐开拔。不多日，大队人马来到西岐南门外安营。

第二天，双方摆开阵势。成汤一方，闻太师在龙凤旗下骑着黑麒麟，他面如淡金，五绺长须飘扬脑后，手提金鞭；左右有邓忠、辛环、张节、陶荣四将。周营里，大旗下正中姜子牙骑着四不相，手持宝剑；右边有武成王黄飞虎坐五色神牛，握杆长枪；左边是哪吒登风火轮，手提火尖枪；其后有南宫适、辛甲、杨戩、金吒、木吒、黄天化、武吉等人。姜子牙催骑向前，欠身打躬，口称：“太师，卑职姜尚不能全礼了！”

闻太师面带愠色，用手指着说：“姜子牙，你是昆仑山名士，为什么如此不懂事理？如今既有大王在上，你不遵君命，却自立武王，还有比这更大的欺君之罪吗？明知黄飞虎反叛了朝廷，你却收纳了他，还有比这更大的叛君之罪吗？等到朝廷对西岐兴师问罪，你不但不认罪，反而顽强抵抗，屡次杀戮朝廷命官和将士，还有比这更大的大逆不道之罪吗？今天，我亲自到此出征，你仍然不肯降服，还兴兵抗拒，其罪十恶不赦！”

姜子牙微笑着回答道：“太师这话说错了。您说我自立武王，固然是我事先没向国王请奏，但自古以来都是子袭父荫，文王死后武王继承父业，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当今天下诸侯都起来反叛成汤而自立，难道这全是欺君不成？只因为纣王早已自灭纲纪，不能再做百姓之主，各路诸侯才纷纷起来反叛，难道这过错不在国君而在臣子吗？您责备我收纳武成王黄飞虎，这正是常言说的‘君不正，臣投外国’，我收纳他是理所当然的。要说我杀了许多朝廷命官士卒，依我看那是他们到这儿来自己寻死讨辱的，我姜尚并不曾带领一兵一卒到他们的地盘去攻打他们。闻太师您威扬四海，名震八方，如今您也带重兵来到西岐，这未免有点轻举妄动吧！依我姜尚之愚见，老太师不如班师回朝，这样，咱们

各守疆界，还是彼此好颜相看为妙。假如老太师一定要固执己见，逆天行事，决心征伐西岐，而这场战争到底谁胜谁负，可很难确定啊！望老太师三思！但愿不要战事终结成汤一方失败有损太师尊威。”

闻太师被姜子牙这几句话说得满脸通红，恼羞成怒，便冲武成王大喊：“逆臣黄飞虎，出来见我！”

黄飞虎见太师喊他，只得向前欠了欠身子说：“末将自从离别太师，不觉已过数载。今日得见太师一面，飞虎的冤屈便可申明了。”

闻太师怒喝道：“黄家享受着满朝富贵，而你却背信负君，造反助恶，杀害朝廷命官，你已经逆恶满盈，还来强辩！”

随后，闻太师命邓忠出阵捉拿黄飞虎。飞虎纵起五色神牛，举枪劈面相迎。张节使枪来助邓忠，被周营里的南宫适截住。陶荣使铜，飞马前来助战；这边武吉拨马摇枪，抵住陶荣。两阵上六员战将三对交锋，来来往往，冲冲撞撞，上下翻腾，杀了一个时辰。辛环见成汤阵上三员大将不能取胜，便把肋下肉翅一夹，飞到半空中。他手持锤钻，朝姜子牙打来。黄天化手疾眼快，催开玉麒麟，挥起两柄银锤抵住辛环。周营里众将见成汤营里飞起一个人来，见他头戴虎头冠，脸如红枣，尖嘴獠牙，面目狰狞，一个个惊慌失措。闻太师急忙催开黑麒麟，使两条雌雄金鞭，照直向姜子牙打下来，一鞭正打在他肩膀上，姜子牙翻鞍落骑。闻太师跳下麒麟刚要割掉姜子牙的脑袋，哪吒脚登风火轮过来，手摇火尖枪大叫：“不要伤我师叔！”说着，照太师脸上刺过一枪来。趁太师急架迎枪的空隙，姜子牙早被辛甲救走了。闻太师和哪吒战了几个回合，哪吒不曾防备，被闻太师一鞭打下轮来。金吒、木吒、杨戩等人，跃步上前急救哪吒。太师大怒，连发雌雄双鞭，轮番抽打金吒、木吒、杨戩等人，只打得周兵纷纷败下阵来。

姜子牙和杨戩商讨了对策。至第三天，子牙率领众将出城。酣战之际，闻太师又挥起雌雄鞭向姜子牙打来。不料，姜子牙的打神鞭也飞起来，一下把太师的雌雄鞭打成两截，落在地上。紧接着，又是一鞭，把闻太师打下黑麒麟，幸好部下吉立、余庆催马上前，把太师救走了。

周营取得了胜利。姜子牙命令乘胜劫营：令黄飞虎、黄飞彪、黄明等冲左营；令南宫适、辛甲等人冲右营；令哪吒、黄天化等冲太师辕门；武吉等人保护主帅子牙进退；令老将军黄滚镇守西岐城；又令杨戩烧太师的军粮。姜子牙把众将安排停当，规定炮响为号，各行其事。当天，周营人马都暗暗调出城去，四面八方都有记号，各将领和士卒都按方位站好。时至初更，一声炮响，三军一齐呐喊着向成汤营中冲去。哪吒、黄天化先杀去了大辕门，把闻太师围困在当中，差点儿把他杀死。紧接着，黄家父子杀进左营，与邓忠、张节大战；南宫适、辛甲等冲进右营与辛环、陶荣厮杀；杨戩从太师后营杀进去，纵马摇枪杀到粮草堆上，放起火来。转眼间火光冲天，照彻四野。闻太师正和哪吒拼搏，忽见粮草起火，惊骇不已：“粮草是军队之本，如今粮草被烧，大营也就完了。”他想到这里心凉了半截，只顾用金鞭架枪、挡剑，再也不能向前进攻了。正在这时，姜子牙赶到。太师刚要逃走，又挨了姜子牙一神鞭。辛环振起肉翅飞到空中，保着闻太师逃到岐山去了。误上绝龙岭

闻太师收拾残兵败将，在岐山安下营寨，清点人马。这次西岐大战

损兵折将两万多人，太师心中十分难过：“我领兵征伐多年，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次到西岐来，不知道为什么败得这么惨！下一步该怎样打呢？”急得他那脑门当中的神目睁开，不住地叹气。

部将吉立迎上前去劝慰：“太师不必忧虑。您不是跟截教的道友相熟吗？请一两年来帮忙，一定能转败为胜，很快打败姜子牙，平定西岐的。”

吉立这句话提醒了闻太师，他脸上微露一丝笑容，说：“这倒是个好主意！这些日子老夫只顾忙于繁杂的军务，心绪紊乱，一时忘记请道友来帮忙了。”太师思虑了一番，决定到东海去请道友。随即传令，命邓忠、辛环进帐，嘱咐他们道：“好生看守大营，我去请道友前来助战，很快就会回来时。”

闻太师独自骑着黑麒麟越过波浪滔天的东海，转眼间来到金鳌岛。只见岛上奇花不谢，松柏常青；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异鸟，到处景色迷人。他去登门拜访这里的道友，却见各位道友的洞门都紧闭着，静悄悄地空无一人。心道：“真晦气，白来这一遭！”便上了黑麒麟，正要离岛返回听到后面有人叫他：“闻道兄，您要往哪里去呀？”太师回头一看，见是菡芝仙姑。菡芝又说：“金鳌岛的道友们从申公豹那儿得到你战败的消息，他让我们到西岐去帮助你跟姜子牙大战一场。现在大家都在白鹿岛上为你练阵图呢！”

菡芝这话像一阵温暖的春风吹过，把太师脸上的愁云吹得一扫而光了。他立即骑上黑麒麟一直往白鹿岛来，在一个山坡前见众道友正在那里闲谈，就老远打招呼：“列位道友，好自在呀！”

道友们回头见是闻太师，都起身相迎，互相施稽首礼。道友中有个叫秦完的，先开口道：“我们在这里练十绝阵呢，快练好了，正要准备到西岐去帮助你打仗，闻道兄就来了，万幸！万幸！”

闻太师问：“各位道友练的是哪十绝阵？”

秦完答道：“我们练的这十绝阵，第一阵是天绝阵，第二阵是地烈阵，第三阵是风吼阵，第四阵是寒冰阵，第五阵是金光阵，第六阵是化血阵，第七阵是烈焰阵，第八阵是落魄阵，第九阵是红水阵，第十阵是红沙阵。这十绝阵变化无穷。我们到西岐去摆下，定能把姜子牙打得落花流水。”

道友们练好了十绝阵，跟着闻太师一起来到西岐。第二天，闻太师两边排开十位道人；身后各位将军带领着十几万人马，在西岐城下部署妥当。太师命令发出战炮，喊声齐起。姜子牙知道闻太师隔了好几天才来开战，一定是请道友来帮忙了，很担心要打败仗。他带着哪吒、黄天化、杨戩、还有新来助战的雷震子四位门人出城观阵；仔细一看，一阵比一阵凶恶，惊得脸色发白，肝胆都快要吓破了。秦完得意洋洋地说：“姜子牙！我们是金鳌岛的练气士，截教门人，特意来为闻道友报仇的。我们这十绝阵你能不能破，如果不能破，请赶快投降听命！免得一仗打下来，要死很多的将士和老百姓。”

姜子牙壮了壮胆子，大声说：“我们阐教和你们截教本来没有仇恨，都是因为纣王荒淫无道，残害忠良，我们才起来反他。而你们截教的一些道友却不分青红皂白，一定要协助闻太师来攻打西岐。看来，这场恶战是非要打不可啦！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今天你们既然摆出十绝阵，三

天之后，一定破给你们看看。”

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知道姜子牙面临着一场恶战，便召集了三山五岳的仙界道友来共同破十绝阵。燃灯道人、文殊广法天尊、慈航道人，普贤真人、太乙真人、老子、俱留孙、赤精子、广成子等神仙都来了；众仙推举灵鹫山圆觉洞的燃灯道人为总指挥。他们不但很快巧妙地破了凶险的十绝阵，连三仙岛上云霄、碧霄、菡芝三位娘娘又摆出来的最凶险的黄河阵也被众位神仙、道士、英雄们破了。只是在本次破阵战争中，阐截二教损伤了十多位道友。连救过殷郊、殷洪两殿下的大力士方弼、方相，也在本次破阵中阵亡了。那是在破第三阵风吼阵的时候，燃灯派黄飞虎到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度厄真人那里借定风珠，归途中黄飞虎在黄河岸上遇到了方弼、方相两位旧部将，就把他们带到西岐来。当时正准备破十绝阵。他俩毫不犹豫地上了阵，却不幸都在破阵时死去了。方弼死在风吼阵里，方相死在落魂阵里。

姜子牙见众位仙人、道友破了十绝阵和黄河阵，命令乘胜劫营。西岐军队冲出城去，直捣成汤中军。闻太师率领着大队人马前来应战。没多久，部将大都战死；几十万士卒乱得不听主将指挥，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很快全军溃败。

闻太师边战边退，一夜之间败走七十余里，一直败到岐山脚下。清点一下残败兵马还余三万多人；部将只剩下邓忠、辛环、吉立、余庆几个人。太师郁郁不语。辛环觉得岐山不是久留之地，还是先到佳梦关去为好。闻太师听从了辛环的劝告，催动人马向佳梦关前进。兵败将亡，军威受挫，一路上大家没精打采地走着，人人吁嗟，个个叹气。队伍刚走到桃花岭，见岭上一面黄旗，旗下站着一个人。闻太师上前问他：“请问道人，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道人答道：“我是九仙山桃园洞的广成子，在这儿专为等你。明知道商纣王无道，为什么你还帮助纣王来打姜子牙？今天我就不许你过桃花岭！”闻太师又气又恨，举起金鞭就要上前打广成子。广成子取出番天印就要还击。太师知道番天印的厉害，忙退了回来。

邓忠劝慰太师，说：“我们不要和他打了，还是进五关往燕山去吧！”

太师只得调转人马往燕山大路而来。走了几天之后，人马来到了燕山，抬头见太华山上也树着一面黄旗，旗下立着一位道人。太师忙催开黑麒麟上前欠身行礼。那道人道：“来的可是闻太师吗？我是太华山云霄洞的赤精子。我奉燃灯道人的命令，专为在这儿阻挡你，不许你进五关。”说着，取出阴阳镜来。闻太师气得头发上指，真想和他拼了老命。可又一想，什么武器能胜过阴阳镜？不能白白送死，只好从燕山脚下退了回来。

辛环上前道：“太师，这两条路既然都不让通行，不如我们还是往黄花山，进青龙关吧！黄花山是我们的老营地，只要到了那里就好办了。”

闻太师觉得辛环讲得有理，无可奈何，又把人马调回来，往青龙关的大路上行走。走了不到半天工夫，看见前边山口夹道上有一支人马晃动。太师忙下令：“停止前进！前面有伏兵！”

正说时，哪吒脚踏风火轮，提着火尖枪，来到跟前大声叫喊：“闻太师，你休想回去！这里就是你归天之地！”

闻太师大怒，三只眼睛都冒出金光，骂道：“你这小妖童也想欺负

天朝老臣！”纵起黑麒麟，提鞭来打哪吒，邓忠、辛环、吉立、余庆一齐上前，把哪吒围在中间。哪吒抖擞神威，酣战五将，大叫一声，瞅个空子用火尖枪把吉立刺死在马下。他又举起乾坤圈，打中邓忠肩甲。回手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哪吒大杀了一阵，脚登风火轮，跳到成汤队伍中间，截断后面一半人马，大喊着：“愿投降的免死！”众士卒纷纷跪下，举手投降。哪吒获得全胜，带着一万多名降卒回西岐去了。

闻太师率领着剩余的一万余人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继续往黄花山进发。将到中午的时候，见前面红旗招展，号炮喧天，黄天化骑着玉麒麟拦住了去路。他大声喊叫：“我奉姜丞相命令，在这里等候多时了。闻太师！今天，你兵败将亡，眼看无力支撑，这是天命所定，快投降吧！”

闻太师见是黄天化，不禁怒骂：“你这叛臣之子，敢用此话欺侮老臣！”催开黑麒麟，提起金鞭打过来；黄天化举锤相迎。两人战了几十个回合，余庆上阵，来助太师。黄天化取出火龙标，回手一标，余庆落马而死。辛环振起肉翅，大叫一声：“我来了！”挥动锤钻，照黄天化脑门打来。黄天化闪过，投出攒心钉，恰好打中辛环的肉翅。辛环从空中猛地掉下来，受了重伤。黄天化得胜而回。

闻太师见后面没有了追兵，便带着人马慢慢地向前行进。傍晚，来到一座高山跟前，忽然从山坳里飞出来雷震子。他举起金棍向闻太师打来。太师将身子一闪，那金棍正打在黑麒麟的后腰上，把黑麒麟打成了两截，太师跌在地上。辛环忍着伤痛，振开肉翅飞起来去战雷震子。杨戩在暗中祭起哮天犬飞上天空，一口咬住了辛环的大腿。雷震子举起金棍，打中了辛环的脑顶，立刻脑浆溅出，落在地上死了。

太师仰天长叹道：“天绝成汤，纣王无道，致使天心不顺，民怨日生。纵然我有赤胆忠心，也无回天之力呀！”他见雷震子、杨戩两道童走了，看看天色已晚，身边只剩下几名士兵，便和他们在山坡上一起坐到天明。大家疲惫不堪，又无吃食，饥饿难忍。猛然看见前面有一个村舍，那里有几户人家。太师和士卒们进了村子，来到一座茅屋前。茅屋里面走出来一个老头儿。他们向老人讨了些饭吃。随后告别老人，往青龙关大道走去。走了一会儿，大家都迷了路。忽然从树林中传出“哐——哐——哐——哐”伐木的声音。过了不大工夫，一个樵夫走过来，太师上前问道：“打柴的，请问往青龙关去走哪条路近啊？”

那樵夫用手一指，说：“往东南上走，不过十五里路，过了白鹤墩就是青龙关大道了。”

闻太师谢了樵夫，带领几名士兵往东南走了大约二十里路，看见山势越来越陡峭险峻，心里有些疑惑，一抬头看见一个道人站在前面。那道人说：“我是终南山玉柱洞的云中子，奉燃灯道人的命令，专为在这里等你。此地名叫绝龙岭，是你归天的地方。”

闻太师已陷入绝境，知道无法逃脱了，哈哈大笑一声：“我要看看你用什么法术置我于死地！”

云中子说：“你敢来这里吗？”云中子举起一只手，轰隆一声惊雷滚动，从地上长出八根神火柱来，按八卦方位排列。

闻太师冷笑一声：“这不过是火中术而已，算什么法术？人人都会的。”嘴里念着避火诀，站在了里面。云中子的神火柱越烧越旺，却也烧不着闻太师。太师往上一跳，想驾火光逃走。那知云中子投出燃灯道

人预先交给他的一个紫色金钵盂，落下来正好盖在太师的头上。太师“哇”的一声大叫跌了下来，被神火柱烧死了。

苏护奉敕伐周

邓九公归顺了西岐不久，汜水关守将韩荣急忙把这消息报到朝歌。纣王看完奏本，气得大声吼叫：“邓九公受朕大恩，他奉诏征西，不但不能伐叛奏捷，反而将女儿私婚给敌方，他也归降了逆贼，其罪当诛九族！定要再派良将征伐西岐，早平西岐叛乱，并将逆臣邓九公拿获，以正国法！”可他转而又想，如今老将们都死的死，降的降了，再派谁去好呢？很费了一番思索，才想到了岳丈苏护。苏护现在是诸侯之长，他对妲己又这么宠爱，派苏护去攻打西岐没有不用尽心力的。想妥后，即传旨令使命官带着诏书前往冀州。

苏护接到圣旨心乱如麻，思绪万千。他想起了当年纣王听信费仲、尤浑之言，逼迫他进献妲己那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想起了带着女儿赴朝歌忍受的屈辱……。唉！谁知女儿这么不争气，进了王宫却无端造孽，迷惑纣王，无所不为，使天下诸侯都衔恨于我。如今，人心归周，纣王命我去带兵征伐西岐，我怎么能遵旨听命呢？不去吧，违抗圣旨就要召来杀身灭族之祸。这如何是好？……忽然，心里升起一个新的念头：“去！这正是洗刷我一身耻辱的大好机会。”忙令在后厅摆酒，与夫人杨氏、儿子全忠共饮。他说：“不幸我生下女儿妲己。没想到这贱人违背父母之训，到了朝歌作恶多端，辱没了苏氏门庭。今天，昏君下诏要我去征伐西岐。我想奉敕西征，这正可遂我生平之愿。明天带上满门家眷，随军出发，到了西岐我们就归降周主，然后会合诸侯，共伐无道的昏君。这样，才使我苏护不遗笑于诸侯，受讥嘲于后世。”杨夫人和苏全忠也很痛恨纣王和妲己，见苏护这么一说，他们都很同意。

第二天，苏护召集众位将领，说：“天子下了诏书，命我带兵西征。众将官准备好，马上起程。”随后，他命赵丙、孙子羽、陈光为先锋，郑伦为救应，带领十万人马，当天离开冀州，军威雄壮地出发了。

经过几天劳苦行军，苏护带领大队人马来到西岐城下。姜子牙闻报，忙找到黄飞虎问：“苏护这个人你一定早就认识，听说他很能用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飞虎答道：“苏护秉性刚直，不像那些谄媚取宠没骨气的人，虽然是国戚，但和纣王面合神离。他早有归周的念头，为这事还给我来过书信呢。这次他带兵出征，说不定是想借机归顺咱们的。”

听了黄飞虎的介绍，姜子牙觉得心里踏实下来。又过了三天，黄飞虎见苏护按甲休兵，便上殿去见姜子牙：“末将想去探他一阵，丞想看怎样？”经过姜子牙允许，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来到苏护营前请战。赵丙领命迎战。俩人刚打了二十回合，赵丙就被飞虎活捉，带回西岐城里去。

第二天，郑伦上了火眼金睛兽，提了降魔杵，来到西岐城下指名要黄飞虎出战，以报擒拿赵丙之仇。他俩人刚一交锋，郑伦抡杵就打。飞虎纵起神牛举枪相迎。战了三十个回合，郑伦用鼻子“哼”的一声，冒出两道白光，把黄飞虎吸下牛来，用绳子捆住带回营去了。

黄天化听说父亲被擒，恨不得活吞了郑伦。第二天，他上了玉麒麟，出城来到苏护营前，要和郑伦拚个你死我活。俩人战不到十个回合，黄天化也被郑伦用“哼”的道术活捉了。郑伦连连获胜，一时军威大震。苏护命令将黄家父子关在后营。

姜子牙暗自疑惑：黄将军说苏护有心归周，却为什么部将郑伦如此凶恶，刚开战接连捉去我两员大将呢？看来他也许无归周之意。第二天，便命哪吒出城挑战。哪吒上了风火轮，来到营前叫阵。郑伦骑着火眼金睛兽出来大战哪吒。打了三十个回合，郑伦把降魔杵一摆，身后出来三千多名乌鸦兵，拿着挠钩、套索等着捆绑哪吒。郑伦对着哪吒“哼”的一声，鼻孔里冒出两道白光，来吸哪吒。但哪吒是莲花化身，仍然安然地站在风火轮上。郑伦心里惊奇：“师父秘授的‘哼’术今天怎么不灵验了？”他再次从鼻孔喷出白光，哪吒见第一次白光对他无伤害，第二次就没理他。郑伦着了慌，忙“哼”第三次。哪吒笑道：“你这小子害的是什么病？只管没完没了地‘哼’起来！”郑伦大怒，举起降魔杵朝哪吒打来。哪吒把乾坤圈祭在空中，一圈打下来，正打中郑伦后背；把他打得断了骨头，败回营去。

郑伦来到中军帐，向苏护报告情况。苏护见他受了重伤，站立不住，让他坐下，对他说：“郑伦，我看你受这么重的伤，心里实在难过。我和你名为主副之将，实则情同手足，有些心里话不能不给你讲明白。如今纣王失德，暴虐乱常，天下分崩离析，诸侯纷纷归周，要齐心合力共伐无道的昏君。我看你受此重伤，这是上天警告你我：不能攻打西岐。常言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连闻太师率领三十万大军攻打西岐都兵败身亡了，何况你我只带十万人马来？依我看，我们不如借此机会归顺西岐，共伐无道。这样才正合天心民意，得一条生路。不知你意下如何？”

郑伦厉言正色地说：“君侯怎么说出这样的话？的确，现在天下诸侯纷纷归顺西周。但君侯不比那些诸侯，您是国戚！商亡您则亡，商存您则存，别无选择。再说，君侯受纣王大恩，苏娘娘享受宫闱之宠，您哪能负国反叛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来呢！如今国事艰难，更应该效忠立功。我以为君侯不能那么做！”他稍停顿一下，又说：“为国捐躯，舍身报主，不惜血肉之躯以死自誓！这是我郑伦忠君之愿，别无他求。”

苏护又说：“将军的话虽然对，但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这话不也有道理吗？你看黄飞虎，原先官居王位，因为主上失德，他不也舍纣而归周了吗？再看邓九公，他见武王、姜子牙以德行仁，预见他们以后一定能胜；纣王无道，预见他日后必亡，也舍纣归周了。所以，做人一定要见机、顺时行事，这才叫聪明人。你要再执迷不悟，恐怕以后会后悔的！”

郑伦提高嗓门说：“君侯既然有归周之心，我决然不顺从于反贼！那就我早上死，君侯早上归周；我午后死，君侯午后归周。我对朝廷的忠心不变，头可断，心不可污！”说完，转身出帐养伤去了。

苏护回到后帐，沉思片刻，命苏全忠备酒。至深夜二更时分，又让全忠到后营把黄飞虎父子放了，请到帐前来。苏护下拜谢罪。黄飞虎忙答谢道：“末将来到营前本想试探虚实，不期被郑伦擒拿了。今蒙君侯再开生路，感激不尽。君侯有什么吩咐，愚父子唯命是从。”

苏护斟满酒杯，递到飞虎父子面前：“今设此酒请大王、贤公子少

叙心曲，以赎不才冒渎之罪。”他也坐下，一面喝酒一面说：“不才早想归周，只是不能得便。今奉敕西征，我实际是想乘机归顺西周。怎奈偏将郑伦坚决不肯。请大王回去把不才的心意讲给姜丞相。”黄飞虎见苏护碍于郑伦的情面，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也没多说什么。他们对饮到三更，苏护站起身，命全忠打开后营门，送黄飞虎父子回城去了。

两天以后，苏护正在中军帐思考军务，忽听得辕门官进来报：“有个道人要见老爷。”苏护是行武出身，不懂得道家的规矩，随口说道：“令他进来！”那辕门官出去，报给道人。道人见苏护没有对他说不个“请”字，心里很不痛快。他走进去，对苏护行稽首礼。苏护起身刚要向他还礼，抬头一看这人，吓得禁不住倒退两步：这道人身穿大红袍，哭丧着脸，长着三只铃铛眼睛。苏护定了定神，问道：“道者居住那里？今日到此，有何见教？”

道人答道：“衲子是九龙岛声名山的炼气士，姓吕，名岳。申公豹请我来是帮助老将军攻打西岐的。”

苏护心里快快不乐。他正想归顺西周，还没把偏将郑伦说通，却又来了个帮助他攻打西岐的道人。这许是苍天从中作梗吧，使之不能如愿！但这些心里话又不好讲出来，还要装作对道人欢迎的样子。无可奈何，他只得欠身请道人坐下。这时，传过来邻帐郑伦痛苦的喊声：“疼死我啦！”吕道人问：“是谁叫苦？扶他过来让我看看怎样？”

苏护命左右把郑伦扶进来。吕岳一看，笑着对郑伦说：“这是用乾坤圈打的，不要紧，我来救你。”从豹皮囊里取出一个葫芦，倒出一粒丹药，用水研开，敷在伤口上。郑伦顿时觉得好舒服，稍过一会儿伤口即痊愈了。他倒地便拜吕岳为师父。吕道人说：“你既拜我为师，我助你成功就是了。我还有四个门人没到，等他们一来，管保你能立即攻克西岐。”

过了几天，又来了四位道人。郑伦出辕门迎接，见一个个身高六七尺，穿着青、黑、黄、赤各色道袍；脸分青、黑、黄、赤色，有的挽着双髻，有的戴着道巾；行如虎狼，眼露精光，异常凶恶。四位道人跟随郑伦进入营里，见了吕岳口称“老师”，行礼后站在两旁。吕岳问：“为什么来迟了？”

穿青袍的答道：“因为攻伐之物不曾制完，故此迟到了。”

吕岳指着四位道人向郑伦一一介绍：“他们是周信、李奇、朱天麟、杨文辉。”又对门人们说：“这郑伦是新拜我为师的徒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要通力合作，协助苏侯攻打西岐，早日获得成功。”说着，看了看苏护。

原来这吕岳是仙界瘟部鼻祖，专管散布传染病的正神。他也是截教通天教主的门徒。他的四个徒弟是瘟部中四个行瘟使者。此后几天，吕岳的四个门人接连来到西岐城下挑战。周信手里拿的武器是磬，名叫“头疼磬”。周营里金吒上阵应战。战不多时，周信取出磬来，转身对金吒连敲了三四下。金吒把头摇了摇，霎时脸色金黄，败回相府，只是叫“头疼死我了！”随后，李奇手里拿着一面旗子出战，这旗叫“发躁旗”。姜子牙命木吒相迎。二人打了不到五六个回合，李奇见木吒靠近了，举起手中旗朝他摇了几下。木吒打了一个寒噤，不一会儿面色灰白，浑身如火燎，心里似油煎，踉踉跄跄跑回城去。刚到相府门前，口吐白沫，

便支持不住了。姜子牙走上前摸摸，身上像火炭似地烫手，命人赶紧抬走疗养。没过多久，朱天麟提着一把宝剑来到城下。这剑叫“昏迷剑”。姜子牙命雷震子跟朱天麟交锋。雷震子来到阵前大叫一声：“来的妖人，仗什么邪术把我的两位道兄害得大病不起？快快前来受缚！”朱天麟哈哈大笑：“仗恃你长相狰狞古怪、说大话吗？谁会怕你！”雷震子把风雷翅分开，飞到空中，提起黄金棍，劈头打下来。朱天麟如何招架得住？只得转身就走。雷震子刚要追赶，朱天麟举剑向雷震子一指，“哗”的一声响，雷震子驾不住风雷翅，从空中落下来，逃回西岐城里去了。姜子牙迎上前去，见雷震子把头摇了摇，跌倒在地，昏迷不醒了。接着，杨文辉来到城下请战。他手里拿着一条长鞭，名叫“散瘟鞭”。姜子牙命龙须虎出城上阵。杨文辉见龙须虎长得稀奇古怪：这哪里是人？简直是个大龙虾！吓得他连退两步。龙须虎连连投出大石头向他打来。杨文辉不敢久战。边战边退。这时，他又见龙须虎追赶过来，抡起长鞭在他头上旋转一圈儿。龙须虎即刻感到头晕目眩，逃进城去，睁着两眼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像死人一样可怕。

姜子牙见四个门人出战败回城来一个个病倒，知道是在战场上被左道妖术所害。一时他紧皱愁眉，思绪纷乱。哪吒、杨戩在一旁看着着急，说：“这些妖道，接连来到城下挑战，施展不同的妖术，不知这是些什么人。”姜子牙想：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事应该弄清楚。于是派出探子，混入成汤营中。探子回来详细报告了吕岳和他这四个门徒的来历。姜子牙听后气愤地想：又是申公豹跟我作对！现在遇到了瘟神，这仗该怎么打呢？他在相府里来回踱步，陷入深深的思考……

瘟神降灾

这一天，吕岳带领郑伦来到西岐城下，指名要和姜子牙交战。哪吒对姜子牙说：“师叔，去会一会他，看他有多大能耐！”

姜子牙摇摇头，说：“不能小看了吕岳。快叫杨戩、黄天化、土行孙、邓婵玉来，今天咱们几人一齐上阵。”哪吒生来好动，最喜欢打仗，见师叔这么吩咐，不一会儿就把这几个人找来了。子牙传令排开队伍出城。只听见连声炮响，两扇城门大开，众英雄带领人马列队冲出城去。

姜子牙见黄旗下站着一个人，穿着红色道袍，赤发蓝脸，三只眼圆睁，骑着金眼驼，手提宝剑，大喊：“来的可是姜子牙吗？我是九龙岛炼气士吕岳。只因你仗恃阐教门人欺我截教，我此次要来跟你决一雌雄。前几天，我令四个门人出战，略略显示一下他们的本领，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姜子牙坐在四不相上答话：“吕道兄之言好没道理！我们阐教和截教本来无冤无仇，只是你们屡助纣王而和西周作对，两教才连连发生战争。如今纣王无道，周室兴仁，天下共见，吕道兄又何必逆天而为、一意孤行呢？再说，封神榜是三教教主共同订立，要共同辅周灭商完成大业的呀！吕道兄在道门久炼难道会不知道？所以我劝你不要在这里逞强，早点带着你的弟子回岛去吧！不要看你一时侥幸得胜，逆天行事终究是要失败的！”

吕岳大怒道：“姜尚！你有什么能耐敢来教训我？今天，我特意来

会一会你，你活着出来，别想活着回去！”纵开金眼驼，握着手中剑直奔姜子牙刺来。子牙忙举剑相迎。杨戩、黄天化、哪吒一齐杀过来，把吕岳围在当中。郑伦“呀”的一声，催开金睛兽冲进包围圈，去救吕岳。黄天化调转玉麒麟，双锤并起力战郑伦。土行孙也提着铁棍滚进来；邓婵玉纵马杀入中心。吕岳见周将增多，举起双臂提起身子晃动了一下，浑身三百六十个骨节都摇松了，霎时长出三头六臂来。他一只手拿着形天印，一只手擎起瘟疫钟，一只手打着定形瘟旗，一只手握住指瘟剑，那两只手使剑；三个头脸个个青面獠牙，如同鬼怪。子牙见吕岳变成这个样子，心里一阵惊慌便手足无措了。杨戩见师叔一时怯战急忙走出圈外，让他新收的弟子金毛童子用弹弓朝吕岳打一金丸，那金丸正打中了吕岳的肩臂。黄天化趁机回手又打来一火龙标，打在吕岳的腿上。姜子牙见吕岳受了伤便祭起打神鞭，这一鞭正打中吕岳，把他打下金眼驼来，狼狈地逃走了。郑伦见吕岳受伤逃走心下一慌，刚想往回跑，不料哪吒赶上来，被他举起的火尖枪刺中了臂膀，败回辕门去了。

苏护父子见吕岳和郑伦受了重伤，心里暗自高兴。吕岳的四个门人为师父忿忿不平。吕岳说：“你们不用急，我自有办法。”他从葫芦里取出药来，自己吃了，自鸣得意地笑笑，说：“姜尚，你虽然取胜一时，怎能逃过一场毁灭之灾！”又用药把郑伦的伤口治好。到夜里一更时分，吕岳骑着金眼驼，命四个门人每人拿一葫芦瘟丹，借隐身术进入西岐城，按东、西、南、北站好，抓好瘟丹洒到井里、河里。他们一直洒到三更才出城回营房里来。

第二天，西岐城里的人们哪里会知道井泉河道里有瘟药呢？大家小户、天子文武、军人百姓，凡是吃水的，满城都闹起了瘟病。不到一两天的工夫，街道上没人走动，一城中烟火全无，连皇城、相府里也难逃脱此厄运。一时间，终止了往日的人马喧闹，只听到传来远远近近的呻吟声。——全城唯独哪吒和杨戩两个人没遭此祸。哪吒因为是莲花化身，瘟疫自然传染不上他；杨戩呢，元功变化无穷，瘟丹对他也不能起作用。哪吒进内庭去看护武王，杨戩在相府照顾姜丞相，他俩又要不时地上城防守，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哪吒说：“这城里只剩下咱们俩是无病的人，要是吕岳趁此机会用兵来攻城，可怎么办？”

杨戩恍然警醒，说：“你看我只顾忙活照顾病人了，这么大的事倒疏忽了。”他拍拍脑门想了想，说：“不要忙，我有退兵之策了。”他让哪吒跟他来到城墙上，抓了两把土和草，望空中一洒，喊一声：“快变！”城墙上立刻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

吕岳带领弟子洒了瘟丹，乐滋滋地来到中军帐，对苏护说：“这一下不用费苏侯一弓一箭，就能打败姜子牙。再等六七天，西岐城里的生命全会死绝的。苏侯快准备凯旋回兵吧！这样，我也算没白来一遭！”

郑伦求胜心急，在一旁插话道：“既然城里军民都病入膏肓了，为什么我们不调一队人马杀进城中，早日得胜回朝呢！”

吕岳略加思索，点点头说：“那也行！”

郑伦随后立即调出一支人马，飞奔西岐城下，抬头一看，见城墙上队队士兵雄赳赳地往来巡逻。郑伦不敢进兵，退进营去。他把见到的情形向吕岳讲了一遍。吕岳怎么也不相信。

哪吒和杨戩在城墙上见郑伦被吓得退兵回营去了，不由得相对而

笑。但是，杨戩用土和草变幻成的士兵，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长久。为这事，他俩正在着急，忽然听见空中有鹤唳声，原来黄龙真人骑着白鹤而来；紧接着玉鼎真人借金光也来到他们面前。杨戩和哪吒忙上前行礼。玉鼎真人对杨戩说：“徒儿，我知道西岐城里众生遭了大难，特来看你。情况紧急，你赶快到火云洞去见伏羲皇帝和神农大师，速取丹药回来，才能救活全城众生性命。”

杨戩驾起祥云，飞速来到火云洞，由童儿领着进入仙洞去。他向两位圣人讲述了西岐城遭灾罹难的情况，并说武王危在旦夕，姜尚死在须臾，情势万分紧急，恳求圣人大发慈悲，拯救无辜的生灵。听杨戩讲完，伏羲帝对神农说：“商纣王已恶贯满盈，助周伐纣这是天意。可这申公豹却想扭转天心，总邀请左道攻打西岐，实在可恨。玉鼎真人既派人来求药，你当舍药相助啊！”

神农答道：“皇兄此话有理。”忙起身到后边取出丹药，交给杨戩，说：“这次西岐城里得的病，名叫传染病，是瘟神吕岳带门人散布的。这三粒丹药你带回去，一粒救武王和宫眷；一粒救姜子牙和诸位门人；一粒用水化开，用杨柳枝洒在西岐城里救全城的军民。”

杨戩跪下叩头，感谢圣人拯救全城生灵的大恩大德。刚出洞口，神农又把他叫住：“你跟我来！”他们来到紫芝崖，神农寻找了一会儿拔起一棵草递给杨戩：“你把这宝草带回人间去，凡世间众生得了瘟病，先取此药熬水服下去，病自然就会好的。”

杨戩接过草，问道：“这草叫什么？以后流传人间，也好让人们知道它的名字，用来治病呀！”

神农说：“这草叫柴胡，只有紫芝崖下才生长这种草药。这柴胡根熬水喝能发表风寒，清热解毒，治各种瘟病。”

“噢，原来叫柴胡呀！”杨戩又细看了看这棵药草，见它长着细长的叶子，开着小黄花，就像一棵平常的野草，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神效。他十分感激地告别神农，拿着丹药和柴胡草离开火云洞，驾上风云，转瞬间来到西岐城。杨戩把取药的经过细细向师父说了一遍。玉鼎真人、黄龙真人和杨戩、哪吒一起按照神农说的方法，把三粒丹药给武王、姜子牙和西岐人们用了。没过一两天，全城人一个接一个地都好了。

吕岳听说西岐军民用神药治好了病，急忙召集四门人，说道：“你们各带三千人马，趁城里人体弱无力杀进去。”门人们分成四队，向西岐城杀过来。

哪吒在城上看见成汤营里一齐冲出几支人马，向城前杀来。他惊慌失色地说：“我们只有四个人，怎么能抵挡得住？”

黄龙真人道：“我们四人各把一个城门迎敌。兵家常说‘置于死地而后生’，就看我们的勇气了。”

不大工夫金鼓齐鸣，喊声连天，成汤营人马从各个城门冲杀进来。周信冲进东门，被杨戩祭起的哮天犬一口咬住脖子。他才要挣扎，杨戩上前一刀砍成两段。杨戩大杀成汤兵。成汤士兵各顾性命，纷纷逃出城去。哪吒在西门跟李奇大战。不到几个回合，李奇就被哪吒的乾坤圈打倒在地；又一火尖枪，刺穿了胸膛。玉鼎真人在南门与朱天麟交锋。战不多时，朱天麟被玉鼎真人祭起的斩仙剑砍下脑袋。吕岳现出三头六臂，他和杨文辉杀进北门。杨戩杀了周信，赶到北门来帮助黄龙真人，他举

着电光耀眼的三尖刀，追杀两个瘟神；哪吒也赶过来，手提呼呼喷火的火尖枪堵截，吓得吕岳师徒拔腿逃跑。正在这时，大病初愈的雷震子、金吒、木吒、龙须虎、黄天化、土行孙听到墙外喊杀声，一齐冲出相府。正赶上吕岳跑到这里，木吒迎上前去，举起吴钩剑砍去。吕岳躲闪不及，被砍掉一只臂膀负伤逃走了。杨文辉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也跟师父一起逃出城去。

吕岳和杨文辉逃到一个山坡上坐下休息，见一个年轻的道人手拿降魔杵，唱着道情歌走上山来。吕岳站起身来问：“请问道人尊姓大名？”

那道人答道：“我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门人韦护。今奉师命下山，帮助师叔姜子牙东进五关灭纣的。师父让我先擒拿了吕岳，以为进西岐见师叔的见面礼。”

杨文辉举剑怒喝道：“你这东西好大胆！”跨前一步刺杀过来。

韦护笑道：“真是冤家路窄，莫非这位道人就是吕岳，却原来不打自招了。”说着，举剑相迎。二人在山前大战了几个回合，韦护祭起降魔杵，重重地打在杨文辉头顶上，脑浆迸出死去了。吕岳见韦护的宝杵威力无穷，他又少了一条胳膊，料也抵挡不住，只得驾起一道黄光逃跑了。韦护也没追赶，走下山坡，进西岐城见姜子牙去了。

苏护得知吕岳败逃的消息，暗自和儿子苏全忠商量：“我现在想给姜子牙写一封信，你用箭射进城里去，请他明天带兵来劫营。我和你带着家眷进西岐西门，让他们把郑伦擒住，我们一块儿去见姜丞相以赎前罪。事不宜迟。”

苏全忠说：“行！要没有吕岳前来捣乱，咱们早归顺西岐多时了。”

苏侯连忙写好书信，让全忠穿在箭上，趁深夜射进城里去。那天清晨，正好南宫适巡城，看见一枝箭上拴着一封信，知道是苏侯射到城墙上来的，赶快解下信，下城进相府交给姜丞相。

姜子牙看完信，捋着胡子连声叫好。他筹划妥当，召集众将领发令：“黄飞虎父子五人作前队；邓九公冲左营，南宫适冲右营；哪吒压后阵。将近黄昏的时候，三路兵暗暗开出城去，埋伏在成汤营附近。”等到二更时分，一声炮响，杀声震天，三路齐进，冲进成汤营去。

郑伦听到炮响和呐喊声知道大营被围，急忙上了火眼金睛兽，提着降魔杵往大辕门跑来，被黄家父子截住，双方士卒大战一场。趁着战乱苏护父子带着家眷涌出后营，往西岐城西门奔去。这时，姜子牙早就命令打开了西门，派出一队人马前来接应。成汤营里只有郑伦力抵众将，眼看他抵不过黄家父子，边战边退，不觉退到西营，被邓九公从旁边一刀盖住。九公抓住郑伦的袍带，往地上一摔，两边士卒用绳索捆起来，带回西岐城里去了。

西岐城里闹嚷嚷地过了一夜。天亮以后，姜子牙升了银安殿，众将上殿报捷。随后，子牙接见苏护父子，称赞道：“君侯仁义大德海内皆知。如今又识时务弃暗投明，宁弃宫闱之宠，择良主而仕，以洗万世污名，真是了不起的英雄，非小忠小信之人所能比的！实在令我敬佩！”接着，姜子牙传令：“把郑伦带上来！”

郑伦被士卒推到阶前，宁死不屈。苏护来到郑伦面前苦口婆心相劝，多方晓明大义。郑伦被说得如醉方醒，长叹一声说：“我屡屡对周室有所触犯，只恐怕姜子牙及其门下诸将对我不能相容。”

苏护劝解道：“姜丞相胸怀如沧海，什么细流不能容纳？不会对你怨恨的。丞相门下也都是些有道德修养的人，哪会计较你的过错？”

苏护上殿把郑伦的疑虑向姜子牙说了。姜子牙爽朗地大笑着说：“郑将军今日肯归降，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谁还有心思计较前嫌呢！”忙传令左右：“把郑伦放了，换好衣服上殿来相见！”

稍过片刻，郑伦穿戴好周室的将军服装，来到银安殿前跪下谢罪：“末将逆天，不识时务，今又被擒，蒙丞相赦罪，此恩此德，末将当没齿不忘。”

姜子牙忙走下台阶把郑伦扶起来，让他进殿坐下，说：“将军忠心义胆，我早有所闻。并不是我们这些作臣子的对国家不忠，只因为纣王自绝于天，各路诸侯和有识之士才起义反叛。这里的国君周武王仁义为怀，礼贤下士，以后将军应当忠心为国，不要疑虑重重。”郑伦再三拜谢。

当晚，周武王设宴，盛情款待了冀州侯苏护和郑伦将军。

哼哈二将显神通

黄飞虎按照姜元帅的命令带领十万雄师开往青龙关，一路上浩浩军威，滚滚杀气，沿着宽阔的大道飞速前进，不日来至关前安营，放炮呐喊。

青龙关守将邱引接到报告，忙升帐召集副将马方、高贵、余成、孙宝等商议，他说：“今天周兵进犯我青龙关，妄想夺关东进，很是猖狂。我守关将领定要截击这伙犯敌，使之有来无回。现在是我们效力朝廷的时候了，人人应尽心报国。”

众将官齐声响应：“愿效死力，守住关口！”

没过多大工夫，周营里邓九公骑着快马、身穿红袍来到关前叫阵。霎时关门大开，旁边竖起两杆红旗，马方手提单刀，飞马来到跟前。只见两匹战马来回盘旋，激战起来。邓九公是久经战场的良将，马方哪里是他的对手？俩人大战三十回合，九公卖个破绽，大喝一声把马方劈在马下，枭了首级得胜回营去了。

第二天，邱引亲自带领高贵出战。黄总兵环顾左右：“哪一员战将给我拿了邱引？”

年方十七岁的黄天祥，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往前跨上一步：“父帅，让孩儿来擒此贼！”说着，催开战马高举手中枪冲过来。高贵抡起手中大斧截住。两匹马相交，枪斧并举，来来往往，打了十几个回合，黄天祥猛刺一枪，正刺中高贵心窝，翻鞍下马。邱引见高贵被杀死，气得大喊一声，纵起战马冲过来，举枪直取黄天祥，天祥摇动手中枪还击，把邱引杀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他纵有左道之术，也没空使出来。孙宝、余成骑两匹马，举着刀奔杀过来助战。周营里邓九公走马出阵，一刀劈了余成。孙宝大怒，回身力战九公。这里黄天祥虚晃一枪，回手猛刺，正刺中邱引左腿。邱引疼痛难忍，“哎呀”一声大叫，调转头马逃跑了。黄天祥挂上枪，取出弓箭在手，“嗖——”箭离弦，正中邱引肩窝。孙宝见主将败走，心里着慌，又被邓九公一刀挥于马下，枭了首级。黄天祥和邓九公哈哈笑着回营去了。

邱引败回关去，见四员副将无一生还，自己又被刺伤左腿、箭射肩窝，气恨交加，心想：“后日出阵定要拿住黄天祥乱刀碎尸，以泄此恨！”他取出丹药搽在伤口上，即时痊愈。

到第三天，邱引骑着马来周营，指名要和黄天祥交战。天祥出来会战，纵马举枪相迎。二人往来战有三十回合，天祥恐他施法术便把枪丢了个空子。邱引急于要报前日之仇，乘空一枪刺过来，刺了个空，跌在天祥怀里。天祥拿出银装铜来，一铜正打在邱引的护心镜上，打得邱引喷出一大口鲜血，几乎落下马来，败进关去。他闭关养伤，再也不敢出来了。

黄飞虎命令趁此机会攻打青龙关。这青龙关是朝歌西北的屏障，城高壕深，固若金汤。邱引带伤上城巡视，指挥防守。周兵一连攻了三天也没攻进关去，只好调大军回营去了。

邱引见周兵退了，走下城来，到帅府坐下，一时也想不出应敌良策来。正在这时，督粮官陈奇来到殿前。邱引一见陈奇，不由得喜上心头。这陈奇有道人秘传的一种法术，肚子里养成一股黄气，喷出口来能把人吸得神魂不定。邱引想：对付周兵不能真枪实刀硬拚，说不定陈奇的道术就能战败他们。于是他请陈奇进殿坐下，先问了督粮情况，又向他讲了这几天损兵折将、自己受伤的前后经过。陈奇说：“元帅放心，等我把敌将捉来，给元帅报仇。”

第二天，陈奇带领一队飞虎兵，坐上火眼金睛兽，手提荡魔杵来到周营挑战。邓九公手握大杆刀一马当先出阵应战。陈奇见老将上阵，催开金睛兽，抡起荡魔杵劈胸打来。九公举刀相迎，刀法如神。陈奇把荡魔杵向高空一举，三千飞虎兵手拿挠钩套索，长蛇阵似地奔上前来；他又张开嘴冲着邓九公“哈”的一声吐出一股黄气，喷得九公坐不住鞍鞞翻身落马，被一拥而来的飞虎兵逮住，擒到关里去了。邓九公醒来，见身上被绳索绑缚得不能转动，对邱引大骂不止。邱引心里越加气愤，喝令：“推出去斩喽！把首级挂在关上！”

总兵黄飞虎闻报，悲愤得顿足大哭。邓九公的佐官太鸾在一旁气得怒发直竖，说：“九公大将之才不幸丧于左道之术，我一定给主将报仇！”

这一天，陈奇又领兵到周营叫阵。太鸾上马出营和陈奇对战。大战二十回合，陈奇把嘴一张哈出一股黄气，太鸾依旧落马被俘。接着，黄飞虎的三个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上阵，三人挥舞三条枪围住陈奇，忽一枪正刺在陈奇的右腿上。陈奇逃到圈外，黄天禄随后赶来，只见陈奇回头把荡魔杵一举，飞虎兵蜂拥而来；他又把腹内炼成的黄气哈出来，喷得黄天禄滚下马去，被飞虎兵用挠钩搭住活捉。邱引吩咐：“把太鸾、黄天禄监禁起来，等拿到主将黄飞虎，一齐上囚车解往朝歌邀功请赏。”

又过了几天，邱引的伤养好了，让陈奇在家治疗腿伤，他要亲自出关去报仇。他不戴头盔，像一个陀头似地头顶上戴一个金箍，提枪上马来周营，点名要和黄天祥交锋。黄总兵阻拦不住，天祥上马出营，催开马，摇手中枪，一直向邱引刺过来。黄天祥这根枪如风狂雨骤，势不可挡。俩人在关下大战了半个时辰，邱引虚掩一枪勒回马头往关前就跑。黄天祥随后赶过来，只见邱引头顶上冒出一道白光。白光又从中间分开，里面现出碗一样大的一颗红珠在空中滴溜溜地转。邱引大喊：“黄天祥，

你看我的宝贝！”黄天祥抬头一看，不禁神魂飘荡，辨不清东西南北，昏昏暗暗地被生擒下马，捆了双臂，捉进关里去了。

邱引传令升堂。兵卒把黄天祥推到他面前。天祥气冲牛斗，厉声斥骂：“邱引你这逆贼！用妖术捉人算什么大丈夫？若姜元帅兵临关下，你这匹夫定有粉身碎尸之祸！”

邱引露出一脸奸笑，慢条斯理地说：“你这小叛贼，尝到被擒的滋味了吧？在战场上你用箭射我，铜打我，枪刺我，看那副得意样儿！别嘴硬，今天你的小命儿攥在我的手心里，是想死，还是想活？”

黄天祥发指眦裂，大骂：“逆贼！我恨不得用枪刺穿你的肺腑，用铜打碎你的天灵盖，用箭射透你的贼心窝！今天我不幸被擒，只求一死，何必多说！”

邱引大怒，命令左右：“枭了首级，把尸骸挂在城楼上风化！”

黄飞虎闻报，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昏厥过去。众将官把他扶起来。飞虎悲愤交加，哭得死去活来，他说：“我生了四个儿子，刚东征开始，就先后死了两个，一个被擒去不知死活……”经将领们左说右劝这才止住了眼泪，连夜派使臣往汜水关老营里送去告急文书。

姜子牙看完信，很为邓九公、黄天祥之死伤悼。邓婵玉悲痛万分，坚决要求去为父亲报仇。子牙又命哪吒同她一起前去。土行孙催粮回来听说岳父惨死，也赶到青龙关来。

第二天，哪吒出战邱引。邱引依旧在头顶上冒出白气，现出那颗滴溜溜转的红珠，大叫：“哪吒，你看我的宝贝！”

哪吒抬头一看，乐呵呵地说：“那不过是个红珠儿，叫我看它干什么？”

邱引不知道哪吒是莲花化身，红珠不能把他吸下风火轮来，不由得心里一惊，只得勒回马来又战。哪吒迎上去举起乾坤圈打下来，把邱引的肩膀打得断了筋骨。邱引伏鞍逃跑，败回关去。

土行孙入中军帐来见黄飞虎，说：“总兵不要难过，今晚末将把天祥的尸首盗回来，明日擒了那邱引来报仇！”飞虎说了些感激的话，又嘱咐了几句，让他去了。

晚上，土行孙和周纪一起来到关前。周纪等在关外，土行孙借地行术进到关里，上了城楼，摸到天祥的尸体，把绳子割断，尸骸掉在关外被周纪用白布接住，让兵卒抬走了。黄飞虎用棺木给天祥入了殓，又哭了一阵，命老三天爵护送灵柩回西岐去了。

星辰渐渐退去，天亮了，护关官兵发现黄天祥的尸首被盗去了，忙去向邱引报告。邱引气得怒吼起来。陈奇在一旁说：“我马上出关，把盗尸贼捉来！”

陈奇提杆上了金睛兽，带领几千飞虎兵来到周营叫阵。周营里，土行孙夫妇上阵应战。土行孙指着陈奇大骂：“你这小子用左道邪术杀死我岳丈，我今日特来擒你报仇！”

陈奇低头瞥见在他坐兽下站着个小矮人，正细声细气地使劲叫唤，不禁嘻嘻一笑：“你这么个小东西，也算是个人吗？能做出什么事来？杀你都怕脏了我的手！”催开金睛兽，举起荡魔杵打来。土行孙提起手中棍急架相迎，在金睛兽下跑来跑去用棍急打金睛兽的腿，金睛兽痛得乱颠乱窜。陈奇坐不稳、打不着，见用杵很难取胜，忙把杵一摆，一队

飞虎兵奔上前来。他又对着土行孙把嘴一张，喷出一道黄气。土行孙站立不稳，一跤跌倒在地，被飞虎兵捉去了。邓婵玉见丈夫被捉，投过来一颗五光石子正打在陈奇的嘴上，顿时唇开齿落。陈奇“哎哟”一声，捂着嘴纵兽逃跑。邓婵玉又打过来一颗石子把陈奇的后护心镜打得粉碎。陈奇只得趴在鞍上逃进关去。

邱引见陈奇鼻青嘴裂，忙问是怎么回事。陈奇摸摸伤痕说：“因为急着要捉拿一个不堪入目的小子，不小心被对过一个女人用石子打伤了嘴；她又投过来一块石头，打伤了我的脊背。”

邱引命令左右把捉到的周将带上来审问。几个士兵把土行孙推到阶前。邱引见是个不满三四尺的小矮人，便问陈奇：“这样的东西，你捉他来干什么？”又转身对左右士兵：“推出去斩喽！”

土行孙被士兵带到关口一侧的刑场上。士兵给他解开绳子推他站好，举起的刀刚要落下，只见土行孙把身子一扭钻进地里无踪迹了。行刑的士兵惊得个个张大双眼，却也找不出地上有丝毫缝隙，便急忙回府报告去了。

土行孙用地行道术回营面见总兵。没过多大工夫，郑伦也来到这里。他是奉姜元帅之令前去催粮回来，路过青龙关，要住在营里的。土行孙见了郑伦，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巧，青龙关有个叫陈奇的人，也和你一样用气捉人。我岳父就是被他用气捉去丢了性命的。只是和你不一样，你是从鼻子里哼出两道白光来，而这个陈奇是把嘴一张喷出一道黄气来，人被喷了自己就会倒下被他捉住。昨天，我也是被他喷倒捉了去，又逃回来的。”

郑伦惊奇地说：“有这种怪事？当时师父传我说我的法术盖世无双，难道此关又有人会这种法术？明天我一定会一会他。”

黄飞虎道：“你催粮也是要紧的事，不快回去恐怕姜元帅见怪。”

郑伦摇摇头：“都是为武王伐纣早日成功，姜元帅哪会怪罪呢！既然在这里遇到了道术相同的人，我哪能丢下不管就走？我倒要见见这是怎样的一人！”

陈奇服了丹药，一夜之间伤全好了。第二天，陈奇坐上金睛兽，手提荡魔杵，带一队飞虎兵来到周营叫阵，大叫着定要捉住邓婵玉以报伤嘴之仇。不料周营里上阵的不是邓婵玉，而是郑伦出阵迎战。郑伦坐的也是金睛兽，手提降魔杵，带三千乌鸦兵。二人来到跟前，彼此通报了姓名，催开金睛兽，举起手中杵相互打起来。郑伦看出陈奇果真有气捉人的法术，心想：“如今棋逢对手，实力相当，只好先下手为强了。”于是，他把降魔杵往空中一摆，一队乌鸦兵拿着挠钩、套索飞奔过来。陈奇也举起荡魔杵一摇，长蛇阵似的飞虎兵也拿着挠钩、套索赶来。郑伦鼻子里“哼”的一声，冒出两道白光来；陈奇张开嘴“哈”的一声，喷出一股黄气来。陈奇跌了个倒踢金冠；郑伦跌了个铠甲离鞍。两边兵卒不敢捉人，只顾各方抢各自的主将回营去了。黄飞虎带领众将官在旗门下来观看这“哼”“哈”二将厮杀，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郑伦和陈奇又交锋一两次，仍然未见输赢。黄飞虎召集众将共议取关之策。哪吒抓抓头皮，说：“现在土行孙也在这里，不如今晚我和他先进关里去斩关落锁，夜里乘其不备总兵带人马杀进府去，取了关为上策。”

黄飞虎边听边点头，觉得这主意很好。最后他又作了详细部署，特别嘱咐郑伦说：“入关以后，你一定要战住陈奇，其他人就可以分别按计划行动了。”

日落西山，夜色降临了，星星缀在深蓝色的天幕上。一更时分，土行孙用地行术先进关里来，暗暗找到监禁太鸾和黄天禄的牢房从地里钻出来，先把攻关的消息告诉了他俩。二更时分，哪吒登起风火轮飞上城楼，祭起金砖把守门的军将打死，随后撞开拴锁打开关门。周兵呐喊着杀进关中，一时间金鼓大作，城里大乱。土行孙听到呐喊声，先把太鸾、黄天禄放出监牢，三个人一起直奔邱引帅府。这时邱引还没睡觉，急忙上马提枪出府。眼见大势已去，他左突右冲终于杀出重围，弃关逃跑了。那边郑伦死死缠住陈奇经久大战。陈奇刚要举起荡魔杵召来飞虎兵用“哈”的道术捉拿郑伦，没想到被哪吒投来的乾坤圈打中了胳膊。陈奇往左一闪，被黄飞虎一枪刺进胸膛，死去了。

这一仗，一直杀到天明。黄飞虎收兵查点，见尸横遍地，只逃了邱引。他命令出榜安民，清查户籍府库；又宴请将领，共同庆祝攻克青龙关大捷。黄总兵先送走了郑伦、哪吒和土行孙夫妇，留下将领把守关口，带领大队人马在青龙关待命。

天下诸侯会孟津

姜子牙带领大军驻兵在汜水关前按兵不动。这天，哪吒登上风火轮，转眼间来到汜水关老营向姜子牙报捷，详细地把夺取青龙关的经过讲了讲。姜子牙把各路将军召集在一起，喜笑颜开地对他们说：“这就好了。我所以要先夺取佳梦关和青龙关，是因为要使我军的粮道畅通。不然的话，只顾连攻五关，假如纣王断绝了我军的粮道，大军就会前不能进，后不能退，首尾受敌，必定在东征路上全军覆没。现在这两个关都攻克了，消除了后顾之忧，大军可以三路汇合一起进攻五关了。这五关的第一关，就是汜水关，各位将军准备好，即日出发。”三路大军按照姜元帅的命令，迅速地汇合在一起，势如排山倒海，压到汜水关前。

汜水关守将韩荣，听说佳梦、青龙二关失守大为震惊，还没来得及加强防御，周军已经攻到关下了。韩荣一直仗恃着手下一个会左道邪术的将军余化守关。这一次周军来势迅猛，余化出关先用化血神刀把哪吒砍伤败下阵去。姜子牙让哪吒回乾元山金光洞养伤去了。后来，雷震子、杨戬一齐上阵，结果了余化的性命。韩荣见余化阵亡只好让两个儿子韩升、韩变上阵。周营里郑伦坐上金睛兽，带领三千乌鸦兵，杀到韩升兄弟跟前。战不多时，郑伦就用“哼”术把他俩捉住了。姜子牙命令南宫适把韩升、韩变推到关下，手起刀落，斩下头颅。韩荣站在城关上看见两个儿子被杀，心如刀割。他大叫一声往关下跳下去，自坠身亡了。

城中老百姓打开关门，迎接武王进了帅府。姜子牙命人查点府库钱粮，备酒款待有功将士，并遵从武王旨令厚葬了韩荣父子。在关上住了三四天，姜子牙率领大军向界牌关继续开进。

申公豹对师父发誓以后逃过了被压在麒麟崖的灾难，但他对姜子牙更加仇恨。他听说姜子牙快要到界牌关了，便跑到碧游宫找截教门人多宝道人，说：“阐教平时很看不起你们截教，连元始天尊都常说你们是

些兽类、羽类，品类混杂，成不了大器。我在阐教门下听了师父这些话都不舒服，才来告诉你们。现在姜子牙就要率大军攻界牌关了，等他过了五关攻陷朝歌，事业成功了，阐教门人会更加嚣张。”

多宝道人找到通天教主，向他复述了申公豹那些话。通天教主说：“让姜尚到下界去扶周灭商和封神，是三教首领在天界共同商议决定的，他们怎么能这样说呢？”

其他弟子也添油加醋地说：“是的，我们也常听阐教门徒骂我教是左道邪门，唯独玉虚道法至尊无上，所以弟子们都很不服气。”

通天教主越听越气愤，说：“既然阐教说我们不如他们，那我就到界牌关去摆上诛仙阵，看阐教门徒哪个能破我这阵。”说完，就和多宝道人一起摆阵去了。

为了帮助姜子牙过界牌关，大破诛仙阵，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和老子都来了。老子骑着牛进了红光满天、砂尘滚滚的诛仙阵，把太极图抖开，眨眼间出现一座金桥，老子又从桥上走入隐仙门。通天教主放出手里的雷霆，陷仙宝剑径直朝老子头上砍过来。老子用拐杖一打，宝剑完全断裂。他又把头上的帽子一推，冒出一道白气，化作三绺清烟飘走了。不一会儿来了三个道人，帮助老子一起来战通天教主。通天教主被老子打了三四拐杖，渐渐招架不住，只得离阵逃跑了。多宝道人被老子的风火蒲团卷起来，送到鸿钧教主的玄都宫里去受审。不多工夫，通天教主又来摆了戮仙门和绝仙门，被西方教的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破了。元始天尊和老子谢了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就对姜子牙说：“姜尚，你赶紧前进夺取界牌关吧，我们回去了。”

姜子牙再三拜谢四位师尊相助，目送他们驾着祥云回山去了。正准备点将夺取界牌关，驻守营门的军卒慌慌张张闯进元帅帐：“禀元帅！外面有一个三头八臂的将官要进营门来。”

姜子牙命李靖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靖来到营门，果然看到一个丫丫叉叉长着七八只手、三个脑袋的人，先是吓了一跳，再细看像是哪吒，问道：“你是我那孩儿哪吒吗？”

那人忙上前行礼，答道：“父亲，孩儿正是哪吒。”

李靖领哪吒进帐来见姜元帅。子牙也很吃惊，问他怎么变成了这种样子。哪吒笑嘻嘻地向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

哪吒回到乾元山金光洞去养伤，伤势逐渐好了。一天，太乙真人把他叫到跟前来，说：“如今你的伤痊愈了，我敬你三杯酒喝，下山去找你师叔为周军过五关效力去吧！”遂命金霞童儿斟满了三杯酒。太乙真人又从袖子里取出三枚红枣给他当酒菜。哪吒吃了三枚枣子，连饮三杯酒，拜别师父，走出洞府，手提火尖枪，上了风火轮，正要飞奔前行，只听左边“咯吱”一声响，长出一只胳膊来。哪吒惊疑地想：“这是怎么的了？”紧接着，右边也长出一只胳膊来。他吓了一跳。又听见左右一齐响，又长了四只胳膊，连同原来的两条，共是八条臂膀；接着又长出了两个脑袋，他成了个三头八臂的人。哪吒心里着慌，登着风火轮又回去问师父。太乙真人站在洞口看见哪吒，拍着手掌大笑：“好哇，好哇！”

哪吒噘着嘴：“师父！这有什么好？弟子长出这么多手来，怎么用兵器呢？”

太乙真人解释道：“你有了三头八臂就可以眼观前后左右、手拿八件不同的兵器。在周营里有许多奇异之士，有长着双翅的，有会变化的，有会地行术的，有会哼气的，还有拿各种宝物的。如今你也成了稀奇人物，再去帮助你师叔进五关，就是所向无敌的英雄了。”

哪吒听了，顿时心里乐开了花，再三感谢师父的恩德。太乙真人又传给他隐现法，还让童儿取来九龙神火罩和阴阳剑交给他。哪吒一只手握乾坤圈，一只手拿混天绫，一只手执金砖，两只手提两根火尖枪，一只手擎九龙神火罩，两只手举阴阳二剑，共八只手拿八件兵器。他拜辞了师父，登上风火轮，下了山一直往界牌关前来到周营。

姜子牙和李靖听哪吒讲完他变形的经过，非常高兴；众将听说哪吒回来变了样，也都前来看望。子牙对大家说：“西周顺应天时，危难时自然有神人相助。现在加速攻关要紧，我们要全力夺取界牌关。”

大军来到界牌关安营。界牌关主将徐盖，听说通天教主和多宝道人摆的诛仙阵被仙人打败了，又闻报姜子牙率领大军兵临关下，忙差遣官员到朝歌请求救兵。不料，差去的官员却被纣王斩首了。徐盖召集众将官说：“纣王听信了谗言，杀了我们差遣的官员。现在大兵压关，眼看这个关口难守住。如今天下已纷纷归降周武王……”徐盖的意思很明白，姜子牙率大军一到，他便命令左右打开关门，向周军投降了。

姜子牙留下把守界牌关口的人马，又领兵前进直取穿云关。两关相距不过八十里路，三军很快来到关下安营。穿云关主将叫徐芳，是徐盖的弟弟。徐盖自告奋勇去劝弟弟献关投降。谁知徐芳誓死要为纣王尽忠，一气之下把哥哥投进了监牢。但是，双方刚一交战，守关将领马忠、龙安吉就被哪吒用九龙神火罩、乾坤圈打死了。徐芳正无计可施，恰巧瘟神吕岳来到府前。吕岳说：“我跟姜尚势不两立，今日特来这里借将军之兵力，以泄昔日伤我一臂之恨！”徐芳忙备酒相待。

第二天，吕岳出关来到周营门前挑战。雷震子展开两翅飞到空中，用黄金棍打下来。吕岳举起手中剑相迎。金吒、木吒、李靖、韦护、哪吒等人一齐上前把吕岳围在当中。吕岳现出三头六臂，不料被姜子牙用神鞭打在后背上，败回关去。过了几天，吕岳的师弟陈庚前来助战，他俩人用二十一把瘟伞摆了个瘟阵，把姜子牙困在阵里。武王和各位将领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也毫无办法。

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在高高的山上看见姜子牙被困，命弟子杨任下山去解救。这杨任本是朝廷上大夫，因为进谏纣王停建鹿台而被挖掉了双眼。经过真君营救，杨任的眼眶里长出两只手来，手心里又长了两只眼睛。从此，杨任就在青峰山居住，拜真君为师，用心学道。现在，道德真君把杨任叫到跟前，让他去穿云关破瘟阵。真君交给他一根飞电枪，一把五火神焰扇。杨任骑上真君的云霞兽，转眼来到穿云关前。穿云关军士见杨任长得古怪，吓得四处逃窜。杨任用飞电枪打败了吕岳、陈庚，两个瘟神便逃进伞里去了。杨任取出五火神焰扇来扇了扇，那二十一把瘟伞立刻着了火，吕岳、陈庚也被烧成了灰烬。说来也怪，姜子牙却还安然地坐在四不相上。

大家救回来姜元帅，送走了杨任，周军很快占领了穿云关。姜子牙下令斩了徐芳，率大军继续前进。

大军又行了八十里来到潼关前，立下寨栅。驻守潼关的总兵叫余化

龙。他有五个儿子，名叫余达、余兆、余光、余先、余德。余德出家修道，不在潼关；只有余化龙父子五人守此关隘。这一天，双方在关外展开激战。战不多久，太鸾、苏护都丧了命。苏全忠见父亲战死，悲痛欲绝，定要报杀父之仇，便到关下挑战。余化龙带领四个儿子出关迎战。姜子牙急忙带领雷震子、哪吒、杨戬等人赶来上阵。杨戬祭起哮天犬把余化龙的脖子咬了一口；哪吒趁势举起乾坤圈打中了余先的肩窝。余化龙带着四个儿子大败逃走，闭关不出了。

过了几天，余德回家来探望父兄，见父亲和四哥受伤严重，先用丹药给他们治好了伤，对四位哥哥说：“你们今夜沐浴净身，我用一种道术，管保叫周兵七天之内片甲不存！”

这夜一更时分，余德取出五个装满豆子的小斗，五位兄弟各提一个。他又拿出五个手帕来，五人各站在一块手帕上。余德吹一口气，五块手帕飘起来变成五块云彩，忽悠悠地来到周营上空。余德让哥哥们抓着豆子往下撒。一直撒到四更天，周营的四面八方都撒遍了，他们才驾着云彩回关内去了。

天亮以后，周营里人人浑身发烧，口干舌燥，骨节酸痛。三天以后，全军不分上下，连武王和姜元帅在内，脸上、身上都长出了带脓包的斑疹。六十万将士都病倒了，只有哪吒和杨戬没有得病。哪吒对杨戬说：“这又是那年吕岳在西岐的故技重演。”

杨戬皱眉头说：“那年吕岳伐西岐，我们还有城郭依靠；如今不过是行营寨栅，倘若余家父子趁全军得病冲杀过来，怎么抵挡？”他俩又见武王和姜元帅呼吸困难，病在垂危，更加忧虑。杨戬说：“看来又得我去火云洞求神农圣人相救了。你在这里好好照看着，我去去就快回来。”

杨戬说完，驾起风云飞快地来到火云洞前，由童儿领着来见伏羲和神农两位圣人。伏羲说：“这种病名叫痘疹，是一种传染病，假如救得迟了，就是死症。这一定是痘神余德撒播的。”

神农取出三粒丹药来，告诉杨戬：仍然是一粒救武王，一粒救姜子牙，一粒用水化开在军前四处洒过，毒气自然消灭。杨戬跪下，双手接了丹药，叩谢圣人大恩，又问：“假如这种病日后传染人间，用什么药能治呢？”

神农领着杨戬来到紫云崖前，拔了一棵草递给他：“这棵草叫升麻，是专治痘疹的，你把它带到人间去，传给后世吧。”

杨戬点点头“呵”了一声：“原来叫升麻，弟子记住了。”告辞了神农，又驾风云回到周营里来，按神农的嘱咐用过三粒丹药，把升麻交给附近百姓种上，让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

周营里武王、子牙和三军将士用了仙丹，痘疹很快结痂、落痂，只两三天的工夫病都痊愈了。大家起身走出营房互相看看，见每人脸上、身上都留下了豆粒大小疤痕，个个气得怒握双拳。姜子牙与众人共议夺取潼关，以泄此恨。众人愤然高呼：“今日不取潼关，誓不回军！”

恰巧在这时候，余化龙率领五个儿子来到周营附近，想趁周兵重病攻破营寨，一举消灭全军。姜子牙坐四不相，门人们如众星捧月般地拥在左右一齐杀出营来，围着余家父子厮杀呐喊。哪吒现出三头八臂，登起风火轮，飞到潼关城墙上，守门军士见了这么个怪人，吓得四散逃跑。

余光、余达、余先、余兆先后战死；姜子牙祭起打神鞭，把余德打翻在地，被李靖一戟刺死。余化龙见五个儿子阵亡，拔剑自刎了。哪吒打开关门，姜元帅率领大军开进潼关。

几天以后，姜子牙刚想率大军东进夺取临潼关，申公豹又鼓动通天教主在周军必经之路摆出了万仙阵。这一恶阵害死了无数生命，最后被元始、老子、接引、准提四位教主攻破。申公豹见大势已去悄悄溜走了。通天教主刚想逃跑，鸿钧道人驾着风云落下来挡住了他的去路。通天只得慌忙上前迎接。老子、元始也过来一起叩见老师。鸿钧道人对通天说：“你为什么摆这么凶恶的万仙阵，平白死伤那么多仙界的道友和人间的生灵？”

通天教主委屈地说：“老师，元始和老子二位师兄欺负我截教，放纵阐教门人辱骂我教，杀戮了我许多弟子，全不念同堂手足之情。”

鸿钧怒声斥责：“这分明是你轻信门徒无事生非！你不自责还要责人？”又对元始说：“大徒弟，你让着他吧，姜子牙就要大功告成，不要计较以前的恩怨了。这也怪你对弟子申公豹管教不严，他到处挑拨是非，使阐教和截教道友之间成了仇敌。”又命令通天：“三弟子，你跟我回去修道，元始他们还要帮助姜子牙完成大业，进军朝歌，建立周朝呢！”通天不敢违抗，只得跟随鸿钧道人回玄都宫去了。

元始天尊回到昆仑山玉虚宫，命白鹤童子把申公豹找来。申公豹知道自己又做了许多坏事，急忙跨上猛虎想逃窜到别的仙山去。白鹤童子出了洞府，看见申公豹正流星般地逃走，慌忙报告了元始。元始天尊命令黄巾力士把申公豹捉到了麒麟崖前。元始气愤地说：“申公豹，上次你发下的誓言，全忘了吗？”

申公豹低头不语。元始命令黄巾力士：“用我的风火蒲团把他卷起来，拿去塞了北海眼！”

黄巾力士领命，接过蒲团把申公豹卷了，乘着呼啸的寒风来到北海边，把他塞进北海的眼里。不一会儿申公豹身子冻僵，沉入了海底。

姜子牙率领大军很快攻克临潼关，继续向渑池县前进。渑池县总兵张奎和夫人高兰英很能打仗，又会道术。两军交过几场恶战，周营几位大将崇黑虎、黄飞虎、黄飞彪、土行孙、邓婵玉先后战死。姜元帅见这几位通明大义、屡建战功、跟自己同生共死的名将死了，内心异常悲伤。不久，姜子牙策划劫营攻下了渑池，张奎和高兰英都被打死了。

在渑池县住了几天，姜元帅命整顿人马择日起兵。大军离开县城来到黄河边。时近隆冬天气，寒风侵入重重铠甲、层层征衣。子牙吩咐租用民船，每只付银五钱。百姓欢呼圣德，踊跃献出船只和舟筏载周军渡河。

子牙传令另外备好龙舟。他和武王坐在龙舟舱里向中流驶去。只听得风声大作，龙舟在浪里颠簸起来。推开舱门一看，只见白浪滔天，一望无际，武王吓得面如土色。忽然一个漩涡，水势分开，“啪”的一声响，一条大白鱼跳进舱里来。武王惊讶地问：“这鱼入舟，主吉还是主凶？”

姜子牙满脸喜悦地站起身来，说：“恭喜大王！恭喜大王！鱼入王舟和‘余入亡纣’同音，是主纣王该灭、周室当兴，正应大王要继商汤而得天下的吉兆哩！”

武王命令左右把鱼投到黄河放生。子牙连忙劝阻：“不能！既然鱼入王舟，哪能舍弃不要呢？这象征天赐王位，不能不受。”于是命厨师把这条鲜鱼烧好，传令各位将领一齐来到龙舟品尝。过了一会儿，风平浪静，龙舟平平稳稳地渡过了黄河。

周军大队人马来到孟津，东伯侯、南伯侯、北伯侯也率领了几百小诸侯前来相会。大家共推武王为盟主，在姜子牙指挥下一齐向朝歌进军。

纣王断胫剖腹

天下诸侯大会孟津以后，以周军为主的各路诸侯兵一齐向朝歌席卷过来。沿路守将和地方官的告急求援奏章，雪片般地不断飞往朝廷。纣王连续派出将领带着军队去阻挡诸侯军前进。商王朝势如垒卵，顷刻即覆；纣王却总以为王朝安如磐石，叛军进攻朝歌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仍然整日尽情寻欢作乐。这时候，被苏妲己挂在摘星楼上的玉石琵琶，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已经返本還元，琵琶精又复活了。妲己让琵琶精变成一个姓王的美女，引荐给纣王。纣王一见倾心，让她进宫封为王贵人。从此，苏妲己、王贵人，连同胡喜妹三个妖精在宫里昼夜厮守在纣王身边，撺掇他干尽人间坏事。

这天，纣王命当驾官在鹿台上置备好九龙宴，三妖同纣王共饮。此时正值仲冬天气，西风凛冽，寒气侵人。正饮之间，不觉彤云四起，雪片梨花瓣儿似地漫天飞舞起来。当驾官指着空中说：“陛下看，下雪了！”

纣王掀开毡帘往外一看，心中大喜，遂命左右：“把毡帘卷起来，金樽里斟满暖酒，朕要同娘娘、贵人们饮酒赏雪。”

侍驾官卷起了帘幔，打扫干净门外积雪。纣王同妲己、胡喜妹、王贵人来到鹿台亭阁外面，看那朝歌城内外宛如银装世界，粉砌乾坤；只见茫茫大地，大小树木，远近房舍，一片洁白。纣王顿时酒兴大作。他让妲己唱了个曲儿，连饮三杯美酒。过了一会儿，雪停了，云散了，红日涌了出来。纣王同妲己凭栏远眺，只见日光照射下那耀眼的积雪渐渐消融，别有一番趣味。忽然，他们看见西门外有一条小河——这河不是活水，那是因为纣王营造鹿台挖泥挑土而成的。积雪渐渐融化，小河里积注起雪水，行人走到这里必须光脚过河。这时，来了一个老人，他脱掉鞋袜，很快渡过河去，一点没有怕冷的样子。随后，又来了一个少年，也脱下鞋袜过河，却走得很慢，畏畏缩缩不敢迈步。纣王仔细观察了这一老一少过河的样子，惊讶地对妲己说：“真奇怪呀，真奇怪！你看那老人渡河不怕冷，走得那么快；这少年反而怕冷，走得那么慢。这不反常吗？”

妲己莞尔一笑：“陛下您不知道，那老人一定是父母年轻时生的，那时他父母精血旺盛，他的骨髓就充实，所以他就不怕冷。那个少年，一定是父母年老时生的，骨髓不太充实，所以他怕冷。”

纣王却不以为然，笑笑说：“人自然是少壮、老衰，那老人怎么会骨髓反倒充实不怕冷呢？”

妲己撇撇樱桃小嘴，媚眼含笑地斜了纣王一眼，说：“陛下你若不信，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抓来验一验，就知道我说得对不对了。”

纣王传令，命当驾官到西门外把刚才的一老一少都抓来。当驾官带

了几个士兵，骑上快马出了西门，追赶上了刚才过河的老人和少年，士兵们上前不由分说，五花大绑捆了带上就走。他们问：“你们抓我们干什么？”

当驾官说：“天子传旨要你们去见他。”

“我们一向奉公守法，不欠钱粮，为什么抓我们？”

“可能当今天子有好处给你们。”当驾官一面信口回答，一面骑上了马，让士兵拖着这两个渡河人，飞快地来到鹿台下。纣王命令：“用斧头砍断他们的腿，拿上台来验证！”

几名武士把这老的、少的推倒，抡起大斧，只三五下就把他们的腿砍断，送上台去。这两个无辜受惨刑的百姓疼得昏死过去。纣王命令武士把尸首拖出去，让左右拿起两条腿来，他和妲己仔细察看，见那老人腿骨的骨髓果然比较充满；那少年腿骨的骨髓空虚一些。纣王抚摩着妲己的脊背称赞：“你真聪明，谁能像你这样料事如神呢？”胡喜妹和王贵人也在一旁添枝加叶地夸妲己娘娘聪明、伶俐。

妲己得意地淡然一笑：“这算什么？刚才这断胫验髓是容易的，我还能从孕妇的外形看出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脸朝哪个方向呢！”

纣王更加惊奇，于是命令左右找几个孕妇来检验。侍御官在朝歌城里到处寻访找到了三名孕妇，一起抓住解往午门。孕妇和家里人一路哭、一路喊，招来成群围观的人。纣王的伯父箕子正在文书房里商议国事，听到外面闹闹嚷嚷，呼天号地，哀声不绝，急忙走出文书房来到午门，见侍御官正绑着三个大肚子孕妇过来，便向侍御官问明缘由。箕子一听，原来纣王如此把黎民百姓的生命视同儿戏，就急匆匆来到鹿台见驾，悲痛地说：“如今即将兵临城下，社稷不久就要变成废墟，陛下不知自悔，反听妇人之言敲民骨、剖孕妇，只怕周军人马一到，不用攻城，百姓自然就会把朝歌献给武王呀！到那时陛下理所当然要被虏；只可惜我商朝二十八代祖先的神位，也要被焚毁啦！难道陛下不痛心吗？”

纣王大怒：“老匹夫！竟敢当面侮辱我，把我看成亡国之君，最大不敬莫过于此。推出去打死！”

几名武士拽住箕子刚要下台，只见台下有几个人大声疾呼：“不能啊，不能！”微子、微子启、微子衍走上鹿台跪下，哭着为箕子请命：“陛下！皇伯他一向忠心耿耿，是对社稷有功之臣。今天他说话虽然言词过激，也都是为国家着想啊！”

纣王见几位哥哥齐来谏，只好说：“那就把这老匹夫废为庶民！”

妲己在一旁插话阻止：“陛下不能！箕子当面辱君，无人臣之礼，让这种人留在外面，倘若与周武王的党羽勾结起来，你会内外受敌的。依臣妾愚见应该把他削发囚禁为奴。”

纣王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于是命令左右把箕子推出去，剃光头发，戴上脚镣，跟奴隶们在一起没死没活地整日罚做劳役。微子、微子启、微子衍料天子之命没法改变，只好走下台来，低着头出后殿去了。

纣王见这几个爱多管闲事的亲王离开了这里，便命左右把三个孕妇带上鹿台，来试验妲己的眼力。妲己媚笑着看了纣王一眼，指指第一个孕妇：“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男的，脸朝左边。”又指第二个孕妇：“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男的，脸朝右边。”接着，她指第三个孕妇：“这女人肚子里是个女孩儿，脸朝背后。”

纣王命令武士用刀剖开孕妇的肚子，只见妲己判断得果然丝毫不差。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和那俩吮血的妖精疯狂地大笑了一阵儿，纣王又把妲己大加夸奖了一番。从此，纣王更加荒淫度日，无恶不作，全不把黎民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

微子、微子启、微子衍几位亲王眼看着纣王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商朝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他们在一起大哭了一通，偷偷地把太庙里二十八代祖先神位运出宫去，带上这些神位逃出朝歌，往外郡他州过隐居生活去了。

不久，姜子牙率领一百六十万大军离开孟津，势如破竹地向朝歌挺进。一路上老百姓都给周兵送粮带路，打得商朝军队节节败退，一直打到了朝歌城下。姜子牙和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以及几位神道门人在城郊奋力拚杀，战死了几员守将，大败纣军，紧接着大军就来攻城。朝歌是天子所在的国都，城郭坚固，防守森严；如今大敌当前，这城墙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守军极力抵御。周军四门攻打，驾起云梯，用炮火猛攻，却也一时难以攻下。哪吒心急如火，对姜子牙说：“师叔，不如我和杨戩等人用法术遁入城去，里应外合，定会一举成功！”

子牙摆手说：“不行，都市的百姓人口密集，平日在天子脚下，已经受够了纣王惨毒杀戮之苦，如果里应外合再在城里大战一场，虽然我军必定能胜，百姓也未免要遭杀伤。今天如果百姓再受到屠戮，那我们就不是救民，而是害民啦！应该想一个城中百姓既可避免战祸，又能迅速攻下都城的两全其美良策。”

又过了一天，姜子牙提笔起草了告示文稿，交给了中军官照抄了几十张，命射手从四面八方射入朝歌城中。城中军民拾到告示，打开观看，只见告示上写的内容是向天下公布纣王的十大罪状。老百姓心里很清楚，纣王临朝以后宠信妲己，荒淫无度，杀忠拒谏，虐杀生灵，干尽了坏事。像什么造鹿台、酒池、肉林啦，置炮烙、虿盆酷刑啦，比干剖心啦，敲骨验髓、剖腹验胎啦，一桩桩一件件罪恶行径，早已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城里军民看了告示，立时勾引起痛心切齿的仇恨。百姓中有位胆大仗义的长老，召集几个人一起秘密议论：“早有传闻周武王像他父亲周文王一样是仁德爱民的帝王，我们应当拥护。姜元帅率大军讨伐纣王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多年来，我们遭受昏君凌虐屠戮，只有改朝换代才能解除涂炭之苦。今晚要把城内百姓串连起来，至半夜打开城门向周军献城。”

大家都赞成这位老人的主意。消息悄悄传开，军民都愿意献城。等到三更时分，满城民众一哄而起，喊声动地，把朝歌四个城门打开，男女老幼一齐走出家门，欢迎周军进城。

商纣王自焚身亡

这天夜里，姜子牙正在寝帐中静坐，忽听来人报告：“朝歌老百姓打开了城门，向周军献城啦！”子牙高兴得捋着胡须点头含笑道：“全在意料之中。”忙传令：“各个城门只准进兵五万，其余全部在城外驻扎，不许入城搅扰。入城的将士，不许随便杀人，不许擅自拿老百姓的财物。违者定按军法梟首。”于是，点了二十万人马连夜进入朝歌，屯

扎在午门，杀声响成一片。

这时，纣王在宫内正和妲己饮酒，忽然听到杀声连天，纣王忙命令左右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宫官气喘吁吁地进来报告：“军民献了朝歌城，天下诸侯都驻扎在午门了。”

纣王和妲己惊骇得慌成一团。又听见周营里连连发炮，金鼓齐鸣，有如地覆天翻之势。阵阵喊声传来：“无道的昏君出来！”“独夫纣王快快出来受诛！”效死忠将鲁仁杰、雷鹄、雷鹏来到纣王身边道：“如今都城已破，兵临皇城，我们只能背城决一死战；否则，只有束手就擒了。”

纣王把心一横，吩咐整点御林军人马，自己穿上甲冑，手提金背刀上了逍遥马，由鲁仁杰保驾，雷鹄、雷鹏为左右翼，冲出午门。见周营里两杆大红旗迎风招展，队伍整齐森严。皓首苍颜的姜子牙全身铠甲，手执宝剑，骑着四不相，站在队伍最前面，门人、众将侍立两旁，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姜子牙的后面，整整齐齐站着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应驾，当中是武王姬发。纣王不管不顾地提刀向周军阵前杀去。诸侯众将跃马齐上，把纣王围在当中。战不多久，鲁仁杰被南伯侯一刀挥于马下，哪吒祭起乾坤圈把他打出脑浆，丧了性命。杨戩举刀劈了雷鹄；雷震子一金棍结果了雷鹏。纣王见大势不好，急忙掉转马头逃跑。南伯侯鄂顺是鄂崇禹的儿子，他冲上前去，一面追赶冲杀，一面冲着纣王大喊：“还我父亲的命来！”东伯侯姜文焕是姜桓楚的儿子，忙上前堵截，举起钢鞭也对着纣王大喊：“还我父亲的命来！”纣王躲闪不及，被姜文焕一鞭打中后背，几乎落马，逃回午门。众诸侯齐声呐喊道到午门，却被午门官紧紧地关在外面。

纣王来到内宫，妲己、胡喜妹、王贵人前来接驾。纣王一见这三位宠姬，不觉心头酸楚，语言悲咽，长叹一声说：“朕总是小看姬发、姜尚的能力，不曾用心对付，谁想到他们会纠集天下诸侯，竟然打到朝歌皇城之下呢？朕静坐自思，估料皇城不能久守，商朝亡在旦夕。想成汤传位二十八世都平安无事，谁知传到手里就要灭亡呢！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于地下？今日虽悔，噬脐何及呀！你们这三位美人与朕相处这么久，一旦分离我也很不忍心。”说着簌簌落泪哭了起来。

三妖听纣王这么一说，一齐跪下。妲己伏在纣王膝上，哽咽着说：“贱妾一生蒙陛下眷爱，我将镂心刻骨永世难忘。今日不幸遭此离乱，但不知陛下要离开我们到哪儿去呢？”

纣王擦一把眼泪说：“朕恐怕被姜尚俘虏有辱我万乘之尊。今日和你们三人分别，自有去向。”说完，走了出去。

妲己见纣王走出后宫，对二妖说：“纣王这一去，想必是要自尽。”稍一停顿，她又破涕为笑：“这几年来，我们可算把商朝一个天下断送得干干净净，完成了女娲娘娘交给的使命。只是，如今我们往哪里去好呢？”

九头雉鸡精说：“当时女娲娘娘只是叫我们迷惑纣王，尽快断送他的江山，别的事我们不要管啦！这里已经无处栖身，不如还回轩辕坟里去，那里毕竟是自家巢穴呀。”玉石琵琶精也认为只好回归旧巢，才有安身之处。三妖议定，又在宫中吃了几个正准备逃走的宫人，才起身驾起一阵怪风往轩辕坟里飞去。

姜子牙正在午门外与几位诸侯商议战事，忽见妖风大作，抬头一看，见三个妖精正没命地在空中驾风奔逃。他大惊道：“原来如此！一时疏忽大意，差点儿让这几个妖精逃走了。”忙命令杨戬、雷震子、韦护去捉拿三妖。

杨戬、雷震子和韦护三人领命，急忙驾起风云腾入空中，追赶过去。眼看就要赶上三个妖精了，只见前面香烟霭霭，有两面黄旗在空中飘着。原来是女娲娘娘跨青鸾过来，挡住了三个妖精的去路。三妖不敢前进，只好按落妖风，伏在地上向娘娘叩头。女娲娘娘吩咐碧云童儿：“用缚妖索把这三个孽障捆了，交给杨戬解往周营，由姜子牙发落！”

三妖哭着跪下说：“从前是娘娘用招妖旗把小妖们招来，命小妖们去朝歌潜入王宫迷惑纣王，使他不行正道，断送他的天下的。小妖领命后尽力去做，至今已使纣王的江山断送殆尽，商代即将灭亡。我们正要向娘娘回报，没想到被杨戬等人追赶过来，正好路遇娘娘圣驾，想娘娘一定会对小妖们救护，谁料娘娘反要将小妖们捆了送交姜子牙发落。这不是娘娘自食其言吗？望娘娘斟酌！”

女娲娘娘用手指着三妖：“大胆畜生！我让你们断送纣王天下，这是合天意的。谁让你们进宫后无端作恶，残害人命，荼毒忠烈？今天，你们罪恶滔天，理当正法，绑喽！”

碧云童儿用缚妖索把三妖捆了，交给杨戬等人。女娲娘娘又对杨戬他们说：“今日周室重兴，又要天下太平了。你们三个回去吧！”

杨戬等三人把三个妖精摔下云端。周营里众军士忽然见半空中掉下来三个被绑着的女人，都惊奇地围上来看。随后又见杨戬、雷震子、韦护三位仙道从空中降落下来，把她们带走去见姜子牙，大家这才知道了这三个女人原来是妖怪，便各自散去。三妖被带到元帅帐前跪下，可怜巴巴地哀求。姜元帅满脸怒气，道：“这三个孽障罪恶深重，引起天地人神共怒，对你们即使食肉寝皮也不能解天下百姓心头之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推出去斩喽！”

妲己痛哭流涕地说：“我本是冀州侯苏护之女，自幼长在深闺，不知外界事务。天子硬是把我召入宫中选为皇妃。没想到王后逝去，天子强立我为后。纣王失政，文武官员不下几千人都不能救正，更何况我一个区区女子，他怎能听我的呢？恳求元帅大发慈悲，赦我回冀州去一家团圆……”

姜子牙冷笑一声，拍案怒斥：“你还想用花言巧语迷惑我嘛？说什么你是冀州侯苏护之女？哼！当我不知？你是一个九尾狐狸精，那年你在冀州驿迷死了苏妲己，借尸入形进宫去迷惑天子的。纣王所干的件件罪行，都是你出的主意。今日你已被擒，还妄想漏网逃走吗？”遂命左右：“推出去梟首！”

一群军士把三妖推出辕门，先斩了胡喜妹、王贵人的首级。妲己被绑着跪在地上，犹如美玉无瑕，娇花欲语，脸衬朝霞，唇含碎玉；那秋波转动似清清水，云髻蓬松像乱云飞舞。几个行刑的军士见她楚楚动人，手酥软得举不起刀来。姜子牙看见这种情形，心想：这毕竟是千年老狐狸精，很会迷人，往日纣王被她缠得神魂颠倒，何况这些愚人？于是他走上前去，愤然取出陆压道人送给他的宝葫芦，揭去顶盖，从里面冒出一道旋转的白光。那白光在妲己的头上绕了几圈儿，将她的头斩

落下来。子牙命令将三妖首级挂在辕门上。

纣王满面愁容地在显庆殿恹恹独坐，见宫人纷纷如蚁，慌慌奔逃。纣王走出殿来问：“你们为什么这么慌乱？莫不是皇城被攻破了吗？”

一个内侍跪下答道：“昨夜三更时分，三位娘娘不知到哪里去了，因此六宫无主，人们这才趁机逃走。”纣王听罢，惊得如呆似痴，忙命内臣查询妲己、胡喜妹、王贵人的去向。常侍打听到她们已被斩首，首级挂在周营辕门上，回来把这消息奏明纣王。纣王惊诧得几乎昏倒过去，由左右侍御官搀扶着登上五凤楼观看，果然见周营辕门上挂着三位后妃的头颅。他不觉一阵心酸，悲伤地哭了起来。这时，只见周营里火炮连发，三军呐喊，就要攻打皇城了。纣王见人力不可挽回天意，连连摇头，长叹一声，过分宫楼，往摘星楼走去。

纣王刚走到摘星楼下，忽然一阵旋风就地滚来，使他感到透胆心寒。他仿佛听到蚕盆里悲悲泣泣的哭声；又像看到赵启、梅伯、比干、姜娘娘一齐上前来大骂“昏君”。他还像是看到了那三个孕妇和一老一少过河人前来扯袍拽袖，要他还命……。纣王昏昏沉沉地走上摘星楼，把两眼一睁，见那些屈魂冤鬼隐隐散了，头脑清醒过来。他默默无言，神思不宁地走到九曲栏杆边，扶着栏杆大声问：“宫官朱升在哪里？”

朱升听到纣王叫他，慌忙走上摘星楼来，跪在栏杆边听旨。纣王对他说：“朕后悔不听群臣之言，误被谗奸迷惑。现在兵临皇城，已无法解救。朕想我贵为天子，万一皇城攻破被群小所虏，那才是奇耻大辱呢！所以，我想自尽。朱升，你去拿些柴禾来，堆积在这楼下，放一把火，我要和这摘星楼同归于尽。”

朱升听完，悲戚地哭着说：“奴才伺候陛下多年，受陛下豢养之恩，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不幸皇天要亡商朝，奴才恨不能以死报国，哪能放火烧君呢？”说完，呜呜地哭起来。

纣王说：“这是天亡我商朝，放火烧君不是你的罪。你若不听朕的命令反而有忤逆违旨之罪。”

朱升哭着劝纣王另寻别的办法。纣王主意已定，怒喝道：“如今情势急迫！我再三思考才决定自焚的。假如诸侯攻破午门，杀入内庭，朕一被擒，你的罪就会比泰山还重呢！”

朱升只好一面哭一面下楼找了些柴禾来，堆积在摘星楼下。纣王穿好天子朝服，头戴王冠，手拿碧圭（古代帝王举行礼仪时所用的玉器），端坐在楼上。朱升将柴禾堆满楼下，挥泪下拜，点火烧着了柴禾。刹那间，只见烟火冲天，风狂火猛，越烧越旺。朱升大哭了几声，高声叫喊着：“陛下！奴才以死报商朝啦！”喊完，跳入熊熊烈火中。火趁风威，风乘火势，烧得烟雾障天，满天通红，眼看着大火卷上了楼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震得大地晃动，楼下的柱脚被火烧毁，摘星楼倒塌了。纣王和殉节的宦官朱升被火海吞没……

纣王自焚以后，侍卫将军打开午门，众宫人同御林士卒斟酒献礼，拜迎武王车驾。姜子牙和众诸侯随武王一起进入纣王宫殿。武王命把鹿台上的宝物分赠给诸侯和有功的将士；打开粮仓，赈济穷人。箕子等无辜被关进监牢和被囚为奴隶的人们都放了出来。姜子牙请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督建一座天地坛，让武王登上台去接受诸侯的拥戴，做了天子。

武王即位，四海归周，天下太平。无论深山野岭，穷乡僻壤，只要

有人烟的地方，谁都知道武王伐纣是相父姜子牙之功。姜子牙出将入相，能享受人间无穷富贵。当年他穷困时，不过是个钓鱼的老渔翁，八十多岁被周文王看中聘请为相，没想到今天做出这么大的事业来。姜子牙的经历成为人间奇迹，人们到处传诵。这时候，他那结义的哥哥、嫂子早已经谢世了；前妻马氏嫁给了一个乡下卖菜的张三。一天，邻居一个老婆子对马氏说：“从前你嫁的那个姜子牙，如今做了多大的事业呀！……”这么长、那么短地说了一遍，说得马氏满脸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那老婆子又说：“当时还是大娘子错了。要是那时跟了姜子牙，今天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总比在这儿守穷过艰难日子强。还是你命里没福！”马氏心里如油煎火燎一般，追悔不及。

马氏回到家里，坐卧不宁，越想越恨：“当初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看不上他，没想到如今人家那么富贵！还要我这双眼干什么？就是活一百岁不过也是这样了。天下有这么个大贵人错过了，我还会有什么好处！刚才那老婆子说我命里没福，也真是没福，还不如早点死喽。”于是，大哭了一回，就想寻死。她转而又想：“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这个姜子牙也许不是他？”到了晚上，张三卖菜回来，马氏收拾饭菜跟丈夫吃了，问道：“如今那姜子牙，听说出将入相，百般富贵，是真的吗？”

张三答道：“贤妻不问，我也不好说。果然是真的。前几天姜丞相在朝歌城里多么威风！天下诸侯都听他的命令。我曾想让你去见一见他，也讨得一点好处；又怕他品位极高，让你见他惹出事来，所以我一直没说。今天你这一问，只好告诉你知道。”

马氏听丈夫这么一说，心里更加难过，老半天没说什么。等丈夫睡了，自己浑身上下穿戴整齐，哭了一阵子，悬梁自尽了。天亮以后，当张三发现时马氏已经断了气。张三很后悔说错了话，只好买个棺材把马氏埋了。

姜子牙当然不知道前妻改嫁后的情况，更不知道马氏上吊自杀的事，依然忙着武王登基后朝廷里的许多重大事情。这天，武王升殿。姜子牙出班启奏，请求武王给三山五岳为周朝建功立业的洞府道人分封爵禄、土地。李靖、杨戩等人听了坚决拒绝接受分封。李靖他们认为师父让下山来辅周灭商的使命总算完成了，愿意回仙洞去继续修炼。武王苦苦挽留不住，只好当晚设宴给众位饯行。第二天，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戩、韦护、雷震子等人拜别武王及文武官员回山去了。姜子牙对这几位门人更加留恋难舍。他送了一程又一程，才洒泪而别。

姜子牙见朝廷大事已经完毕，便对武王说：“老臣是昔日奉昆仑山玉虎洞元始师父之命，下山来帮助陛下替民伐罪的。如今大业已经成功，我必须按尊师之命回西岐去，对这次大战中死去的人间英雄和仙界道友封神；封完神，老臣也要回山修炼去了。”

武王流着热泪说：“相父劳苦多年，今日大功告成，应当在朝廷里享几年清福。”姜子牙再三申明封神大义。武王依依惜别，让他回西岐去了。

姜子牙借一阵风来到岐山，看守封神台的柏鉴连忙上前迎接。子牙命令南宫适、武吉带领三千人马按五方排列；他自己沐浴更衣，拈香献酒，绕台三周；柏鉴把封神榜在台下挂好。姜子牙金装甲冑，左手拿杏黄旗，右手举打神鞭，站在封神台中央，讲道：“这次人间大战，引起

了仙界混战，死了不少人间英雄和仙界道友。如今，奉元始天尊命令封神，以慰尔等忠魂。请各位神灵按封神榜上的神位受封。全部共封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分成雷部、火部、瘟部等八部。”众神灵都往前挤，围在封神榜前观看，见榜首第一名是柏鉴。这时，只听见姜子牙念道：“封柏鉴为所有三百六十五位正神的首领……”

柏鉴在台下谢过恩，拿着引魂旗，引导诸神。接着，又听姜子牙念下去：黄天化被封为管领三山的正神；黄飞虎被封为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主管人间吉凶祸福；闻太师被封为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是雷部领袖，主管催云助雨；吕岳被封为瘟部正神领袖。那位一直跟姜子牙作对的申公豹也封了神，被封为分水将军，掌管东海，朝观日出，暮转天河……。诸神受封完毕，各自离开封神台，去执掌使命去了。姜子牙完成了封神这件大事，也离开西岐回到了昆仑山玉虚洞里。

周武王在他四弟周公旦的辅佐下，分封了姬姓子孙，同时也分封了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应鸾以及商朝贤人微子、微子启等人为诸侯。这崇应鸾是崇侯虎的儿子，总算能慰其父在天之灵了。建国有功的将士也都得到了官职爵位，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武王和诸公商量，认为镐京居于全国中间的位置，适合作为国都。于是又迁都到了镐京。比此，开始了长达八百多年的周朝。

1.3 《封神演义》赏析

《封神演义》以纣王无道，武王伐纣的故事为全书纲脉，其上天入地的神魔世界也是依循着兴周伐纣这条历史脉络展开的，所以，对史实的描述是全书的基本任务之一。作者在艺术化地演述历史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褒贬倾向，其最根本的政治历史观是：抨击弊政奸恶，颂扬圣君贤相。

抨击弊政奸恶，主要表现于对纣王倒行逆施的揭露。这部分在《封神演义》讲史中占有极大比例。商纣王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因为他以残暴出名，后人便将一切可能想到的罪恶行径不断地往他身上添加，于是纣王便成了历代暴君的“第一代表”。《封神演义》集史实与传闻之大成，将商纣王的暴君形象作了最后的定型，它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在批判暴君弊政的同时，《封神演义》又竭力歌颂圣君贤相的大同之治，其代表人物即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其中周武王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兴师伐纣之事上，所以尧舜之治的西土社会，主要还得归功于周文王。对文王之治的描摹，作者可谓是煞费心血的。为了收到取信于人的效果，他并没有开门见山地描写西土之治与西伯之仁，而是巧妙地借他人之口款款道出。你看，西伯侯第一次登场时，碰到了征伐苏护之事。当时纣王调令北伯侯崇侯虎为主帅，大臣鲁雄上言道：“侯虎虽镇北地，恩信尚未孚于人，恐此行未能伸朝廷威德；不如西伯侯姬昌，仁义素闻……”（第二回）这段话通过姬昌与崇侯虎的对比，突出了姬昌“仁义素闻”的品行。后来两人共同征讨，崇侯虎滥用武力，连遭挫折，姬昌招讨解围，致书苏护，晓以“大义”。苏护听说姬昌使臣来到，忙说：“姬伯乃西岐之贤人，速令开城，请来相见。”（第三回）看完姬昌书信后，又说：“姬伯之书，实是有理，果是真心为国为民，乃仁义君子也。敢不如命！”于是纳命归降。一个小插曲，便一唱三叹地道出了姬昌的仁义厚道。

侧面描写之后，作者就派人“实地”考察了。纣王派一名官员去西岐请姬昌入朝。这官员“不一日，过了西岐山七十里，进了都城。使命观看城内光景：民丰物阜，市井安闲，做买做卖，和容悦色，来往行人，谦让尊卑。使命叹曰：‘闻道姬伯仁德，果然风景雍和，真是唐虞之世。’”（第十回）同样的情景也被那些从朝歌逃往西岐的流民看到了：“众民进城观看景物：民丰物阜，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尧天舜日，别是一番风景。”（第十八回）两段话的遣词造句相差无几，作者不嫌累赘，目的是要作旁证，强化人们对西土之治的美好印象。

经过两次铺垫，作者开始直面西土，对文王之治作正面描写了。这一段的序曲是：文王被拘囚羑里七年，当他蒙赦离开之际，羑里城中父老牵羊担酒，簇拥道旁，跪接曰：“千岁今日龙逢云彩，凤落梧桐，虎上高山，鹤栖松柏，七载蒙千岁教训抚字，长幼皆知忠孝，妇女皆知贞洁，化行俗美，大小居民，不拘男女，无不感激千岁洪恩。今一别尊颜，再不能得沾雨露。”（第二十回）这支序曲，可以名之曰“羑里之治”，它是西土之治的缩影。接下来，作者放胆挥毫，从第二十二回到第二十四回，用大量篇幅直接描写文王治理下的西岐风貌，那里老有所安，幼

有所养，凡属成年无力婚配者，政府发给资财使之成家；文王偶有土木之事，无不为民所需，却又担心苦了百姓；那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甚至可以画地为牢，立木为吏；有一回开沼地，挖到一副枯骨，众人四处抛掷，文王急忙命人将枯骨聚在一处，装入匣内埋于高阜之地，以免暴露于野，这种“泽及枯骨”的形象图解，简直是竭尽美化之能事了；为了治理好国家，文王思贤如渴。史书中记载文王为得四方贤达而废寝忘食，其心之诚感天动地，不少才识之士因而纷纷前来效力。《封神演义》中的周文王同样如此，他礼贤下士，数次屈驾来到姜子牙隐居的蹇溪之地，并斋戒沐浴，以示虔敬。最后终于感化了子牙，答应出山辅政。从此西周风云际会，如虎添翼。

西岐之治，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民众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对于这样的社会，早在二、三千年前，人们就梦寐以求了，但直到整个封建社会结束也没有实现。自然，善良的人们决不会放弃美好的理想，他们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圣明君主的身上，这对于灾难深重的华夏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理想之光，它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或参照，以此来对黑暗的现实统治进行有的放矢的批判。

总起来看，《封神演义》抨击弊政、歌颂仁德是带有相当程度的人民性的，它反映了作者开明的政治观念。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封神演义》中宣扬了孟子的理论，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全书演出殷周革命的历史故事，作者的感情砝码显然倾注在西周一边，由此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但是，由于《封神演义》毕竟成书于封建时代，就在这些值得肯定的内容中，也存在着矛盾重重的现象，在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明显的历史局限。

《封神演义》对纣王暴政的揭露用力颇勤，但在纣王背后还有操纵者，此人便是妲己。在作者看来，所有的罪恶都是因为妲己而发生的，纣王不过是不辨忠奸、听凭妇人摆布的工具而已。比如妲己要引诱纣王窥看黄飞虎之妻贾氏时，纣王一开始还推辞道：“卿言差矣。君不见臣妻，礼也。”（第三十回）可见他心中还存有礼仪之念，但经不住妲己的花言巧语，最后干出了有失体统的事来，惹出了两条人命，事后纣王“独自无言，心下甚是懊恼，只是不好埋怨妲己。”（同上）在某种意义上说，纣王仿佛只是妲己掌中的一个特殊的卒子而已。确实，我们无意否定在商朝灭亡过程中妲己起的破坏作用，这一点史书有明确记载。

《史记·殷本纪》中评论纣王道：“好酒淫乐，嬖于女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史记·周本纪》又引征武王作《太誓》，向百姓宣告说：“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逖其王父母弟，乃断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但是，过分强调妲己的罪恶，实际上是在为纣王减轻罪名，这是中国传统的女人祸水论的具体表现。《礼记·郊特牲》中说：“好田（狩猎）好女者亡其国。”这种论调把女人和亡国捆到了一起。《诗经·大雅·瞻仰》中又将女人视为祸乱的根源，说什么“乱非降自天，生自妇人。”至于孔子著名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更成了千古不变的信条。汉成帝时，赵飞燕和妹妹合德因美貌入选宫中，汉宣帝时的披香博士淖方成当时正站在成帝身后，见了赵氏姐妹，唾口骂道：“此祸水也，灭火必矣。”

(《飞燕外传》)原来按五行排列,汉代据火德,灭火,也就是使汉代灭亡的意思。从此“女人祸水”一词便不胫而走,当作了灭国亡朝的症结。当然,并不是没有人对女人祸水论表示过异议。后蜀王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写了一首《述国亡诗》,就义正辞严地责问:“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军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相比而言,《封神演义》还是逃不出女人祸水的顽固理论,对于妲己这一形象的处理,本身就十分明显地流露出这一倾向。据《晋语》记载:“殷受(即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本为有苏氏之女,《封神演义》据此敷衍妲己为冀州侯苏护之女。《代醉篇》引《古今事物考》说:“商妲己,狐精也;或曰,雉精。”于是《封神演义》又煞有介事地说妲己是千年狐狸精。又据《周书·克殷篇》中的某些记载,捏造了另外还有两个同类姐妹,一个是九头雉鸡精,一个是玉石琵琶精,并且虚构了狐狸精摄魂借躯之类离奇情节以及妖精们淫乱宫廷的热闹场面,其目的只有一个:加深人们对女人是妖孽这一观念的印象。

妲己绝非善类,这是历史的结论,我们也没有丝毫要为她开脱罪责的意思,但作者在书中过分渲染女人祸水的观念,不仅表现出其历史观的局限,而且暴露了其妇女观的落后,这是应该批判的。

王朝更替的年代,得道者往往是臣民,失道者无不为帝王。论理,得道者当得天下,但按纲常伦理,臣民绝不能反对帝王。对待这个问题,作者的态度充满了困惑与矛盾。为了宣扬西周的仁政,书中赞赏大批殷朝臣子投向光明,其理由是:“主上失德,四海分崩,诸侯叛乱,思得明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君不正,臣投外国”,于是黄飞虎一家、邓九公、苏护、洪锦、邓昆、芮吉等人纷纷叛离纣王;但另一方面,书中又宣扬对纣王的愚忠尽节,而且铮铮有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子不言父过,臣不彰君恶”,遂有闻仲、张奎、殷破败、鲁仁杰等死难之士。如果说这些只是书中人物的观点,那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者同时肯定了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立场。试看反纣归周、弃暗投明后的黄飞虎,战场上碰到闻仲,他“靛面难回,只得向前欠身曰:‘未将自别太师,不觉数载;今日又会,不才冤屈庶可伸明。’”在闻太师面前,他内心仍然十分惭愧,对弃暗投明并无坚定信念。渑池县“五岳逢七杀”,黄飞虎等五员战将均遭张奎夫妇杀戮,作者又忍不住赞叹他们道:“五方帝位多隆宠,报国孤忠史册重。”这里所谓“报国孤忠”的“国”,当然是指西周。但再看看那个死心塌地为纣王卖命的闻仲,作者又是如何给予评论的呢?闻太师亡命“绝龙岭”通天神火柱中,书中写道:“可怜成汤首相,为国捐躯!”这里的“国”,显然又指殷纣王朝。接下来,作者又写闻仲如何“忠心不灭,一点真灵借风迳至朝歌,来见纣王,申诉其情。”最后黄飞虎和闻仲都上了“封神榜”,一个是五岳之首,一个是雷部统帅,照样“一殿为臣”。如此不分正邪的一例褒扬,是作者本人矛盾世界观的体现。至于著名的伯夷、叔齐,先避纣无道而投远荒,后又拦马阻止武王东征,最后周立天下,他们又不食周粟,死在首阳山上,对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之人,书中也照样称赞他们:“守节饿死,至今称之,犹有余馨。”

这种矛盾现象在周文王和周武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本应是代表正义力量的应命天子,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但实际上他们本人

除了恪守臣职之外，几乎没有一点革命的意念。文王无缘无故地被纣王在羑里关了七年，他“毫无怨君之心”，而“反祈国祚绵长，求天下太平，黎民乐业。见了纣王，缟素俯伏奏道：‘犯臣姬昌，罪不胜诛，蒙恩赦宥，虽粉骨碎身，皆陛下所赐之年，愿陛下万岁！’”甚至，纣王将其长子伯邑考醢成肉饼让他吞吃，他当时非常忧闷，作诗抒怀：“年少忠良空惨切，泪多时雨只潸潸。”但等他回到西岐，听见大臣南宫适等要征伐纣王以为公子报仇时，他却改了腔调说：“……此是吾子自取其死……邑考不遵父训，自恃骄拗，执忠孝之大节，不知从权，又失打点，不知时务进退，自己德薄才庸，性情偏执，不顺天时，致遭此醢身之祸……”为维护纣王体面竟将杀子大仇归罪于儿子的咎由自取，其愚忠惑溺已病入膏肓。他虽然将西岐治理得很好，对纣王无道也知之甚深，但谨守臣道，不敢稍起妄念。他说：“孤今奉公守法，不妄为，不悖德，硁硁以尽臣节，任天子肆行狂悖，天下诸侯自有公论……古云‘五伦之中，惟有君亲恩最重；百行之本，当存忠孝义为先’……”这种愚忠近于矫情，一似沽名钓誉的奸诈，这在他临死之前表现得最为充分。他将子牙叫到榻前立嘱：“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满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违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又嘱咐武王姬发道：“我死之后，吾儿年幼，恐听他人之言，肆行征伐。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弑君之名。”武王继位后，真的谨守文王之命，不敢造次妄为。但天下大势所趋，已非一人一己之力所能挽回，东征伐纣，已呈箭在弦上之势，这时候的武王，仍搬出文王“切不可以臣伐君”的遗言，推诿不允。亏得散宜生摆出权宜之计，说进兵讨伐的目的只是“观政于商，俟其自改”，武王才“不觉忻悦”；遇到伯夷、叔齐阻兵谏，他又萌生退志；孟津诸侯会盟，众人齐欲伐纣，武王仍坚持“观政于商”、“令人君改其弊政”。朝歌各路诸侯大战纣王，武王声称“当今虽是失政，吾等莫非臣子，岂有君臣相对之理？”急令子牙回军；子牙使诈，擂鼓催战，纣王负创败逃，武王对众诸侯说：“今日这场恶战，大失君臣名分。”及至最后纣王自焚摘星楼，武王还“掩面不忍看视，兜马回营”；亲历纣宫，他又“更觉心中不忍”，令人以礼安葬，并说：“你我为人臣者，此心何安！”通观全书，周朝姬氏父子毫无应天革命之志，武王只是被一群叛逆的巨子连蒙带骗加胁迫似地捧上了九五至尊，创立了周代江山。

史实果真如此吗？不！《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会诸侯于牧野时，曾起誓说商朝是母鸡代公鸡报晓，其国家必然灭亡，纣王用妇人之言，将成汤列祖列宗置于脑后，又暴虐百姓，听任奸佞，今日我等乃是“共行天之罚”。周兵攻入商朝宫城后，武王来到纣王自焚处，先对着里面射了三箭，然后才下车，用剑刺纣王尸体，并以黄钺斩下了纣王的头，悬于大白旗上，接着又对纣王两个已经自杀的宠妾连发三箭，又以剑击之，用玄钺斩下她们的头悬于小白旗上。可见武王对纣王刻骨痛恨，根本没有拘泥于所谓的君臣之礼。即使是《武王伐纣书》，姬氏父子也是高揭反叛大旗的。书中写文王临死前特意叮嘱武王说：“只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伯邑考报仇。”甚至连文王之母太任，也毫不掩饰地称赞武王道：“吾孙儿堪为天子也。”这与《封神演义》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封神演义》中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呢？宋明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正在沿着下行的惯性滑落。但封建统治者并不甘心，他们更加严厉地加强了外在的思想压力。在君主的意识观念中，着力鼓吹两种理论、两种标准：当他们的要推翻前代王朝时，就宣扬替天行道、承天应运的思想，以证实只有他们才能救民水火、济民安康；但当他们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新的私家天下之后，便梦想般地将既得利益传之万代，于是必须向天下臣民灌输君君臣臣等所谓的大节大义。正因为这样，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才得以发展并成为统治思想。朱元璋从异族统治者手中夺回了统治权，一时间强烈的民族意识为他家天下的私心罩上了一层金光灿烂的锦屏。但他即位不久，为了清算犯上作乱的思想，他就对那位宣扬弑暴君有理的孟夫子非常厌恶，乃至剥夺了他“亚圣”的称号。万历间，翰林院出身的文官高启愚在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舜亦以命禹”的考试题目。几年后，被人揭发说在宣扬禅让，意在恭维首辅张居正建立了像大禹一样的神圣业绩，言下之意，皇帝虽然贤似虞舜，但仍应禅位于张居正。结果高启愚遭到万历帝的严厉责办，还连累了许多为他辩护的官僚。作为封建君主，他们希望被吹捧为有尧舜之美政，但绝不允许鼓吹尧舜式的禅让，他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就是《封神演义》之所以会塑造充满矫情之态的周文王、周武王形象的原因所在。

也许有人会说，《封神演义》的作者充其量只是下层文人，怎么会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代言人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那些死心塌地宣忠效节的文人官僚自不待言，即使是被奴役的平民百姓以及下层文人士吏，他们耳濡目染之际、身体力行之间，无不被封建统治思想所熏陶钳制。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叛逆的思想家很难出现，具有叛逆思想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出台。作为通俗的白话小说，《封神演义》的作者且不论其自身思想究竟如何，单看作品必须面向社会这一点，他就不得不考虑可能发生的社会影响，因而也不能不遵循着封建统治者尚能容忍的狭窄通道小心翼翼地行进。

《封神演义》写的是历史，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它是作者的主观创作，但又必须面向客观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之间，作者给原有的革命与叛逆的故事压上了一具分外沉重的十字架，以至负载这些观念的人物形象，有时显得扭曲和虚伪，文王可说是最典型的“牺牲品”了。众所周知，叛逆与忠君并不是轻易可以捏合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对立的。因此，我们经常发现，书中文王的言行有许多经不起推敲之处；当初诸侯进见纣王，唯有苏护不曾贿赂费仲、尤浑，显然姬昌也是贿赂过的，这岂是贤人之所为？姬昌预知将亲食子肉，内心盘算道：“如泄此机，我亦自身难保。”于是忍痛吞食，这不是自私忍情的表现吗？他出牢笼，夸官数日，没有面君便逃回西岐，这岂非以小人之心揣测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吗？凡此种种，既要让文王保住性命，躲避西土，又要鼓吹他忠心事君，恪守臣节，于是就这般捉襟见肘，漏洞百出。

类似文王、武王这样的形象，在元明之际讲史演义类作品中比比皆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他仁厚爱民，不愿亲伐手足，结果还是做了西蜀皇帝；《水浒》中的宋江，明明是造反领袖，却时时不忘招安，打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最后到底还是讨伐方腊去了……这样一大

群矫揉造作、满腹狐疑的“领袖”们，无不是由理学氛围中的文人创造出来的。

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这种叛逆与压抑的矛盾现象还存在于人伦关系上。《封神演义》中有三个儿子反叛父亲的故事，它们各各不同，正好代表了这一复杂现象的不同侧面。其一是黄飞虎与黄滚，这是最粗糙的一例，因为黄飞虎从叛君到逆父都是在浑浑噩噩、身不由己中演进的，主要行事的是他的部下及亲族。而且，当周纪等人混战黄滚时，黄飞虎还颇有微辞：“这匹夫可恶！我在此，尚把老爷欺侮。”最后父子同奔西周，没有十分激烈的冲突；其二是殷郊、殷洪与纣王的关系，这是最复杂的一个实例。在《武王伐纣书》中，殷郊不仅一心反纣，成了西周军中最勇敢的一名战将，而且最后还高举“破纣之斧”，亲手斩了纣王。这已是最彻底的反叛，带有强烈的民主性。《封神演义》的描写却与此不同。一开始，殷郊、殷洪也与纣王结下了深仇大恨，在仙长的救护和教导下，准备下山助周伐纣，但被截教道徒申公豹所惑，又坚信起“无子伐父之理”来，结果掉转矛头，助纣伐周。最后又都追悔莫及，应誓而死。这样一波三折，左右摇摆，虽然最终倾向仍重在西周一边，但其中君臣与父子关系被表现得分外沉重，充满矛盾与困惑，这正与全书的基本色调相吻合；以上两例表面写父子关系，背后却还是君臣关系，只有第三例即哪吒与李靖的矛盾，才是纯粹的父子矛盾。儒家历来宣扬一肤一发，受诸父母，父子关系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而《封神演义》中却让哪吒剜肉剔骨，与李靖断绝父子关系。后来李靖毁其神像、断其血食，哪吒勃然大怒，将李靖追杀得狼狈不堪，这样的叛逆描写已到了最大胆的程度，但最后出了个燃灯道人，送了李靖一个金塔，从此哪吒甘心认父，不敢悖乱。这让我们立刻想起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及其头上的那道金箍。所有的叛逆，到头来无不功亏一篑，说明作者在本质上仍然不敢彻底悖逆封建的伦理。

浓重的忠孝观念笼罩着这群叛逆者形象，使他们每行进一步都带着沉重的呻吟，这是《封神演义》镂刻的时代胎记，它比诸史实与民间性的《武王伐纣书》等，无疑是一种倒退，一种文人介入后的质变。

